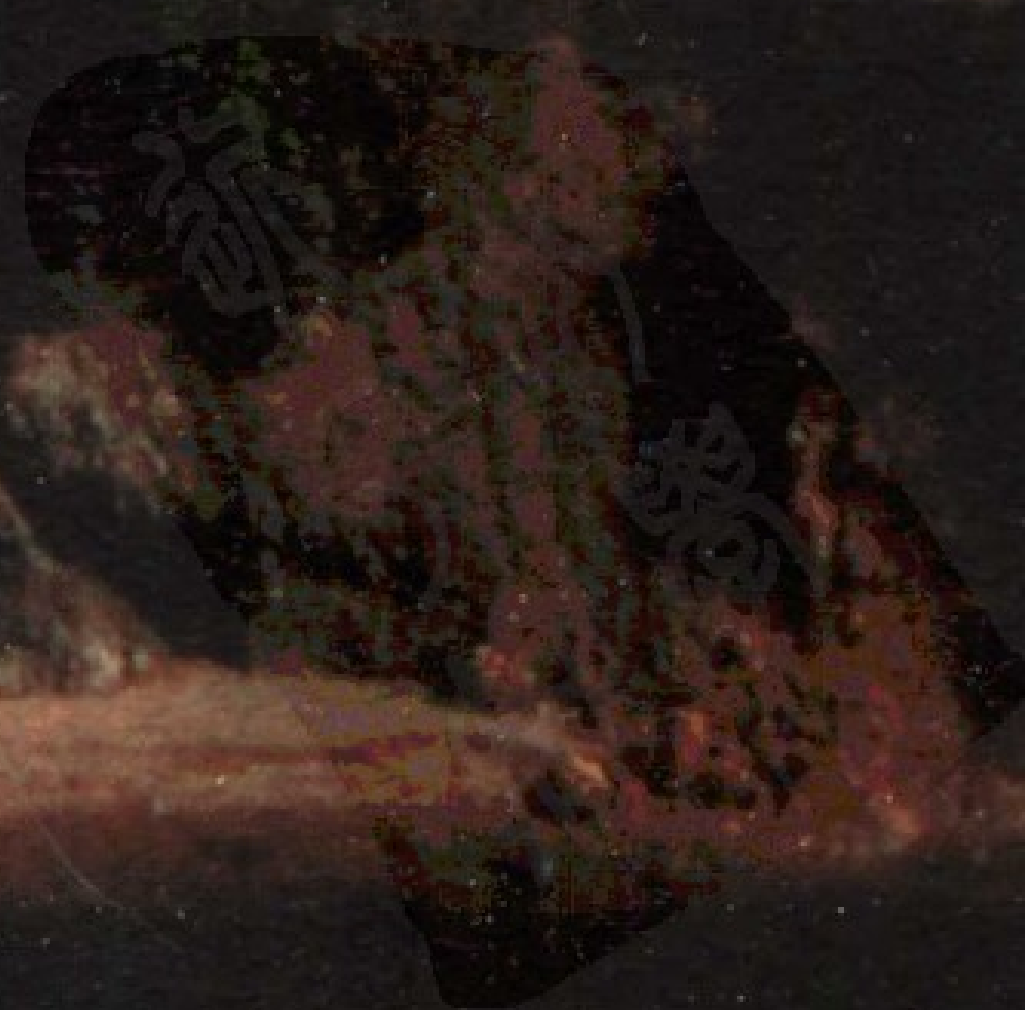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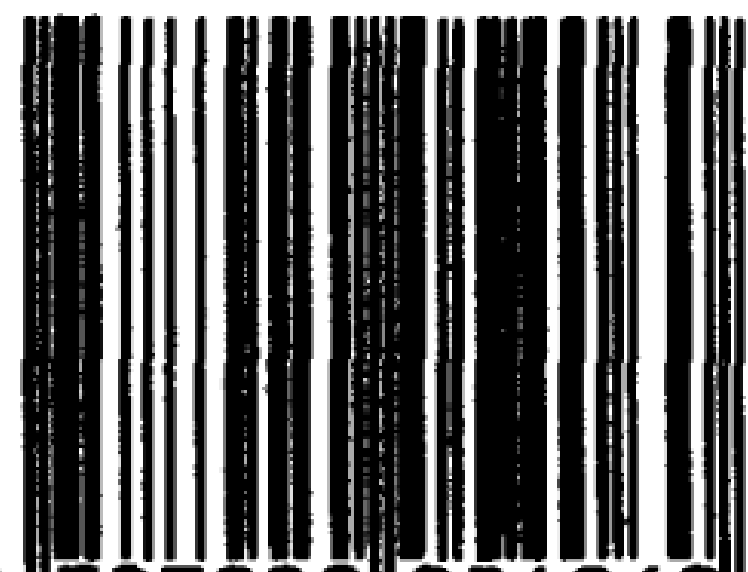
复杂的善意

【加拿大】米里亚姆·托尤斯 著



《复杂的善意》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中2004年度加拿大文学入选作品。这是一部关于信仰、归宿和逃离的小说。十六岁的少女诺米生长在加拿大马尼托巴平原一个信奉原教旨主义的门诺教社区，姐姐为逃离这种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宗教文化而离家出走，母亲因通奸被逐出社区。挣扎在青春期困惑中的诺米，与性格沉默温和的父亲相依为命，在强颜欢笑的互相慰藉中打发时日，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往日四口之家的欢乐，苦苦探索姐姐和母亲的失踪之谜。

ISBN 7-02-005406-4



9 787020 054060 >

ISBN 7-02-005406-4 定价：20.00元

责任编辑：苏福忠 马爱农
装帧设计：康 健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4

复杂的美意

〔加拿大〕米里亚姆·托尤斯 著
丁林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Miriam Toews

A COMPLICATED KINDNESS

据 Alfred A. Knopf Canada 2004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2004 Miriam Toew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rolyn Swayze Literary Agency [Agent]
and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Co-agent]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杂的善意/(加)托尤斯著;丁林棚译.-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5.12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7-02-005406-4

I. 复… II. ①托…②丁… III. 长篇小说-加拿
大-当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6604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苏福忠

装帧设计:康健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张文芳

复杂的善意

Fu Za De Shan Yi

[加拿大]米里娅姆·托尤斯 著

丁林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02-005406-4

定价 20.00 元



米里娅姆·托尤斯

(1964—)

生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斯坦巴赫小镇的一个门诺教家庭，曾获得电影学学士学位和新闻学学士学位，现为加拿大广播公司自由撰稿人。她的第一部小说《幸运的夏日》

(1996) 获两项大奖，第二部小说《教养不错的孩子》(1998) 获麦克纳利·罗宾逊年度图书奖。《复杂的善意》为其第三部小说，2004年出版后立刻好评如潮，赢得来自大洋彼岸英国的高度赞誉，《渥太华公民》杂志称它是“当前的一部绝妙小说”。

您忠实的舒里克

[俄罗斯] 柳·乌利茨卡娅 著

复杂的善意

[加拿大] 米里亚姆·托尤斯 著

守望灯塔

[英] 詹妮特·温特森 著

巴拉圭消息

[美] 莉莉·塔克 著

台伯河边的爱情

[德] 延·孔涅夫克 著

美国佬

[法] 弗朗兹-奥利维埃·吉贝尔 著

深谷幽城

[哥伦比亚] 埃克托尔·阿瓦德·法西奥林塞 著



《复杂的善意》英文版封面书影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 and 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因而，当 2001 年度的评选揭晓，6 部当选作品中译本面世时，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兴趣。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 8 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

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谨严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一项新创的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信心倍增。我们相信,2004 年度的评选活动和 7 部作品的出版,也一定会继续获得成功。而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并恪守评选的原则,这项“世纪工程”在整个 21 世纪的进程中必将获得持续的成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黄宝生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廷芳 石南征 刘玉山 刘海平
何其莘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赵德明
聂震宁 黄宝生 管士光 潘凯雄

秘书长

全保民 刘开华

英国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何其莘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意青 何其莘 张中载 赵一凡 侯毅凌

《复杂的善意》交织着痛苦的甜蜜、智慧、温情、戏谑、忧伤,以及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这一点最令人感到意外。米里娅姆·托尤斯的第三部小说具有惊人的艺术造诣。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A Complicated Kindness is bittersweet, wise, tender, funny, sad and – most surprisingly – promisingly hopeful at its conclusion. Miriam Toew's third novel is astonishingly accomplished.

**Screening Committee of
the Annual Best Foreign Novels, 21st Century**

译者前言

文学盖言人性,如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等等。然而作为个体,我们的经历却千差万别。那么,《复杂的善意》呈现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人类共性问题呢?英国《卫报》称这部小说“最没有什么情节、最不希奇,但却是那么引人入胜”。的确如此,它的魅力就是能够于平淡处出惊奇,它中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扣人心弦的危机,但整个故事所产生的影响却像重磅炸弹的爆炸一样久久在我们的脑际萦绕。英国小说家大卫·洛奇曾言:“大凡文学,皆为做爱云云,绝非生育,然生活恰反之。”而《复杂的善意》既是一部关于“做爱”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生育”的小说。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复杂的善意》给我们呈现的正是这“生育”的苦痛。

小说描写的是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南部一个偏远门诺社区的细琐小事。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名叫诺米·尼克尔的十六岁少女,她通过自己的回忆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上……归属最尴尬的一类人群”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使我们看到了家庭、幸福、成长、梦想和未来对诺米和她的家人分别意味着什么。

小说开篇交待:“我们家的另一半,也就是比较好看的

那一半,不见了。”诺米和父亲两人生活在高速公路旁的一间最不起眼的房子里,他们的家庭正在分崩离析,甚至家具也在不停地消失。诺米在回忆中不断地思考母亲和姐姐为什么会弃他们而远去,同时不得不准备面对她在“幸福家庭农场”的不可逃避的命运。诺米的家庭曾经是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组合,妈妈特鲁蒂“是一个画马专家……她会在电话簿里到处画上马的屁股”。她张开双臂愉悦地接受生活,但却“有可能是一个错误”。在诺米的眼里,“爸爸爱她爱得一塌糊涂而且很少知道该和她说些什么,而她也爱他爱得一塌糊涂,他们用书本、咖啡和其他东西填充他们生活中沉默的部分。”但是,这个家庭的天伦之乐被笼罩在门诺教的清规戒律中,整个镇子的气氛令人窒息。

这个镇子太严肃,而且沉寂。这令我发疯,这种沉寂。我不知道一个人是不是会因此而死去。……镇子上的办公楼里有一个巨大的档案柜,里面装满了死亡证明,记载着因为自己生气而噎死或因压抑不快的情绪而导致窒息死亡的例子。沉寂。晚上你惟一能够听到的就是从高速公路上疾驰而过的半拖车,拉着打了麻药的动物去挨刀。不要用眼睛和那些牛接触。这里的人们似乎迫不及待地想死去。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没有在出生的时候全部被憋死,惟一的原因是如果那样,就会减少我们一辈子忍受苦难的时间。

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宗教社区,诺米的最大梦想就是逃到“真实世界中去”。她渴望能读到和她同龄的城市女孩的

日记,甚至“想拥有一本纽约市的电话簿,想死了”。在这个四口之家:母亲浪漫、美丽、慈爱,但只能以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父亲沉默寡言、性情温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门诺信徒;姐姐塔什愤世嫉俗,聪明伶俐,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但最终变得刻薄、漠然,以致不得不屈服于“嘴巴舅舅”的统治,背井离乡。懵懂无知的诺米陷入了绝望,开始抽烟、喝酒、吸毒,逃学、鬼混,甚至剃光头。她与父亲的沟通越来越少,最终发展成为纸条上的交流。和她的母亲和姐姐一样,诺米最终也没能逃脱被开除出教会的命运。而孤独无助的父亲为了逃避同在一屋檐下却不能与女儿交流的痛苦选择了出走。整部小说一步步地引领着我们从无助走向绝望。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少女的成长,更是一个家庭的瓦解和一个原教旨主义社区的没落与崩溃。

和传统成长小说不同的是,《复杂的善意》描写的是一个花季少女的“堕落”过程。但是,这样的“堕落”似乎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同时也是对门诺教规的一种温和的反抗。然而,原教旨主义的统治似乎是造成诺米的“堕落”的直接原因,因为对于诺米来说,她惟一的指望就是“我们都将永远幸福地在天堂陪伴着上帝生活在一起,没有痛苦、悲伤和罪恶”。她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我最亲近的家人不是向上,向上,再向上和上帝接近,而是选择其它方向,时不时地虚晃着东戳一下西刺一下”。不仅如此,她自己也不可避免地选择了那条不是向上的道路。然而,诺米的困惑不仅是个人的困惑,更是所有门诺人的困惑。正如小说的题目所示,读者从诺米的世界看到的是一种复杂的善意:“不过

这其中有一种善意，一种复杂的善意。有的时候当人们看你的时候你能够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它却难以名状。”这或许就是小说要传达的信息之一。

小说的基调黯淡、伤感，而叙述者却以一种令人称奇的幽默笔调向我们讲述这样一个令人心情沮丧的故事。难怪加拿大《环球邮报》称这部小说是一个“黑色的幽默炸弹，它的爆炸具有毁灭性，其中有撕心的痛苦，更有裂肺的笑声”。毫无疑问，《复杂的善意》向我们展示了“生育”的苦痛。

从某种角度讲，《复杂的善意》还是一部关于电影和流行音乐的百科全书。小说中提到了大量的电影和流行音乐，尽管这些增加了不太熟悉西方通俗文化的读者的理解困难，但无疑对塑造诺米这样一个渴望与“真实世界”交流的少女的心理是最恰当不过了。小说中提到的门诺的清规戒律究竟有多少现实成分，或许我们能够从托尤斯的采访录中略见一斑：

拥有一辆软顶汽车的这样的想法被认为是轻浮的、虚妄的、市侩的——或者金黄色的电器——因为我是七十年代长大的孩子，我所指称的事情均来自于此。或者鄂梨绿。你要是对你的宗教很严肃，你就应该有一个白色的冰箱。

尽管小说处处渗透着讽刺，但是托尤斯本人却并非想把这部小说归类为“讽刺小说”，她是想通过诺米的客观叙述向人们揭示对宗教或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的解释会带来怎样

的灾难性后果,她认为“这种控制和强调羞耻、惩罚和罪恶的文化无益于心理的健康”。不过,托尤斯仍然把自己看成一名门诺人,她想向人们展示的是她“所热爱和憎恶的现实的方方面面”。

米里娅姆·托尤斯一九六四年出生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一个名叫斯坦巴赫的小镇,她的家庭是门诺家庭。她十八岁离开斯坦巴赫到蒙特利尔和安大略省的伦敦居住尔后又回到马尼托巴。托尤斯在马尼托巴大学获得第一个电影学学士学位。婚后,她在哈利法克斯的国王大学学院学习并获得新闻学学士学位。一九九一年她举家迁至马尼托巴省省府温尼伯,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做自由撰稿人。

米里娅姆·托尤斯的第一部小说《幸运的夏日》出版于一九九六年并获得斯蒂芬·李科克幽默纪念奖提名和约翰·希尔什奖。她的第二部小说《教养不错的孩子》出版于一九九八年,并获得麦克纳利·罗宾逊年度图书奖。米里娅姆·托尤斯同时给加拿大广播公司、《美国生活》、《星期六晚上》、《加拿大国家地理》、《纽约时报杂志》等撰稿,获得过国家杂志幽默金奖。

《复杂的善意》是米里娅姆·托尤斯的第三部小说,出版后立刻获得了广泛好评,并获得二〇〇四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文学进入中国并没有多长时间,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加拿大作家恐怕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玛格丽特·劳伦斯、艾利斯·门罗等人了,而米里娅姆·托尤斯是进入我们视野的另一位加拿大女作家,她将以她的《复杂的善

意》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震撼,令我们领悟“复杂的善意”之人文内涵。

小说中出现了很多低地德语、人名、流行歌曲名以及电影名等,除非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容易造成理解障碍的某些词句,为了保持原文风格,一般没有加以注解,甚至保持原文不动。这本小说的翻译离不开家人、朋友和师长的关怀和帮助。我要感谢的是刘意青教授,她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感谢她多年来对我的一贯帮助和支持。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朱红梅和老同学王志敬,他们是我的初稿的第一读者,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丁 林 棚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于北京大学

献给马吉

第 一 章

我和我的父亲雷·尼克尔住在十二号高速公路旁的那间矮砖平房里。蓝色的百叶窗、棕色的门、一扇破窗户，没有什么起眼的东西。不过，家具在不停地消失。这是件有趣的事情。

我们家的另一半，也就是比较好看的那一半，不见了。我和雷一大早起床就忙里忙外直到睡觉时间。每天晚上十点左右雷就会告诉我他要睡觉去了。在去卧室的途中，他总会在前门厅停下来在鞋子上贴上便条来提醒自己第二天要做的事。我们喜欢一起看北极光。我会一字不差地告诉他奎林先生在课堂上教给我们的东西，告诉他那些光是怎

样产生的。他觉得奎林先生的一些想法挺有意思。他一直对奎林先生的看法颇有兴趣,可能是因为他也是老师的缘故吧。

我还有作业要完成。对,就是这个词,“完成”。对于结尾,我总是会遇到些麻烦。奎林先生曾告诉我,散文和故事通常必然会有一个作者所无法控制的结尾,却又与故事浑然一体。他说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会知道,那个结尾。对此我并不了解。我感觉有许多可以从中选择。我已经在期待失败了。这我倒是早已学会。不过,再说,期不期待失败跟我这样一个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镇子边缘一个灯光黯淡、煤渣堆积的屠宰间里拧断一个个细小的脖颈并把带着羽毛的尸体扔到传送带上的人有什么见鬼的关系呢?附近大多数孩子最终都会去幸福家庭农场工作,当地的鸡就在这里去见它们的制造者。我现在十六岁,正是临近高中毕业的年华,还有几个月就要在这条死亡生产线上就位了。

我时常想起我的母亲特鲁蒂·尼克尔,其中一件事跟杀鸡有关。我和她就站在这个农场上,看着卡尔森和他爸爸剥鸡头。你要是见过卡尔森就会知道他。卡尔森·恩斯。坐在后排里的那个用胳膊窝放屁的家伙。变态俱乐部主席。说他在潘西有一个小孩,从这里往南的一个小镇。麻烦不断的小子,不过想想他曾经是“雪车服杀手”也就难怪了。我当时八岁,特鲁蒂大约三十五岁。她穿着一件红色羊毛大衣和一双防寒靴。她的头发尖冻住了,是因为那天早上她没能找到吹风机。看,她说。她抓起一绺头发,就像捻稻草一般把它弄弯了。她给了我她的佩斯利围巾让我把

耳朵裹起来。我不是很清楚我们在卡尔森的地盘上、在这派屠戮场面中究竟在干什么。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我相当肯定,不过,我想,屠戮的想法会不知不觉地占据你的心灵。卡尔森和我年龄相仿,每一次他抡起斧头的时候都会对着那只鸡大声吼叫。他想让它逃走。跑呀,你这只蠢鸡!卡尔森,他爸爸会说。只叫一声他的名字,然后像晃动屁股那样轻轻地摇摇头。他正在倾尽全身解数来培养他儿子的杀手品质。那是一个冬日下午的大约四点三十分,阳光正褪为蓝色,大雪横飞,我们都站在一个巨大的黄色工场灯光下。对了,我们中有些人正在死去,而卡尔森就在笨手笨脚地做着这份恐怖的杀鸡活儿,他不停地砍着鸡脖子,而且砍得根本不对,嘴里还念念有词,指挥这些鸡如何逃走。飞走呀,蠢货。别让我做这件事。可怜的孩子。这时,他已经拉开了他的雪车服的上半部分,所以雪车服就像一条裙子一样围着他的腰摆动着,使他的动作慢了下来。他爸爸看见了,走过来,从卡尔森戴着露指手套的小手中一把夺过那只半残废了的鸡,摔到一个像木头祭坛一样的东西上(他以前就在这个东西上杀鸡),然后用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准确挥斧而下,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他就在雪地里创造出了一幅泼溅画。而我则惊呆了:那血竟然能以如此快的速度落下,没有丝毫声响。我妈妈吸了一口气说,看,诺米,这就是杰克逊·波洛克^①。啊,太美了。啊,她说,上天的服装。

① 译者注:波洛克(1912~1956),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1912年1月生于美国怀俄明州的科迪城,1956年因车祸去世。

她常常这样说。我和卡尔森就站在那里盯着雪地上的那摊血看。我妈妈说：就像这样。谁知道竟然会这么容易。

我不知道她是指创造艺术这么容易还是杀鸡这么容易，或者死去会这么容易。这些事情每一件对我来说都很困难。我幻想要是她现在就在这里，然后我问她指的是什么，她会说你说什么呢，然后我会说没什么，然后到此为止。

正是由于她已经不在这里，所以所有这些琐碎的往事都会一遍又一遍地回荡不已。那天晚上，在餐桌旁，在卡尔森那里发生的杀戮过后，她问我们要是我们不知什么原因都昏迷了过去，在夏天昏睡了好几个月后在十一月的某一天醒了过来，我们会怎么感觉，会因为错过了夏日的温暖和美丽而生气还是会因为我们得以幸存而倍感幸福。讨厌选择的雷问她我们能不能两个都不是，她说不行，她觉得这样不行。

特鲁蒂不再住在这里了。她在我姐姐塔什离开后不久就走了。我和雷都不知道她们在哪里。我们确实知道塔什是和奎林先生的外甥伊恩一起离开的。他的关节可以前后左右自由活动，有一辆红色福特雅客厢型车。特鲁蒂似乎是一个人离开的。

那么我爸爸，你知道他在那些漫漫长夜里坐在我们高速公路旁的那间房子里的时候会说什么吗？他说：我说，诺米，我们转转盘子怎么样？对，他总用那些直截了当的词语。他的意思是他想再听一遍安·穆雷唱的“雪鸟”。或者听一遍我那四十五岁的老泰瑞·杰克斯的“阳光下的季节”。

九岁时,也就是我真正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那年,我经常在黑暗中一遍遍地放这首歌。真痛快。我们开了一场舞会。最近,雷一直在把“忍耐”一词用作动词。还有“振作”这个词。我们振作,我们忍耐。当我给他指出这个的时候他却矢口否认。他说我们过得不错、可以勉强过去。为什么他不能弥补一下呢?他告诉我生活中处处是定数,不过我觉得他指的是一种结局的定数,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法认识到其他定数。要是我们能够离开这个小镇或许一切会好一些,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在等待特鲁蒂和塔什归来。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的月经是从特鲁蒂离开后的那一天开始的,也就是说,自她们走后我已经流过三十六次血了。

这个镇子太严肃,而且沉寂。这令我发疯,这种沉寂。我不知道一个人是不是会因此而死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不断地给我们的言辞施加压力,就像捂在一个开口喷血的伤口上的一只手。镇子上的办公楼里有一个巨大的档案柜,里面装满了死亡证明,记载着因为生气而噎死或因压抑不快的情绪而导致窒息死亡的例子。沉寂。晚上你惟一能够听到的就是从高速公路上疾驰而过的半拖车,拉着打了麻药的动物去挨刀。不要的眼睛和那些牛接触。这里的人们似乎迫不及待地想死去。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没有在出生的时候全部被憋死,惟一的原因是如果那样,就会减少我们一辈子忍受苦难的时间。我的就业辅导员建议我改变自己对这个地方的看法,学着去爱它。可是我的确爱它,我告诉她说。哦,那太好了,她说。那太好了。

我们是门诺派教徒。就我所知,如果你是个十来岁的少年,我们是归属最尴尬的一类人群。五百年前,在欧洲,一个叫门诺·西蒙斯的人开始了他自己独特的宗教事业,结果他和他的追随者在整个荷兰、波兰和俄罗斯遭到殴打、杀害或者被迫改变信仰,直至他们(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后来到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生根落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把这个地方叫做东村,而这个名字,我后来知道,就是纽约市我最想去住的一个地区的名字。其他人则逃到了巴拉圭一个叫查科的巨大的尘沙盆地,这里是世界上最炎热的地方。我的朋友丽迪亚从巴拉圭移居到这里,给我讲了许多由于炎热而导致疯癫的故事。她的一个叔叔经常坐在村子广场上的一个倒扣着的猪食桶上呼喊着他的脑子回来。晚上和他谈话比较容易一些。人们都认为我们应该兴高采烈地盼望死亡,同时,在那一天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的生命都应该是死的副本或者至少是死的过程。

一个门诺教徒的电话调查可能包括诸如你想在残酷的死亡中生存还是在残酷的死亡中死亡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回答“生存”,进行调查的那个门诺教徒一定会挂断电话。想象一下你们学校一个极度缺少调教的孩子,他组织了一帮与社会背道而驰的人,他们的宣言包括禁止媒体、跳舞、吸烟、温和的气候、看电影、喝酒、摇滚、为快感而做爱、游泳、化妆、珠宝首饰、打撞球、进城或者超过九点不睡觉。这就是彻头彻尾的门诺教徒。多谢,门诺。

一个信仰绝对谦卑的人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一群人也是件讨人厌的事,而且用的还是他的教名。用名字给人命

名的人。哼。或许等我在屠宰间短暂工作过后我也要创始一个民族。有时,我把门诺想象成一个得了妄想症的病人,被关在一个风景美丽、绿树成荫的地区的某条州际公路旁的精神病院里。他把药物都积攒了起来,正挣扎着向他的的人群逃跑。我为自己存在于这个男人睡梦里那可怖的壁画中感到恐惧。我不知道在门诺的世界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他背叛了它。我想知道要是能够重演一遍门诺·西蒙斯童年生活的典型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我听说过托尔金和厄休拉·勒奎恩以及写《海底沉舟》的那个家伙。那是一个关于兔子的有趣的寓言。可是我不是一个幻想迷。在这个地方,我们每天都要被迫灌输很多这样的东西。野兽的印记?用金子铺成的大街?七匹白马?什么?滚他尿的。我的梦想是逃到真实世界中去。如果有人强迫我再读一遍纳尼亚丛书我就会自杀。我真想读一下和我同龄的女孩的日记——来自城市的女孩。或者一本关于城市规划的课本也可以。或者一本纽约市的电话簿。我想拥有一本纽约市的电话簿,想死了。

特鲁蒂总是说她的眼睛是淡褐色的,但实际上她的眼睛和雷的一样都是烟绿色。特鲁蒂和雷是第二代表兄妹,这就使我和塔什不仅是姐妹,而且是第三代表姐妹。这个镇子的基因库是无底洞。这听起来有点像烂掉牙的笑话,不过对我们可不是。不,她说,是淡褐色的。我要在我的护照上写上淡褐色。再看看。我和塔什看了看但没看见有什么像淡褐色的东西,没有斑纹,没有点,没有线,不过我们说

对,就是淡褐色的,不错。可是你要护照到底为了什么,我姐姐问。特鲁蒂说为了证明身份。我想,有一张护照可能让她觉得自己富有冒险精神,让她觉得可能有一天会登上飞机飞到一个神奇的世界,那里气候温和,人们跳着舞。

门诺人要想去沿路四十里外的城市是不被赞成的,却被鼓励带上一桶桶的基甸《圣经》和发网到第三世界国家最偏远的角落去。或许她现在就在那里——在刚果修建教堂,身穿一件漂亮的长及脚踝的花袍,脚套橡胶靴,头戴草帽。可是我对此表示怀疑。嘴巴就是这样安排未婚老妇人的——她们很有可能是同性恋者,但却被称为老处女——把她们送到炎热的地方,带着一把铲子和每月的补助,还有一个照相机,这样她们每隔几年都可以回来一趟,然后在教堂的地下室里为所有的小门诺人放映幻灯片。幻灯放映结束时村子里最粗暴的家伙总是走过来见见光,然后开始穿衣服,并不顾他那伙人的威胁和反对帮那些同性恋的白人妇女做她们的善行。有的时候会有传教士被杀死。不过,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放映幻灯片的背后总是有一个奇怪的、酝酿已久的次要情节发生,要么是巫医被赶出镇子,要么是他被迫拿着一本《新约》对着照相机笑,也就是说,赞美主啊,他被拯救了。幻灯片过后我们就吃奶酪和小圆面包,或许还在大厅里摸索着玩一会捉迷藏。

不管怎样,我无法把我母亲想象成一个传教士。我可以看到她做其他的事情,例如深海潜水或者率领大批的游客在欧洲四处游览。特鲁蒂是格特鲁德的简称,当她知道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巴黎那些猫的故事后,就不再特别恨

这个名字了。她一直想去巴黎看看。她常常带着一口浓重的法语口音唱雅克·布雷尔的那些老歌。她大声地用滑稽的腔调唱着,但塔什告诉我这只是“表象”。她说特鲁蒂是因为受不了没完没了的马拉松式的家务活才这么疯疯癫癫的,说她是在反抗独断的父权专制。

特鲁蒂喜欢看书,不过她主要看神秘小说(尽管在我们这里现在可以这样说:哪来的什么神秘!)或者关于大屠杀的书。她喜欢说“不是真的”。那简直不是真的,当有什么事情令她吃惊、失望或者赞叹的时候,她就会这样说,而且似乎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她也很喜欢“啊呀”这个词,而且能兴致勃勃地说——这是她对任何能够触动她的小事做出的反应,无论多小的事儿。我们一家人驾着小汽艇乘风破浪;我们一家人把车挂在中挡顺着山坡往下滑行;我们一家人砍倒圣诞树;我们一家人。当她看书时,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问题打断她,而她又不想回答的时候,她经常说的另一个词就是:“什——么??”她把这个词拖得长长的,令人无法相信的长,张口度从低位一直到保持一定时间的高位。她的眼睛根本不离开书。喂,妈妈,我要到外面去往身上洒满汽油然后点着火柴! 什——么? 眼睛从来不离开书本。我喜欢这样。

我母亲的梦想是到圣地去。她对犹太人非常感兴趣。我们镇里没有一个犹太人,也没有黑人和亚洲人。我们长得都差不多,就像科幻小说世界里一样。我和我姐姐早上上学,我妈妈就会穿着睡袍站在门厅里说再见,再见,我爱你们,祝你们好运,玩得开心,直到我们再也听不到她,就好

像我们两个外国水手，一起度过了一个不真实的夜晚，将要离开我们造访的港口。我们下午四点就会回家，她仍然会穿着睡袍，不过已经坐到了沙发上，用她的一根手指夹在书里作书签对我们说嗨，嗨，白天过得怎么样？别告诉我已经四点了。已经四点了，我们会说。吃些什么呢？我妈妈就会很快站起来，并常常说，哦，我站得太快了，然后我们就会等她五秒钟，让她清醒一下头脑。她穿着一双红色的里面垫了羽绒的便鞋，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球形。一个小时之内，她通常就已经梳妆好，来到假小子食品杂货店（是谁用性别变态的人来给蔬菜店起名？），买上做晚饭用的东西，回到家，做好饭，然后放到桌子上，微笑着，幸福、温馨而又无邪。

她是个克里克专家，那罐装的肉看起来就像压碎了的人肉，而且还带着一个拉环，让你可以转动着打开罐子。我希望我有更切实的关于她的事情，一幅高清晰度的完整图像，可是很难把她准确地描绘出来。

她的内里有一种东西在沸腾，一种炽烈而无法预见的东西，就像一块蛋糕上的锯条一样。她就像《飞越疯人院》里的杰克·尼克爾森装疯一样装作满足，不过雷倒是很满足穿着他的套服打着领带坐在餐桌的一端，和他的两个相对正常的女儿和喜欢找乐的妻子不停地讲笑话。她长着一双淡褐色眼睛，穿着性感睡袍，在她的梳妆台上面抽屉里藏有一张护照，上面还有一张她魅力四射的黑白照片。

特鲁蒂最经常去的地方就是教堂的地下室。女人们不得不在那里花很多时间。如果不的话，她们就会下地狱。

(你想侍奉谁？博茨瓦纳的传教士还是撒旦？对了。还有问题吗？不敢苟同。)她们的工作是给传教士们缝衣服和毯子,然后一桶一桶地送到国外。特鲁蒂厌恶这个工作。她曾把几本浪漫爱情小说扔进送往尼加拉瓜的桶里,因而给自己惹了麻烦。她必须做完教堂里的各种活,为婚礼和葬礼做饭、缝制被子、在主日学校教课,她忙得团团转,总做一些帮助人的粗活。他们总是给她打电话,问她是否有空过来帮忙。这不算什么大问题。她有时会在最后一刻才去,说哎呀我该去了,我现在该去了。

她哥哥是超人也无济于事。就好像你是穆阿迈尔·卡扎菲或约瑟夫·斯大林的妹妹也没用。要么和我们保持一致,要么你就下台。我爸爸喜欢她去帮忙也喜欢她不去帮忙。他似乎从来不知道特鲁蒂最喜欢哪一个,是教堂地下室里穿着防寒靴的温顺妇人还是穿着性感内衣具有反叛精神的少妇。我想这些极端表现只是她摆出的姿态,真正的特鲁蒂介乎两者之间。不过,这个镇子就是这样子——没有介乎之间的地方。要么你在里面,要么你在外面。要么你是好的,要么你是坏的。事实上,非常好或者非常坏。或者很善于非常坏却不被人察觉。

第 二 章

人们从全世界各地来到东村为的是亲眼见识一下简朴生活。大多数情况下特鲁蒂甚至拒绝承认夏季的几个月里我们就是落后的在示众的耶稣怪徒。她会自言自语地大声问镇子里这么多美国牌照的车是干什么的。骗子,你知道的,塔什会说。特鲁蒂不愿把自己想象成这个世界上最不进步的社区的一员。很多年以前当女王来我们镇子上进行时光倒流的参观时,特鲁蒂说她不去看。女王离我们住的地方不到一个街区,镇子里的每个人都去了,而且不知什么原因这对雷来说可是一件大事,他想让特鲁蒂穿上她的深蓝色的衣裙和他一起到人群里去,可她说才不呢,她要待在

家里看书。她说她才不会像个白痴一样站在那里被轻蔑的英国报纸叫做乡巴佬。或者拍一张她的照片,上面写上这样的标题:不知名的门诺妇女,不为女王到宗教社区参观所动。求求你特鲁蒂,雷说,求求你陪我一起去吧。不,她说,带上女儿们去吧。他的确这样做了。我们和我妈妈的小叔子碰了头,他带了一架活梯,他的孩子与我和塔什轮流爬到梯子上去好好看一眼女王和她的随从,而我们身后的人则用我们这些人的稀奇古怪的语言骂上几句。当他们骂你是“upemmuhljefulle und siehn muhl blief ope”或者“schlidunzich”的时候,你很难生气。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妈妈,她告诉我们她还是去看女王了。特鲁蒂穿着便服和凯兹牌休闲鞋跟一帮十几岁的孩子坐在克利威尔的机械修理店房顶上,他们占据了全镇最好的观景点。怎么样,她说,你们高兴了吧?我看到女王了。她用手挽着爸爸的手把他拖回了家。塔什和我对视了几眼,似乎是说:我们的母亲是不是在扮酷找乐,抑或是她越过了边界进入了我们认为应该就此打住的疯狂世界?雷看起来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只是满脸困惑。这的确是她为了他而做一些事情时的典型方式,不过她是以一种略显反抗的方式来做。一半在这个世界上,一半不在。她就像班里那个滑稽的孩子,总是知道顶嘴要适可而止。

她把她的唱片藏在了地下室里塔什的旧玩具盒里。我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塔什打电话给嘴巴,告诉他她找到了特鲁蒂的一张克里斯·克里斯多佛森的唱片,有八个音轨的曲目,她很害怕自己会听上一听,嘴巴说好,那么,要镇定,和

我一起祈祷。拿上那个什么东西,把它放到一个纸袋里。把袋子订好封住口,然后拿到我这里来,牧师住宅这里,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撒旦在诱惑你,你知道吗?是的,塔什说,他是那么可怕的一个……人。(他其实还是什么来着?堕落的天使?)她开始哭起来。都是装的。她和她的朋友们,她们一起从头听到尾,在地板上翻来滚去笑得要死,可是我却惊恐万分。她天生的要被诅咒,这根本不可笑。后来那天嘴巴过来和特鲁蒂就她对克里斯多佛森和比利·乔尔那等人的喜爱进行了谈话和祈祷。他告诉她,在他的字典里,“地狱”在“摇滚”的后面。

我们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太多了,稀奇古怪,五花八门,而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对我来说有一丁点意义。当门诺在草拟他的应做和不应做规则的列表时,他还在狂饮止咳糖浆,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无法解释的是,这些规则居然在时间的长河中存留了下来,并且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我十岁的时候,主街上的铁丹剧院要放映电影《瑞士家庭鲁宾逊》,我和我妈妈为此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我想去。我那时最要好的朋友阿各尼斯也去看,不过那是因为她父亲吸烟,并且在大清洗发生之前,他是镇子里的酒吧侍者,后来嘴巴掌管了一切,关闭了酒吧、公共汽车站、撞球厅和游泳池,并迫使所有老师按照一种古怪的、和省里的标准纲领毫不相干的教学大纲上课。我们的教科书都可以叫做《对我们所诋毁的理论的证明》。他惟一不能摧毁的就是铁丹剧院,可是我一直没有明白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肯定

是密室交易,我猜。利益回扣。谁知道呢。他可能是把这个地方留给那些美国游客的。村子关闭以后让他们晚上有事可做。或者他还梦想着哪一天在这里连续上映《黑赛尔的人们》,或者是《门诺的缰绳》。这些电影定期放给我们看(我们不被鼓励把这些称为电影)。

如果你把这些电影仅仅看成是宣传,是关于一群腼腆的农夫如何克服世间的压力、过上正常生活,如何在严酷的气候下建立起他们奇怪的群体的简单化故事,那么你就对了。

阿各尼斯家在几代人之前就开始不去教堂了。这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生存在一种真空中。住在镇子里却不属于这个镇子。他们令人肃然起敬。他们的屋子里弥漫着的烟草味,就像某种异国香水,而空瓶子叮当作响的声音就是一种稀有而美妙的音乐。

在大清洗之前,阿各尼斯的爸爸整夜在酒吧里工作,我就会到她家去,然后我们总是必须非常非常安静地玩耍,因为他爸爸必须在白天睡觉。我们通常玩一种叫藏海绵的游戏,但不需要看,只需要听。整个游戏在楼下的洗澡间里进行,游戏的大致内容就是把一块绿色的小海绵放到洗涤槽下面的壁橱里,不准发出声响。当一个人把海绵放到壁橱里的时候,另一个人蹲在马桶上仔细地听,看看壁橱的门在关闭的时候是否发出了声响。如果响了,在一旁听的人就会小声地说“声音”,然后就轮到下一个人了。尽管我特别讨厌晚上的时候这个镇子的寂静,但我不得不承认,一想到我们能够在酒吧侍者的家里尽量安静地玩耍我就兴致

大作。

我从来都没有去过铁丹剧院。那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该去的地方。不过,真该死,我多么想去看看《瑞士家庭鲁宾逊》呀。我妈妈说她会考虑考虑,我说就是今天下午,然后她说她本想要是多一点时间就好了。她和我爸爸说了这件事,他当然不知道怎么办。随她决定吧。她穿着红色的羽绒拖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做一些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同时在考虑怎样告诉我。我跟在她后面说怎么样呀?她问我是关于什么的,我说我不知道。是关于一家人的,我想。他们住在一个岛屿上,想逃离它。她脸上流露出一种严肃的神情。一家人想排除万难,逃离小岛并存活下来,这有什么罪吗,我问她。她告诉我不是这样的,真的。问题是有些人会在电影院看到我。我说我会装扮一下,她笑了笑,说这根本不是真的。去吧。她用古老的语言说了些什么,我觉得那话多多少少意思是说去它的吧,只不过,她当然不是这意思。我们不能随使用“地狱”这个词,尽管我父母会经常说“oba,yo”。当然,翻译过来大致意思就是地狱,对。

我们甚至不允许说地狱。阿各尼斯一家就说地狱。当我们把她哥哥在树上建的小屋(另外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活动)和树一起烧掉的时候,她说她会下地狱。当我问妈妈那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她摇摇头,告诉我不要再说了。后来我问我朋友她是否真的下了地狱。她说是,而且我记得自己感到既害怕又羡慕。烟草味、叮当作响的瓶子,现在又下了地狱,“到了”地狱。这真是天堂呀。

电视也上了门诺的黑名单,至少如果它们被发明出来

的时候他就在,那它们就可能会上黑名单。我们家一直没有电视,直到我们的一个表兄在“勇夺桂冠”中出现。这是一个电视节目,当地的高中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回答一些问题,回答正确的就获奖。这位表兄既是我们的第一代表兄也是我们的第二代表兄,还有可能是叔叔和将来的姻亲。

这一切——什么是允许的以及什么是不允许的——是如此的混乱和荒唐,就像和两岁小孩玩捉迷藏一样。比利·乔尔还行,但地狱这个词不行。“勇夺桂冠”,行。《瑞士家庭鲁宾逊》,没门。嘴巴有一次布道说他曾经录制过“情景喜剧:无害的幽默?”。特鲁迪没有了《风流医生俏护士》就没法活下去。晚上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旋律优美的“自杀没有痛苦”这首歌就会盖过直升机的轰鸣声从屏幕窗口中飘出,飘到后院。我在这里为雷整理橡胶软管或掩埋小鸟什么的,我总是利用这一时刻,这非常短暂的时刻想到,啊,现在特鲁蒂高兴了。

不知道为什么,看《蝙蝠侠》是可以的,尽管他与吃人的植物和大王搏斗。大王是一个绰号,我们知道它指的是邪恶的存在,因为这是一张牌。实际上,由于存在对撒旦的崇拜,我们本不应该看《家有仙妻》或者《我梦见了杰妮》,但我们还是看了。特鲁蒂说你无法只是抬抬鼻子就能让人们摔倒,让盘子跌落,而塔什说是吗,好吧,不过你可以拿一根棍子用它挥打灌木丛来让它起火?是的,不信看这个:我右手拿着五条鱼,在我的另一只手里,只有一条面包。现在看仔细了,我这样一来……。我妈妈说安静点,塔什说你安静点。我妈妈说塔什。塔什说妈妈。然后就此为止。她所谓

的纪律是如此的虎头蛇尾。

有一次在一个喜剧节目里,我记不清是哪一个节目,喜剧演员大声独语不知道天堂里有没有性,塔什用手托着下巴俯卧着说有而且很美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其实在我的脑海里徘徊时间更长的是她那毫无生气的表情,以及我父母后来的反应。根本没有反应。他们的防线肯定早已崩溃。他们累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笑话。在同一个句子里使用“性”和“天堂”这个想法本身,在我看来,就可以作为很好的理由来解释……我不知道……一次祈祷,或许吧。泪水、诗行、拥抱、驱魔。

我的童年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为塔什的灵魂祈祷。我把她那写着“耶稣和我同在”的衬衫藏了将近两年,因为我知道她并不是真心实意地穿着它,因为我用我的魔法标记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向上而不是向左向右的箭头,因此这件衣服给毁了。有一次在教堂里,我们在做提问与回答这样的活动,也就是嘴巴向我们提问,我们其余的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每一个回答都应该是耶稣基督,但每一次塔什说的都是约翰·列侬。我妈妈试图用她的耶稣基督掩盖住她,然后塔什就抢在特鲁蒂的耶稣基督前一个节奏说约翰·列侬,很快地把她的回答挤在一块,而我则把头靠在特鲁蒂的怀里为塔什祈祷,祈祷她在被扔进地狱里烈焰熊熊的火坑之前能够听到耶稣在叩响她那漆黑的心扉。后来在车子里妈妈说塔什无可救药,而塔什则说妈妈为了爸爸在装蒜,然后爸爸就说装什么蒜?塔什说装生气。爸爸说生什么气?生约

翰·列依的气？塔什说。妈妈生约翰·列依的气，爸爸问。是的，塔什说，妈妈生约翰·列依的气。上帝呀。你可以听到她的眼珠在转。然后我爸爸就会问谁是约翰·列依，塔什就会请求允许她自杀——我妈妈看起来很高兴，嗯，没有不高兴，而我爸爸看起来和往常一样一脸茫然。

我敢肯定就是那一天我第一次听到塔什管我叫“转转头”。那时候我所做的一切似乎就是从特鲁蒂看到雷再看到塔什再返回来看特鲁蒂再看雷再看到塔什，这样不断地看过来看过去，急于理解他们在说些什么，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惟一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都将永远幸福地在天堂陪伴着上帝生活在一起，没有痛苦、悲伤和罪恶。在我们的镇子里这就是一切。我们都习以为常。我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我们都能捷足先登，我们都是万里挑一，我们都得到了拯救。这是我的惟一指望，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最亲近的家人不是向上，向上，再向上和上帝接近，而是选择其他方向，时不时地虚晃着东戳一下西刺一下。

为什么塔什总是存心破坏我们的机会，蓄意妨害我们永远厮守的计划，为什么我的父母就是看不到正在发生的一切，管教一下那个女孩？我们应该相守在一起，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清楚。这就是尼克尔一家存在的功能、最终目的、全部前提。也就是我们要永世相守。而且这是完全可行的。它离我们是如此的近，我们几乎触手可及，事实上我们的手正在触摸着它。生活在东村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走完了一半的路程。一个虔诚的小门诺教徒还能奢求什

么呢？

关于我的母亲还有其他事情你可能不一定知道或者能想起来。她喜欢拍她的肚子，尤其是当她站在厨房的中央，眼睛盯着壁橱，试图做好精神准备一头扎进某种枯燥无味的家务活的时候。

常常在她说“是的”这个词来回答一个问题时，她会伸开双臂，像一名交响乐队指挥示意他的乐师们奏出一个强音。

她喜欢铺好的床。

她有不可思议的本领，能预知天气。

常常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她会在离我们的头很近的地方狠狠地甩动毛巾然后再把它们叠起来。

她不相信应该在吃完饭后等两个小时再去游泳。“鱼儿会在吃完饭后跳出水来吗？”

她开车太快，每当她停车的时候她总会一点一点地往前开，靠近前面的墙或者障碍物，直到车盖撞上去。她把这叫做蒙特利尔停车法。她从未去过蒙特利尔，但只要有可能她都喜欢说“蒙特利尔”，这样，按照她的说法，任何事情——停车、发型、三明治——全都是蒙特利尔式的。

她相信有百分之百的纯棉。“虽然皱得厉害，但至少透气。”

她喜欢我爸爸那小女孩儿般的眼睫毛和微笑（啊，雷的微笑！），也喜欢他的胳膊在夏天变成深褐色。有一次她和爸爸在厨房里说话，我和塔什听到她说，该死的，我喜欢你

的幽默感。

她有时会从自己的下巴下拔毛,我是不会看的。

只要一有机会,她就和陌生人说话,这些陌生人大都是到这里来参观村子的人,她常常会因为这些陌生人的多姿多彩的生活而变得异常激动。

冬天,她会在我的床上躺二十分钟把它焐暖,而我则在洗星期六晚上的澡。

她每看一遍《沃尔顿一家》都会哭。

她到地下室的放铅笔刀的那里去了无数次,因为那上面写着波士顿。

在她生命的某一段时间她曾经想竞选镇长,但她不想让雷难堪。

她高声地唱赞美诗,这使我感到很别扭。

她是一个画马专家,尤其是马的后部。她会在电话簿里到处画上马的屁股。

她张开双臂愉悦地接受生活。而这有可能是一个错误。

她喜欢白色褶边的窗帘,或者是黄色的,如果它们非常鲜亮的话。

爸爸爱她爱得一塌糊涂而且很少知道该和她说些什么,而她也爱他爱得一塌糊涂,他们用书本、咖啡和其他东西填充他们生活中沉默的部分。

我的脑子里总是闪现她的一幅图像。在我大约十二岁的时候,特鲁蒂决定学骑我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表兄杰瑞的摩托车。他把车开到我们家,教她怎样坐在上面,怎

样发动,怎样加油门,还告诉她制动器在什么地方,等等诸如此类,她说 OK,好的,明白,明白,明白。她让我和塔什不要告诉雷,因为他会担心。我们坐在车道旁的草地上,一边吃着自己做的冰棍一边看着。阳光从摩托车的色泽上闪过,我妈妈笑了起来。她穿着冒牌的斜纹粗棉布骑车用女裤和一件粉红的绒布 T 恤衫。杰瑞教她学车时她会朝我们挥挥手,做几个鬼脸。这样,最后杰瑞说,OK,现在把这个戴上。他把一个巨大的头盔“哐”的一声套到她的头上,然后她看我们一眼,装作无助的样子。然后就是她骑摩托的时候了。

她把脚蹬踢上去,然后慢慢把摩托车转过来,使她面对着高速公路。她看看杰瑞,他点点头,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然后她就发动车子骑走了。她像箭一般射了出去。我是说,在大约一秒钟的时间 she 就把速度从零提到六十,斜着冲下车道,冲到草地上,撞到一个花坛上,然后从把手上飞了出去。不过,我无法忘记的是她从空中飞过的样子。她保持着和在摩托车上完全相同的坐姿。她的双腿弯成曲线,稍稍伸展,好像她仍然骑在那玩意儿上,在她飞越空中的全部过程中她的胳膊和手看上去好像仍然在紧握着把手。她就像埃维尔·克尼维尔飞越二十辆小汽车那样,只不过她驾驶着一辆无形的摩托车。这是我见过的最滑稽的事情。似乎会永远流传。

然后我们都站起来向草地上她躺的地方跑去,她仍然笑着,呻吟着。杰瑞感觉糟透了。特鲁蒂要我们答应她不要告诉雷,也就是后来当他回到家,想知道为什么她胳膊上

缠着固定夹板的时候。她告诉他她手里拿着一杯衣物柔顺剂在急着想赶上那一轮漂洗的时候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但塔什告诉了他真相并让他答应不要告诉她他已经知道了。

在自己的妈妈失踪的情况下时时想起的这样的景象真的并不美好或者光彩,我想,不过每当我想起她以那种滑稽的幽灵一般的姿势从空中飞过我就觉得兴奋。那个夏天后来当她的固定夹板去掉以后,特鲁蒂带着我和塔什来到大塘子游泳,她让我们潜到水底,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她告诉我们她要从不知谁搭建的那块台子上跳下去,还说等我们看到她潜到水底的时候她会保持完美的蛙泳姿势。这是真的。她完完全全像一只潜入水底的青蛙。

这是我记忆中特鲁蒂的另外一幅久久挥之不去的图像,但是不如她从空中飞过去的那一幅。有一天,当我想把爸爸的用洗衣机清洗过的手帕放起来的时候,我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她的护照。我希望自己没有发现。为了我的这个故事,她也应该随身带着它。我坐在爸爸的床上,一页一页地翻看,都是空白的。没有邮票。没有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没有旅行途中留下的污迹或褶皱。只有身份信息和我母亲的黑白照片,如果这张照片用在一本讲面部表情的意义的心理学教科书里,就会加上这样的标记:令人讨厌、令人心碎地满怀希望。

第 三 章

五个月前我在自杀山的除夕晚会上见到了特拉维斯。从技术上讲,好门诺人并不庆祝另一年(也就是被禁锢在这个世上的另一年)的到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夜晚。但是我们不是好门诺人。

有人生了一堆大火,火花优雅地四处飞舞着,人们说笑着,咳嗽着。一些人在树丛里卿卿我我。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山脚边古老的俄罗斯公墓中玩手电筒贴签游戏。两个人在雪地里呕吐,我能模模糊糊地听见从某个人的汽车里的喇叭传来克里斯蒂·麦克维唱的“哦,爸爸”。我和几个同校的女孩站在一边,她们在谈论决议案,这时特拉维斯和另一

个名叫里根的家伙走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和他们来一根。

我们都耸了耸肩,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甩甩头发,无聊死了。怎么样,珍妮说,她是我们当中能说会道的一个。在分享大麻香烟之后,我和特拉维斯开始谈话,其他人走到了火堆那里。你是塔什的妹妹,对吧,他问道。

我说是。

真是讨厌,嗨,他说,我想他指的是塔什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我耸耸肩。

你闻起来有广藿香水的味儿,他说。

我笑了笑。我们一起抽烟。我们抬起头来看星星。我们因为天冷而打起颤来。

你的名字是什么来着,他问。

诺米,我说。

他穿着一件军用夹克,到处是口袋,脚上穿的是格莱格·考迪亚克斯鞋。他把手套上的指头剪掉了。

你喜欢雷鬼音乐,对吧,他问。

有点,我说。一部分。他说他也喜欢。然后我们就开始谈音乐,因为这是对潜力的一种测试。

即使一个不为世事所扰的门诺教徒也知道不能把她的舌头伸到一个拥有“空气补给乐队”唱片的男孩的嘴里。你可能会把你的舌头伸进一个有几张爱默生、莱克和帕尔默唱片的男孩的嘴里,不过,你不会常常或者公开和他约会的。然后不知怎么的特拉维斯提到了路·瑞德这个名字,却没有表现得像一个拍马屁的傻瓜那样,因此我知道我想成

为他的女朋友了,于是,有一小会儿我没有再说话,而是试着以某种方式闭着嘴唇来表现得娴静一些。

神秘些,我对自己说。我一直在努力,试图做到内里号啕大哭而表面上却谈笑风生。这一切都和眼睛、嘴巴以及你说话时的某些停顿方式有关。有些悲剧色彩,同时也有些浪漫情调。我并不在行,不过我喜欢这种虚张声势的过程,你知道吗,我喜欢这种半遮半露的尝试。

你是说诺米,对吧,特拉维斯问。对,我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特拉维斯,他说。特拉维斯,我说,故意夸张地好像要记住它。我知道这个名字已经好几年了。然后我们慢慢地遛回到灌木丛里,走到一片空地上,在一棵倒在地上的树上坐了下来。他用手搂住我,对我说和我说话,诺米,于是我就笨拙地从进入我脑子里的第一件事开始瞎讲起来。

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好玩的故事,我总是想起来,我说。

真的? 特拉维斯说。你听到了什么?

哦,我说,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在一个镇子的一条漆黑的大街上站着。那个女孩非常喜欢这个男孩,一直都在想着他,想和他待在一起,想和他保持关系,一切都想。而这个男孩,我不知道,他或许喜欢这个女孩,他稍大一些,不过很酷,他们在大约晚上十点钟在大街上偶遇,他们都在回家的路上,刚从什么地方回来。男孩对女孩说,喂,嗨,你好,你怎么样,你是……女孩说,啊,对,嗨,男孩说,说吧,女孩停顿了一下,笑了笑,然后她说,不过你就在这里。所以,我对特拉维斯说,就好像我刚刚总结了一次关于原子弹什

么的制造过程的讲座一般。你懂我的意思吗？他说，是，是，他懂。他问我为什么喜欢这个故事我说我不知道，它似乎象征着什么，他说不过他就在那里而且我正在和他说话，我说对，确实如此。

然后他问我是否喜欢在谈论一些我喜爱的人的时候不让他们在场，我迟疑了一下，因为我不知所措，可是他却把我的迟疑理解成了一种挑逗式的迟疑，或许吧，因此当我最终说不的时候他说 OK，好，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踢雪玩，看着我们的鼻息蒸发，心中一边想着（至少我是这样），下面会怎么样呢？

下面所发生的就是一群孩子跑到我们面前，说倒计时开始了，倒计时开始了，离午夜大约一分钟，快来呀，快来呀，于是我和特拉维斯就站起来，走了过去，那里还有一群孩子，他们正在假装把另外一个名叫库尔德的孩子（也就是小金属男孩，大家常常这样叫他）扔到火堆里来祭祀魔鬼，另外的那些孩子，那些戴羽毛的女孩们，像平时那样醉醺醺地喧哗着在数倒计时。每一个人都操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珍妮递给我一只大麻烟管，我刚要去吸上一口的时候库尔德乱踢着的脚踹到了我的脸上，烟管戳进了我的上颚并撕裂了皮肤，我的眼睛开始充满眼泪，特拉维斯用胳膊搂住我的肩膀说新年好，我吞下几大口自己的血，轻声地说也祝你新年快乐，当特拉维斯俯下身来吻我的时候，我慢慢地摇了摇头可是却没能引起他的注意，然后我就晕倒在了雪地中。

后来特拉维斯告诉我我一声不响地倒了下去。就像我

妈妈的杰克逊·波洛克油画中泼溅的鸡血一样。这正是雪的妙处。这肯定就是门诺·“我喜欢夜生活”·西蒙斯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他在这里领悟狂喜之心境,在这里我们可以安静地倒下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几个小时之后,我在特拉维斯爸爸的工具车的后车斗里醒了过来,身上盖着一块地毯,特拉维斯盘着腿坐在我的头旁。他的嘴唇发青,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不过他说:哦,基督,谢谢他妈的上帝你还活着。我觉得这是我听到别人议论我的最有创意的一句话,我开始爱他了。

特鲁蒂以前在教堂的儿童寄存室里工作,我们有一些她、塔什和我一起待在那里的照片,还有一张特拉维斯踩在我的脸上的照片。他大约两岁,屁股上戴着一块大尿布,我只是一个婴儿,躺在地上,显然挡了他的路。

我妈妈常常把儿童寄存室里的音箱后面的线拔掉,这样她就不会听到那个男人,也就是她哥哥,我舅舅汉斯,即嘴巴的话。塔什大一点的时候,她会拿来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这样在我们帮助我妈妈照顾小孩的时候就可以收听美国电台。

我们在儿童寄存室有很多乐趣。我们可以看见我爸爸的后脑勺,在男人的那边,在他试图专心听汉斯舅舅的训斥的时候,他的脑袋就会一遍遍地垂下去,然后又很快地直起来。

通常我的任务是留神那些抱着尖叫的孩子从长椅上站起来妈妈们,因为这意味着她们会朝我们走过来,收音机

就必须关上,这样我妈妈就不会被她哥哥的那帮人训斥说教一顿。这些人是出了名的声色俱厉,衣着毫不得体。而我爸爸总是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现在亦是如此,我想。他在自己所爱的女人和使他的马达运转的信仰之间进退两难——至少他以前是这样。尽管随着我妈妈的离去,也不再有什么冲突了。我把我们家的这种气氛称作一种忍气吞声的反常的平静。一个星期之前舅舅来我家借爸爸的螺丝工具箱,当他问爸爸他怎么样的时候,我爸爸说哦,没什么特殊的。带着我的失望安静地生活。你怎么样?

我一直不知道他那样说是否在开玩笑。他在给别人的圣诞贺卡结尾总是这样签名:在罪恶与错误之中的,身心憔悴的……雷蒙德。

第 四 章

雷有一副大得出奇的眼镜，像水下面具，好像他随时都需要做焊工或者用它来挡开日食。当他朝我眨眼的时候，他让我想到遥远的城市里的灯光或是《大西洋底的来人》或是幽闭了三十年刚从黑暗的地牢里出来的某个人。他的眼镜是四方形的，镜框厚厚的，灰色，他经常把它摘下来往上面呵气。哈，哈。干脆有力的两口，每一个镜片上呵一口。然后他用一块手帕擦擦镜片，拿起来对着阳光看一看，斜着眼睛打量一下，看看眼镜是否干净。他现在还用手帕。他在一家叫做施利茨清服装店的地方一包包地买手帕，一包三块。当我掏空他的口袋去洗衣服的时候总是觉得会发现

一块。

洗衣服会是一个非常有趣、令人着迷的过程。掏空别人的口袋,留心气味、污迹和零碎物件,洗完后把衣服叠起来,打开抽屉,把一切放好。要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请我潜入克里姆林宫,我肯定会在那里找一份洗衣服的工作。这里是戏剧开始的地方。多么丰富的一座金矿。不管怎样。昨天晚上我回家后我爸爸正坐在前门边黄色的草地躺椅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十二号高速公路。他的眼睛透过镜片闪烁着,就像身着绿衣的救生员一样。看起来就像躺在游泳池底的某个东西,让你想潜入水底去拿它。有的时候他的眼睛是那么动人却又阴森可怖,因此我不得不让他闭上。你还没睡,我说。他说,我们应该谈谈诺米,谈谈诺米何去何从。我也用眼睛盯着高速公路。我问他你是说我吗。他看着我,一脸茫然,我伸出手慢慢地拍了几下他的头。这样做有点怪。他抬起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们把手放在他的头的一侧,耳朵附近,好像我们正在努力堵住流血,等着救护车的到来。过了一会儿,我说诺米要进屋去了,他没有立刻松开我的手。好像我们正在演一出很糟的戏,而他却忘记了我给他的尾白提示。

雷曾做过一些活计。是一个垃圾箱,他告诉我。特鲁蒂离开几周后,他进了车库,开始做了起来。他花了几天时间终于做成了。我空闲的时候总是听一首歌(齐柏林的“我所有的爱”——特鲁蒂也喜欢它),在客厅里一遍又一遍地听,而雷就在车库里在他的箱子上不停地东敲一下西锯

一下。

我们是一座座悲伤的小岛。我外婆说我外公死后她非常平静。非常、非常平静。她洗澡,她打扫屋子,她做饭,她得体地感谢带着砂锅菜前来慰问的人们。然后,有一天,她来到邮局,想买几张邮票寄出致谢卡。柜台后面的人告诉她还缺两分,而她身上没有带更多的钱,那个人就说,哦,好吧,真不巧,那就买不到邮票了。她说她来这里已经有七十五年了,他知道她是谁,她住在哪里,她的孩子们是谁,她的孙子们是谁,她给谁寄信,一切一切,她能不能下次来的时候多给他两分?不行,对不起,他说。如果他允许她这样做他就得允许所有的人这样做。可是没有人缺两分钱呀,我外婆说。对,他说,不行就是不行。他不想惹麻烦。外婆被他惹恼了。她骂了起来。她一把抓起蘸邮票用的海绵朝他扔了过去,她嚷嚷着,她咆哮着,她尖叫着,她用她的钱包砸他,然后扬长而去,一路上把伊顿产品目录撒得满地都是。她走回了家,感觉不错,令人吃惊地不错,然后坐在后院台阶上盯着甜菜地看了整整一天。她说她的脉搏肯定只有五十左右,史无前例地低。

我和雷从没有堕落到选择采取这种极端行为。他做他的垃圾箱我听我的齐柏林。在我们的内里,我们的内脏却在一点点地剥落并渐渐变成灰色。不过我们从来不尖叫。伟大的一天终于到来了,那天,雷为他的箱子举行了揭幕仪式,然后把它拖下来放到我停在街旁的无线飞行者牌玩具车上。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就起了床看收垃圾的人怎样把那些罐子从箱子里拿走。我们知道他们会对此赞叹不已。雷

把它涂成了一种淡紫色,甚至在底上放了一块阿斯特罗人造草皮。箱子有一块横放着的木板,把罐子牢牢地卡在里面,木板用深红色涂刷,涂料是他在某个学校做工的时候剩下的。太好了,我告诉他。绝好的箱子。他告诉我特鲁蒂一直想让他做一个箱子,让狗和猫无法撕开垃圾袋把垃圾撒得满院都是。要是我能够拥有一个简单而又结实的垃圾箱,把它挂在我的喉咙垂肉前面,那该多好呀。他引用她的话说。我们都笑了。我告诉他这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垃圾箱,尖端技术。我知道他在努力不哭出来。结果收垃圾的人以为垃圾箱也是垃圾,一堆五颜六色的木板和钉子以及户外地毯,他们把整个东西都扔进了卡车的后面。雷不让我跑出去告诉他们他们犯了一个大错。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不,不。不要去。他微笑着摇摇头。然后他回到卧室,安静地关上了门。我放上“我所有的爱”,又看了看升起的太阳,心想谢谢你,罗伯特·普兰特,谢谢你所有的爱,可是你还有其他什么吗?

我一直在尝试做素食,某种叫生存砂锅菜的东西。几天前雷走进厨房,站在那里对我在炉子上用平底锅炖着的东西认真审视了一番。我们最近蔬菜吃得太多了,他说。我耸了耸肩。你是说多得可怕吗,我问。是,他说,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昨天在一个鸡蛋里发现了一丝血,我说。不过,这样也不错,蔬菜,他补充说。怎么讲,我问道。哦,他说。哦是他对所有人生提问的标志回答。不管怎样,蔬菜使人长寿,我告诉他。他歪了歪脑袋,皱了一下眉。或者看

起来如此,他说。太可笑了,爸爸。他讨厌蔬菜延长他的生命。我告诉他我们晚饭可以喝梨汁。很浓,可以当饭吃。做饭不是你的长处,对吧,他问。我把木勺放在餐台上。你想吃肉吗,我问。我不会做肉。没关系,他说。就算 OK 吧。他喜欢说像“就算 OK 吧”之类的话。比如“法律猎犬”、“数蚕豆的”和“快门虫”。有一次我问他是不是有点讨厌说出原本的词。“律师”、“会计”、“摄影师”有什么不对?我问他。没什么不对,他说。可是他说话时看上去有些伤心,就好像他是在水坑里玩耍的孩子,当我让他不要再捣蛋时他是如此的伤心。

特鲁蒂似乎从来没有在意他这样用词,不过他这样说话总是让我发疯。我应该试着漠然处之才对。他这样做是为了我而故意表现得滔滔不绝、悠闲自在。我知道,要是我在晓得他这样做的目的以后没有那么生气,我也就不会在意了。他把我和我的朋友丽迪亚·佛斯称为汤姆和哈克。汤姆和哈克在做什么?汤姆和哈克今天计划进行什么冒险行动?“你是说除了和一个名叫因君·乔的高大男子乘竹筏沿密西西比河而下之外我们还做什么吗?”

我想雷或许当初想要一个儿子。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对我们全家宣布说我想在星期五晚上和男孩子们玩冰球,雷变得有些迫不及待。OK! 他喊道。太好了! 我们应该给你买一支冰球棍! 我们应该去买布胶! 我在车里等着!

这几天汤姆和哈克没有计划什么冒险行动,因为汤姆(或者她是哈克)病了,躺在医院里,还没有确诊。没人知道

丽迪亚出了什么问题。她身体的一些部位在不断衰竭。昨天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越来越感觉自己越来越不行了,然后她就大笑起来,直到笑得头疼。她无法忍受她的袜子扣着脚踝或者像光线一样的东西在她的脑子里晃悠。她看上去就像身体内部点燃了一盏鬼灯一样。她的面颊泛着红光,眼睛闪着非常非常明亮的如电灯一样的蓝光,她的头发已不再是金黄色,而是黄色,就像盘尼西林一样。我挨着她躺在床上,从她的一本旧的黑种马丛书里读故事给她听。她和我年龄相同,不过她很喜欢这些书。她毫不在乎。

她问我外面是不是真的很热,我说是,热死了。就像煮开水一样。她点了点头。

工作怎样?她问。我有一份兼职工作,在迪克道奇洗车,不过有一段时间没有去那里了,因为我讨厌我的橡胶靴摩擦着我的小腿肚的感觉。我给利兹看了看我腿上被磨出口子的皮肤,她皱了皱眉。我基本上可以随便什么时候去上班,还可以隔着桌子从商品陈列室里的那个人手里领取到工资。他的兴趣在于那些穿着很短的短裤鼓捣橡胶水管的女孩。这是一个松散的工作,肯定无法让我适应在屠宰场工作的那份严格。

你和特拉维斯做过了吗,她问。没,没,没,没,没,上帝,我说。我挥舞着胳膊,就像裁判员说篮板球无效一样。

我可能会做,她喘着气说,从来不知道一个男人的乐趣和喘息。她闭上眼睛微笑着。

丽迪亚不喝酒、不吸毒、不赞成婚前性行为,不过她完全全是一个毫不猜忌、对事情不妄加评论的女孩。我们

毫无共同之处。我就喜欢她奇怪地一点点消失,喜欢她做出一些傻事来却毫不知情或者即使她知道也根本不在乎。

有一次她和我去参加在大塘子边举行的一个孩乐夜聚会,除了丽迪亚以外所有的女孩都打扮得像妓女一般,而她那模仿《音乐之声》里人物的扮相看上去就像一个系着绳子的牛皮纸袋子,和《音乐之声》里的打扮一样。她夏天穿护膝和矫形鞋,还有风衣。有的时候她会对很大的吵闹声充耳不闻,对细小的字迹视而不见,她会对我说她无法说话可是我能说说话吗,因为如果我轻声地说话她就会听我说,并思考我说的话。是真的,她确实对我说过的话进行思考。有时我这一天说了些什么下一次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就会谈及,并问我是否感觉还是那样或者事情有没有变化。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没有人会这样做。我们一起谈论发生着的事情,我们做过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感觉。可是在她的生命中利兹没有真正的行动,只有感情和思想。她生活在她的脑子里,因此她的头会发光。

她是一个端庄、善解人意、可爱的女孩。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需要去住院的原因。我讲给她一些事情,关于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平淡无奇的事情,她很喜欢。她会笑出来。她认为,尽管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我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悲伤的吸大麻者,但我们两个能够成为朋友。

你想让我给你梳梳头吗,我问她。不用,她说,太疼了。我能给你搓点润肤膏吗,我问她。不用,那样也疼。她的脸上涂了一层薄薄的白色莫疹护肤霜。

要不要我用软湿毛巾把它擦掉呢,我问她。不用,她

说,这样就行。你是不是很累,我问。她摇摇头。我再给你拿条毛毯吧,我问。丽迪亚喜欢多盖毛毯,因为她总是能感到有凉风。有的时候她让我替她在墙上摸一摸,看看到底是哪里透气。要是我有耐心的话,我就会把所有的墙都摸一遍,然后假装找到了漏风的地方,把她的床挪得尽量远离那里。有的时候我会说利兹,这里根本没有凉风。她喜欢让屋子里像育婴房那样热。有的时候即使夏天她也在脖子上围上冬天戴的围巾。我又问她是否想再要一个毛毯。她的眼睛依然闭着。她摇摇头。

一个护士走了进来说:我们的公主和豌豆怎样了?语气有些刻薄。我瞪了她一眼。她那样说是因为丽迪亚躺的床上垫了两个床垫,而不是一个,这是因为一个床垫对她的骨头来说无法承受。多好的天气,护士说,像丽迪亚这样年轻健康的女孩应该出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对吧,丽迪亚,她问。对吧,丽迪亚?丽迪亚睁开眼睛,笑了笑,点了点头,然后又闭上了眼。护士叹了口气。等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我非宰了她不可。我和丽迪亚的友谊总是一种保护的性质。或者是一种共同的绝望。或者是认出彼此行将死去的灵魂在余烬中闪烁着的相互熟悉的微光一样。到了我离开的时候,丽迪亚指了指床边的桌子。她为我写了一首诗,内容是讲两个女孩一起在城堡的高墙里玩耍。在左边的空白处她试着用不同的拼写写了“安魂曲”这个词。要是我妈妈肯定就会画一些马屁股。

第 五 章

晚饭后,我和特拉维斯在镇子里兜风,来到大塘子前。星期六晚上你会看到上百个小孩在塘子下喝酒、偷吃禁药、吸烟、骂人、乱搞、打架、游泳、自刺纹身,有的昏倒,有的呕吐,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教堂礼拜前一小时,然后各自穿上好(丑的)衣服,系好衬衣扣子,随着爸爸妈妈回到教堂的长椅上,手里翻着《申命记》,和着“古旧十架”吟唱。

我和特拉维斯在大塘子有风车的一边停了车,盯着水面听收音机。当卡斯歌里的吉他响起的时候我们同时伸出手去想把音量调大。这意味着我们很相配,我说。我们聊了一会儿天,以吵架告终。我问他在想什么,他什么也没有

说。不，你在想什么嘛，我说。哦，他说，我在想，睡觉、喝酒、做爱，就像漩涡一样，我在上面任意漂流——不再回到意识。我说哦（我们从未做过爱），他问我在想什么。马，我说。想得到一匹我能骑而不害怕的马。我想痛快地玩可是不想玩的时候老是害怕。我想，我这样说肯定他不高兴，因为他在想意识和做爱而我却在想马。他说他要出去，到大塘子有跳水板的那边，看看金梳子和埃尔顿是不是在那边，他马上就回来。好，我说，因为我喜欢一个人坐在车斗里盯着沙砾小道看。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他走了以后我从车斗里下来，踱到水边，看到谢立丹·克立彭斯泰恩站在那里。他穿着一件路德维希鼓标志的T恤衫，袖子被剪掉了一截，下身穿一条迷彩裤。他有一张被晒黑的方形大手，手腕细细的，到上臂方才显露出一点肌肉的感觉。他双手捧着烟挡住风，嘴里不停地吐着唾沫。

我和他以前曾经是邻居，后来他家出了一连串几乎令人疯掉的事情。他也是我妈妈治疗腿伤的那个老太太的孙子。她叫克立彭斯泰恩太太。她住在各尔森公路旁的一个很大的旧农场里。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是关于她的房子的。奎林先生给我纠正了一些关于厨房的细节。我问他他怎么知道克立彭斯泰恩太太的厨房，他告诉我他曾经给她换过保险丝，而且他是他们家的一个朋友。小镇子嘛。

夏天，我和谢立丹就像两只长了两条腿的大老鼠一样在他家旁边一个院子里放着的采样线缆筒上跑步。冬天，我们坐着大铁锹从他家的平房顶上滑下。初中的时候我们

就没怎么联系过。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问他。他告诉我他爸爸离开了家到北达科他州的一个翻唱乐队弹贝斯。不是翻唱乐队,我说。

我知道,谢立丹说。他团起满满的一口唾沫“咔”的一声远远地朝水面上唾了出去。唾沫在微风中滞留了一会,悬浮在半空中。它在阳光下闪耀着,就像一个很小的枝形吊灯一样,然后轻轻落下最后消失。

他留给我一个加法器,他说。

我才不信呢,我说。

不,真的,他告诉我。他说他暂时还不知道他会到哪里去。

就这些?我问。

OK,他说,我还有一个裁判计时器。显然,他爸爸很喜欢记录事情但不喜欢记录自己。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基罗外面在雨中用腌鸡蛋变戏法,基罗是位于镇子边界另一端的一个小酒吧,是耶稣、门诺·“性感”·西蒙斯和手臂舅舅^①也管不到的地方。不太容易对付的三人统治集团,我爸爸说别看,可是我已经看到了他。腌鸡蛋是魔鬼的小吃。

你还记得你光着脚丫爬门框吗,我问他。我看着他的双脚。他穿着格莱格·考迪亚克斯牌鞋。镇子里所有的人

^① 译者注:“手臂舅舅”在这里就是指汉斯舅舅,因为在英语中“手臂(Hands)”和“汉斯(Hans)”发音相似。

都穿着格莱格·考迪亚克斯牌鞋,就好像我们是一群急需一场重病的人,总是随时都有可能一声不响地跌倒在地上。只要把我们分裂开来,我们就会彬彬有礼地倒下。

那么你这些天都在干些什么,我问他。他说他周末在穆斯湖的散迪兰打工。

是吗?我说。你喜欢这个地方吗?

他说这个地方有点让他毛骨悚然,因为几年前他妈妈就是在这里自杀的。不过你知道,他说,那里有许多好玩的事情……钓鱼、徒步旅行、滑水。我点了点头。她没有意识到她的选择。我还能模模糊糊地记起他的妈妈。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头发引起我注意的人。她有带脚趾的袜子。她把谢立丹称为他的小男人,并用多余的咖啡粉给我们做雀巢速溶咖啡。她教我们怎样跳韵。当她扫地的时候,如果我们妨碍了她,她就会说给我让开路。有一次她告诉我她喜欢我肩膀上的雀斑,说它们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她让我们在地下室里没有涂泥灰的墙壁上到处乱画。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聊起我们当初用自己能记得的所有语言说再见,有的还是我们自己编造的。真是有点怪,他说。他又吐了几口唾沫,让给我一支烟。我们在黑暗中会站在前门大声喊“舍拉姆^①”、“法鲁玛^②”、“真香呀,我们造个雪人儿吧”之类的话。我们会一遍又一遍地用早期门诺说唱乐风格重复,直到他爸爸问他是否想挨大嘴巴。大嘴

① 译者注:这是希伯来语,意即“再见”、“祝你平安”。

② 译者注:这是地名。

巴要抽小伙子啊？乖乖地给我老实点儿吧！他不是故意这样的。他是一个温柔的小伙子，头发上涂着布里尔克利姆牌子的护发品。我们总能听见他在家里放声大笑。我们能够看到客厅窗户上反射出来的梅芙·格里芬的头像。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见他爸爸用我们这些人的古老的语言和魔鬼大声辩论。

他是怎么开始养猪的，我问。谢立丹耸耸肩。这让我想起他以前把肩胛骨向外耸出的样子，就像打开了一对小翅膀。

养猪、加入翻唱乐队，他说。他是对的。有什么不同呢？我知道他爸爸曾经因为某种原因被开除出教会，但是我们都没有谈这个。镇子里没有人谈论这件事。

几年前这件事发生后，谢立丹的妈妈疯了。特鲁蒂告诉我和塔什，她认为谢立丹的爸爸应该离开镇子来减轻他妈妈假装他已经死去的痛苦。她曾经非常爱他。在他没有酗酒的那一段时间他们曾经一起过得非常愉快。

不过现在我和谢立丹都长大了。我们眼睛盯着水面一起抽烟。我告诉他最近我在学校一直没有看到过他，他告诉我他在做木工活的时候因为睡着了结果被人用满满一桶瑞典汽油灌到了他的头上，从那以后，在他被涂过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勇气回来。我告诉他在七年级科学课上由于我谈了音叉以外的事结果被老师当着全班的面用一把木戒尺在手上反复抽打了好几下。

我们谈到了以前常用的话，比如“扮猴子”、“啰唆”、“我才不在乎”。你还记得泡泡语言吗，我问他。他说记得，不

过他已经不再记得怎样做了。我们还谈到在阿什公园的攀登架上玩捉人游戏时磨出水泡,就把漂白剂倒在水泡里的事情。我们还谈到把谁永远爱谁这样的话刻到攀登架的铁杠上这样的傻事。

这时我听到了工具车的发动声和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好像是什么 100CC……是关于死亡的……还有汽笛声。我告诉谢立丹我要走了。我们每隔五年就到这里来一次怎样,可以了解一下彼此的生活,他说。好的,OK,我说,然后就和他挥手告别了。

第 六 章

我们小的时候,我和塔什常常坐在外婆的农场住宅的昏暗餐厅里收听葬礼公告。公告一般在晚饭后在我们被允许收听的当地电台上播放,因为那些长者知道,让小孩子们听用一种恐怖、单调的声音念出死人的名字比让他们听披头士乐队唱我们需要的只是爱更有裨益。我外婆总是在听完后告诉我们:他们终于到家了。赞美主啊。然后我们就一起玩一个叫“掐崽子”的游戏,直到我们的中指变得酸痛酸痛。这是我们被允许玩的少数游戏中的一个。高尔夫也是可以玩的游戏,因为它无非就是用一根棍子去打比我们小得多得多的东西,镇子里不少人都非常喜欢这玩意儿。

我小的时候总是站在田地里假装自己是稻草人。假装自己是而自己却不是,这是罪恶,不过我一直非常喜欢静静地站在田地里。而且,当以农耕的名义来谈论罪恶的时候,门诺徒们常常换一种眼光看问题。农耕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强调的是非常重要。我小的时候我们在主日学校里玩一种游戏,不过我们不把它称为游戏,而是称之为“分组”。我们的老师每一次都扮演不同的角色。首先,她是纳夫教授,不能登上天堂列车。然后,她是摇滚朗达,也不能登上列车。然后到了下个周日,她是强击手山姆,仍旧没权登上天堂列车。最后,她是农夫弗雷德,被允许登上列车,那是因为她的心中有耶稣。这个游戏很好玩。我们一起为农夫弗雷德鼓掌,后来还画了画,画的是其他三个人在天堂门外痛哭流涕,而农夫弗雷德正好从此经过,他的身上光芒四射。我喜欢在摇滚朗达身上画上很短的短裤,让她的下嘴唇叼一根口红染过的香烟。我在她的旁边画上了强击手山姆,正准备用他的球棒猛击她的头部,我在他嘴边的一个像泡泡一样的对话框里写了一个词:“胭脂虎!”我不太清楚为什么纳夫教授没有达到标准,除非是因为他是一名科学教授,相信事实。我在考虑给农夫弗雷德的对话框里加一句话:“报复吧,纳夫,报复吧!”不过我转念一想,意识到这可能难免幸灾乐祸之嫌,不管是不是农夫,你都不能对天堂列车幸灾乐祸。

一天下午,当我静静地站在我外婆的甜菜地里的时候,注意到有两件黑色的衣服,就是我们镇子里很多老女人每天穿着的那种奇丑无比的佛特莱尔牌那一类的,在水塔附

近的半空中随风飘动,就像两只发疯的大鸟。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那只是两件衣服,不过不消一会儿我就明白了。我站在那里,看着它们在空中一路飞到我外婆的院子里。我惊讶的是它们飞得居然彼此那么近。我觉得这是一种奇观,因为它们在院子的上面一直不停地飞舞着,剧烈抖动,疯狂、自由而又漂亮,直到其中一件衣服落到我外婆的谷仓顶上而另一件则非常壮观地轻轻滑行着飘落在我的脚边。我在风中注视着那狂舞的衣服,这是我经历中最美妙的一件事情。

我并没有去碰躺在我脚边的那件衣服,它看上去就像件神物,不过我踢了一点灰土在它的上面,然后在灰土上面放了一块岩石。我和它说了再见,就好像我是一个懵懂的小孩子,不知道衣服和人有什么差别,而且我完全没有理会落在谷仓顶的那件衣服。它可能还在那里。或许我应该抽时间去看一看。

特拉维斯和我刚刚兜风回来。我们兜了一圈又一圈,不过不是像波尔特和他的女友那样乘着他那辆“红色幽灵”在主街上兜风,而是在乡间公路上,我们两个人中间放了一捆六瓶的老紫罗兰酒,收音机里放着还算好听的东西。车窗开着,我们被弄得满脸都是灰尘,可是要是不开,我们就会汗流浹背、热得要死。我把光着的脚放到仪表板上,特拉维斯肯定不高兴我把脚印留在挡风玻璃上。我可以用我的脚旋转收音机上的所有按钮,甚至能够换磁带并把它放回到磁带盒里。

有时候我们举行农场犬竞赛,不过我不是特别喜欢,因为我总是担心那些狗会被车轮子轧到。不过目前这样的事还没有发生。有的时候我们在奶牛身上用又黑又宽的绝缘胶带贴一些抗议的标语。勿碰,农场人员。诸如此类的话。

今天,我们在田地中央的一棵孤树上玩爬树,轮流从越来越高的树枝上跳下。我们看到一只金花鼠,看上去活像在假小子食品杂货店用袋子偷菜的那个老头。一样的表情。有一群乌鸦似乎正准备向我们发起进攻,就像电影《鸟》中的情景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不过我们都听说过,然后我们还记起一群乌鸦还可称为杀手鸦群。我们用干了的土块砸它们,它们都飞走了。我们不小心砸碎了田里的一个瓶子,结果花了半小时才把所有的小玻璃碴子捡了起来,好让牛不踩在上面,然后又花了半小时把这些玻璃碴子深埋在土里。然后我教特拉维斯用长长的草编东西。我们编了一条头巾,并把它围到卧在旁边的一头牛的头上,它似乎根本不在乎。后来,我们就只是坐在树荫下,什么也没有做。我问他要是我需要的话他是否能把他的—只肾捐给我,他说能,然后我说好,谢谢,然后他说等一等,是不是只有一只肾会影响到我的酒量?我说有可能,然后他就说嗯——,他要考虑考虑。

在回家的路上,我问他我们能不能在我外婆的旧谷仓前停一下,看看那件衣服是不是还在屋顶。他问我想怎么处理它,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是想看看它是否还在那里。

我外婆死的时候是秋天,她死的时候还在看电视里转播的蓝鸟队的比赛,双脚搭在桌子上,头发上套着卷发夹,

炉子上炖着一罐西红柿汤。现在她的房子由那些回家度假的传教士们住着。

我和特拉维斯把车开上马路,随后下了车,注视着谷仓。我们走进谷仓,想看看附近是不是有梯子,不过没有发现,于是又开着车绕到了房子的后面,然后他站在车身上,我踩着他的肩膀爬上了房顶。那件衣服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一直希望它还能够在那里,所以当我找不到它的时候我感到疲惫、恼怒、生气,感到自己愚蠢无比。

你知道它到哪里去了吗,特拉维斯问。我说我不知道。无论什么东西不见了我都不知道它到哪儿去了,我说。不要因为这样的事而不高兴,好吗,他问我。他把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我说是,好的,我不会的。他从谷仓旁的土堆里刚刚冒出的蒲公英上摘了几朵递给我,我说谢谢并且一路拿着回了家。如果我不能有他的一只肾的话,至少我还能有几颗种子。

他要走了,他爸爸找他有事。你今天玩得开心吗,他问我。我点点头,笑了笑,然后抱了他一下。他说他会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把我从地上举了起来。

我父母第一次约会是在教堂。他们的约会包括肩并肩走过三个完整的、美丽的街区,来到用沙砾铺成的停车场,然后我父亲对我母亲说:嗯。我母亲说:好深奥啊。他们彼此逗乐了一番。感谢上帝我没有在那里。英语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因此讲笑话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成就。他们的母语是一种“非书面语言”。你怎样把话写下来,我问特鲁蒂。

显然,我们不写字,她说,在那种语言里根本不写字。故事都是口传的,都是由我们去听。

我们要不要进去?我爸爸当时迟疑了一下。他经常迟疑。当然,我妈妈说。我们都走了这么远。只有三个街区,我爸爸说。他就像那个命运多舛的纳夫教授一样,凡事都喜欢精确。他喜欢留意那些不容辩驳的事实。事实上,他喜欢掌握不容辩驳的事实,就好像它们是救生筏。那些不会弃我们而远去的事实,不像妻子和女儿。我想,要是我妈妈提议的话,他肯定会永远陪伴她走下去。他们肯定现在还在走着。他们现在一定已经到了纽约。

他觉得很难做出决定。这的确令他为难。一个人带着他的朋友来到了他预先计划好的终点,却开始迟疑他们应不应该进去。似乎……他说。似乎什么,我妈妈问。他不知道。脱掉你的夹克,她说。挺暖和的。礼拜堂里肯定会更热的。通常当我妈妈提议的时候,我爸爸会不折不扣地执行。不过,要是让他脱掉他的夹克套服,他是不会服从的,就像蝙蝠侠的头罩或者参孙的头发一样。不……不,他说。我最好还是穿着吧。

他们走了进去。他们分头走向教堂里自己所属的那一侧,他们的长辈一个挨一个投票的时候,他们就在一旁听着。晚上结束的时候,教堂里的成员少了三个。

我就知道这么点,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告诉我。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

耶稣啊,塔什说,你的第一次约会就是躲避?他们做了些什么,我问我妈妈。噢,真是的,我不知道,她说。我根本

没有在意。可是我再三央求她告诉我。那时我六七岁。他们做什么了,我问。猜一猜。嗯,她说,他们可能胡闹了,我不知道。怎样胡闹了,我问。噢,就是行为不检点。亲吻。胡闹。后来呢,我问。他们不能再是教堂的一员了,她说。对,妈妈。然后呢?他们家人都不允许和他们说话,她说。然后呢?我问。

这是睡觉前床上的一场仪式。我把他们相互躲避的故事挖了出来。我急着想听他们讲这个故事。太好了。这绝对能坚定我的是非信仰。教堂里所有的人都必须站起来共同声讨他们。对!我说。声讨他们!我一直喜欢这样的声音。

所有的人都不高兴,我说。对吧?是的,所有的人都不高兴。这样的局面非常麻烦,不仅对被“躲避”的人来说如此,对那些爱他们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尤其是上帝,我说。对吧?是的,尤其是上帝。我喜欢这样的圈套。尽管他是最终的惩罚者,他并不能从中得到满足。这使他受到了伤害,不过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我觉得这真他妈的壮烈。

可是诺米,她会说,我们总会有被原谅的机会的。记住这个。我不喜欢她这样说。它把我的清澈见底的湖水搅得一塌糊涂。可是,不可能的,我会说。不可能的。

一天晚上我妈妈说她受够了这样的故事。她不再喜欢这样的故事,她要给我们讲一个新的故事。那么,他们就像幽灵一样住在自己的镇子里,对吧,我会问。没有朋友,没有家庭。四处飘零。他们会下地狱的,对吧?一路哭泣?喂,妈妈!是因为他们胡闹?对吧?于是她会找一些借口

离开我的房间。噢，爸爸需要帮忙，他在挑选下个星期要穿的衬衫，她会说。然后会轻轻地关上我的门。

我妈妈曾经告诉过我关于桌子的把戏。比如，要是你的妻子被“躲避”了，你不能和她坐在同一张桌子旁，你怎样把两张桌子拼起来，中间空出一英寸的缝隙，然后在桌子上铺上一张桌布，这样看起来你们俩好像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这简直太好了。可是你们俩不会这样做的，这样你就不会违反任何规矩。

塔什经常用“吾避汝！”这样的话来把我轰出她的房间。她从不循规蹈矩地认真对待任何事情。就像我的舅舅黑暗嘴巴所说，有些永恒的问题总是成败难料。当纪律得到恰当执行的时候，接受纪律管束的人就需要明白什么是谦卑。

我舅舅的名字是汉斯·罗森菲尔德。他是我们教堂的牧师。他是我妈妈的哥哥。塔什有一次说黑暗嘴巴把车开到了我们的公路上。我能不能放他进来？从那时起，我和她就叫他为嘴巴。这种叫法很灵巧，如果算不上聪明或者滑稽抑或是有其他类似效果的话。

镇子里有一个女人被“躲避”了，因为她犯有通奸罪，不过她没有离开镇子。她是那些幽灵中的一员。她有健康问题，有时她会晕倒在大街上，通常是在假小子食品杂货店的门前。人们会在她的身旁放一些香肠和奶酪——尽管有一次我确实看见一个老妇人明明看到她的裙子开口到了膝盖上面却又扯了一下她的裙子——不过他们能做的也仅此而已。

有一次我母亲告诉我，她的晕倒和紧张有关，我觉得非

常新奇。也就是说你可以当场晕倒在地,隔几分钟后再醒过来,抖擞精神接着往前走。我也想能够这样做,虽然我觉得我晕倒的时间可能会长达几天甚至几年,如果可能的话。我母亲有一次告诉我,我们镇子里没有成年人。可是你是什么意思,我问她。我是什么意思?她回答。在我的问题和她的回答相同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觉得好玩。在她洗盘子的时候,她会和一些看不见的人说话。我会从餐厅里注视着她,看着她摇一摇头,动一动嘴唇,耸一耸肩,有规律地挥舞着她的手,似乎在强调她想象中的话。你在和谁说话,我会问她,她会看着我笑一笑,当然,她会告诉我她不知道她在和谁说话,或者问我是什么意思,或者说说话?我在说话吗?是,我说,你刚才在说话,而且似乎很恼火。是吗?她会说,一脸无辜的样子。奇怪,她会说。真是奇怪。之后她会补充一句,装出极其热情的样子,简直就像病情发作一样。这刺痛了我的皮肤,通常在我忍受过“神采焕发症”的几次直接发作后我便会离开屋子。我想知道她究竟在和谁说话。

你知道有些人是怎么说的吗?我记不清是哪些人,他们说在这个星球的某处发生的事情会让这个星球的其他地方发生另外一些事情。通常,我想,这指的是某种地质事件,不过我敢肯定,我妈妈对这个镇子和她去过的教堂之简陋的无声的愤怒很可能会引发全世界范围的雪崩、台风和地震。不过这其中有一种善意,一种复杂的善意。有的时候当人们看你的时候你能够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它却难以名状。例如,当他们问我我爸爸怎样的时候,意思就是没有

了我母亲我是怎样生活的。甚至奎林先生,也就是我经常令其失望的那个老师,也时不时地给我关照。他说他知道家里的情况肯定有点“困难”。他还想让我留级,说他正在为我们祈祷。我不介意。

第 七 章

主街像往常一样一片死寂。在有水塔的那头有一盏路灯泛出刺眼的白光，耶稣站在白光中，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袍子，双臂展开，手掌向上，好像在说我他妈的怎么知道。我只是一个木匠。他看起来就像东方宗教时期为瑞林兄弟马戏团工作的乔治·哈里森。不知道哪个臭手在他的双颊上各画了一个红色圆圈，使他看起来很健康，结果，我想，却是很健康的滑稽。在主街的另一头矗立着另一个巨大的招牌，上面写着撒旦是真的。现在请选择。

主街夹在两块满是尘土、一片荒芜的田地之间。它们就这样闲置着，我爸爸告诉我。这些话至今仍然萦绕在我

的脑际。

我能够感到,到这里来的美国人都觉得很奇怪。主街应该通往某个地方而不是永世的诅咒。它们应该和某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有关,比如公路。

美国人到这里来观察我们简朴的生活方式。在这里,生活是那么的单纯,沁人心脾。到这里来的游客们都被鼓励在风车那里买一袋没有漂白的面粉,在坐落在镇子边缘的博物村的土巷中四处游逛,重绘我们先前的生活方式。村子就在真正的镇子旁边,然而这个镇子却并不真正是真的。这是一个存在于我们观念所构建的世界中的镇子,即它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它是被作为一种没有粉饰的地堡被创造出来的,我们应该简朴地在其中生活,躲避捣乱的人,消磨时间,在神提到来之前消灭娱乐。其说法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抵制自己不接受尘世间快乐的诱惑,我们就会成为第一个享受另一个世界中快乐的人。不过我一直没有能够真正理解那些快乐究竟是什么样的。没有任何人站出来告诉过我。我想我们可能会四处游逛,让人们使尽全身力气打我们的肚子,却不感到丝毫疼痛,要是哪一天下午能够这样确实很好玩。

有一次我和我的打字老师谈话,谈到了永生。他想让我具体定义一下我想经历的事情是什么样子。抽烟、喝酒,还是在舞池里听着滚石乐队扭动着身子跳舞?不是这样子,我告诉他,尽管我对《流浪在主街》有很高的评价。那么,会是什么呢,他不停地问我。犯罪,吸毒,乱交?不,我说,也不是这些。我没法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最后我说了

一些很蠢的话,比如我只想做我自己,我只想在做事的时候不要考虑是不是罪恶。我想自由。我想知道得到另一个人的原谅是什么样的感觉(显然,我被人用石头砸过)而不需要花毕生的时间焦急地等待,来弄清自己是不是一个还过得去的人,也不需要直到死才去发现这一切。我想体验在任何宗教框架外的美好和人性。我记得我在空中用手指做出引号的样子说“宗教框架”。上帝啊,我是一个无用的人。我告诉他,如果我再听到有人说不是他或她,而是由上帝决定,而同时他们每天还无时无刻不在晃着他们该死的脑袋在决定(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基本上已经断定整个世界都是邪恶的),我就会把一支枪管锯短的 22 口径手枪放到我的嘴里然后扣动扳机。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永生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想永远获得长生的想法似乎才令人毛骨悚然。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把我扔了出来。我不是说他有什么错,我只是实在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似乎坐在一个荒诞的先锋派的剧院里,有的时候我们的谈话就像这样。

有一次我曾暗示,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作赌注押在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上将会是一次非常冒险的赌博,而五秒钟之后他就带领着全班一起做起了祈祷。

请求你,万能的主,我们只请求你把诺米带回到你的怀抱中去。我们只请求你今天下午创造一个奇迹,亲爱的耶稣。(他究竟在祈祷上帝,即父亲,还是儿子耶稣基督?如果你想用你自发的祈祷吓唬这群人,至少应该向有关的人士祈祷。)

我们是一群疯狂的信徒,我们都假装循规蹈矩、实实在

在,比如早起穿衣(感谢上帝,门诺喜欢掩盖事实)、上班或者上学,不过仅此而已。

在这里,人们对于现在时并没有什么兴趣。不过有点令人难为情的是所有的人都有某种关系。如果门诺夫妻离婚后他们是否还会是表兄妹?噢,真的,真是可笑。塔什有一次对我妈妈说:啊,这么说,和着节拍扭动身体的任何部位都是错误的,而渗透一个大家庭却是完全可以的?我妈妈告诉她不要犯傻。

对特鲁蒂而言,“犯傻”是终极犯罪。好了,她会说,你怎么又犯傻了,然后我们都知道应该放规矩点了。我们太过分了。

黑暗嘴巴喜欢用“时髦”一词和“简单说”这个表达。简单说,我们不是一个时髦的民族。他喜欢羞耻这个概念,就像校园毒贩一样四处推销这种烂东西而自己从来都不用。他不是硫磺烈火那样的人。这不是我们的速度。太动感了。太像跳舞。

他让我想起了东岛上的一尊雕塑。我曾经看到过他小时候的相片,他那时就长得像一块不依不饶的花岗岩,尽管有一次我外婆给我看他的一张微笑着坐在小船上的照片,他看上去很放松,兴高采烈,身后的太阳正在缓缓落下。他手里高举着划桨,仿佛一支长矛。我常常盯着那张照片发呆,心想他在想什么,那个兴高采烈的小男孩究竟出了什么事变成了嘴巴。嘴巴。嗯,实际上,这名字听起来真的很傻,就像一段很蠢的电影倒叙的开始画面一样。插入旋转的时间隧道。我并不真的总是那样想他。就好像想到时间

一样,想到时间的性质。它怎样控制你,决定你的命运,并最终把你毁掉。

我确实知道嘴巴年轻一点的时候有一段很糟的经历(哦,嗯,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镇子里每一个人都知道,我还知道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回到了屎镇,开始用铁拳统治。这很可能就是高举划桨的内在原因吧。我觉得他曾经反抗过他回来以后所代表的东西,他那时住在城市里,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我不知道……一个女孩甩了他,我想。不想再把他当作她的阳光。也就是在他向她敞开心扉而后又错误地请求她嫁给他之后(回闪手臂舅舅的镜头……这是自由恋爱的时期,伙计)。他不能像垮掉的一代那样写诗,而且为此还受到讥讽挖苦。他还因为他的衣服穿起来特别紧身而受到讽刺,还有他急于成为一个嬉皮士、他不会好好刮胡子(别问我——是特鲁蒂告诉我的),以及其他数不清的青年犯罪。他最终决定放弃并回到这里,信誓旦旦要排除万念,清除这里每一座所谓的乐趣的最后堡垒,并重新对死产生浓厚兴趣,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种新的憎恶。一句话,如果我是他的台边拳击教练我就会说请回到那里去吧。重新进入这个世界。柔和一些。要经常闭上你的嘴巴。再试一试去获取万能的上帝的爱!

几个月前我从特拉维斯家走路回家,路过嘴巴的房子。当时大约早上三点,整个镇子如死了一般,周围一片漆黑,只有大街和车顶上有点点灯光在融化的雪中闪烁。当我经过他的房子的时候厨房里的一盏灯亮了,也就是炉子上的小灯,不知为什么我停下来在人行道上观望。我看见嘴巴

慢慢地走到窗子边，穿着一件褪色的绿色宽大便服，系了一个看上去像条旧领带的东西。我注视着他把手放在炉子上站在那里的侧影，他身体略微前倾，脑袋耷拉着一动不动。他就那样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我听到的惟一的声音就是不知谁家的排水管的滴水声。这时，他抬起头又开始慢慢地、慢慢地走到冰箱旁，打开上面的柜子，取出一桶冰淇淋。或许是彩虹冰淇淋。也或许是海文利海什。然后他提着桶从视野中消失了几秒钟，然后又拿着一把勺子返了回来，把桶放到了炉子的小灯下，打开桶开始吃起来。他吃啊吃啊吃，不是像猪那样或者什么的，而是稳稳当当地不停地吃，吃了至少二十分钟，或许是半个小时。

我站在人行道上观看着他，时不时地心想他现在要不吃了，要把桶放回，关掉灯然后上床睡觉，可是他没有这样。他不停地吃冰淇淋。

当他终于吃完的时候，他又消失了几秒钟，然后走了回来，和刚才一样把头靠在炉子上面靠近排风扇的部分，就像一个被生活整得不堪一击的人，浑身千疮百孔，无法用冰淇淋填补，不管他吃多少，而且我一想到嘴巴只是想写首诗留给这世上的后人挖掘却被城里的女孩抛弃就几乎想哭。我想：他是我舅舅。我应该爱他。然后我就接着走路回家了。

一段时间以后，或许是一个月左右，我发现我妈妈把头靠在厨房水槽上的窗子上，和嘴巴把他的头靠在炉子上方有风扇的地方的方式一模一样。她在观察邻居家的狗。她说：我羡慕那条狗，自由自在，忘乎一切。

当我问忘乎一切什么的时候，她说：喂，诺米，你的朋友

们怎么会喜欢你的新发型呢？她可是顾左右而言他的大师。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任何问题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者她的回答到底是回答还是暗示，是笑话还是其他。有的时候我的提问会变成歌曲，有的会变成拥抱和亲吻。我需要一幅地图。

我十岁的时候只有把圣经里的诗行背下来才能参加蓝山圣经夏令营。我会站在嘴巴的办公室里说：太初有兆，兆与神同在，兆就是神。然后他会纠正我。不，诺米，不是兆，道。道，道。我会再说一次。太初有兆，兆——不，诺米，道，不是兆。无论是哪个字，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

我根本就没有想去参加圣经夏令营。我惟一感兴趣的的就是能够乘公共汽车到那里，然后再坐回来，这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选择的路线正好穿过城市的一部分，我想盯着住在那里的人类看一看。我一直想盯着这里的人们看他们，可是他们会盯着我看，就像婴儿那样。不是虎视眈眈而是完全不谙世故的那种眼神。在这里周围大多数人都很安静、彬彬有礼，甚至有些愣头愣脑。不知怎么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聚集到了我们镇子上，却没有解决它们的策略。我们祈祷。祈祷，祈祷，再祈祷。我要是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生活，任何地方，我肯定会去的。尽管我的选择是纽约市。

我爸爸从来没有错过一个星期天。因为兢兢业业去教堂，他得了很多奖。不过他从来不谈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为此感到羞愧。后来，我意识到要是我改变我的态度这种羞耻感肯定会让我痛不欲生，所以我开始把我爸爸幻想成

一个行将沉没的船只上的英勇的船长。或者,有时我把他幻想成一个忠诚的情人,热烈地盼望着和他的爱人如期相遇,却永不得实现。

除了真实的理由,我编造出很多理由来解释他为什么逢周日必上教堂。这似乎一次又一次地满足了我们的需求,提醒我们他是多么的无助。

到我们这个现实小镇中来的美国人要么感到吃惊要么感到失望,要么两者都有。他们看到我们有些人坐在街边吸甜帽雪茄、穿筒状围胸就很不乐意。他们付了不少钱为的就是看看女用无檐帽、围裙和马拉大车。

有一次一个游客走到我的前面,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对她的丈夫说,现在我们有了一张珍贵的新陈对比照了。他们就要不要给我一点钱讨论了一阵子,然后决定:不给。

我说英语,我说。人造村庄和沿路前行几英里地方的杀鸡场是我们的支柱产业。天热的晚上当风向正好的时候,鸡血和羽毛的气味就会像邪恶的家长一样给我们催眠。没有酒吧,也没有能看得见的出口。

不过,我想,如果你熟悉地形的话总有办法离开的。当分手的时刻到来之时我妈妈和我姐姐都顺利地逃遁了。(奎林先生曾经建议我“少说废话”。有的时候就这样。我无法控制。我就是西比尔^①。我常常这样逗我妈妈和我姐

① 译者注:电影名,剧中女主人公名叫西比尔,因童年的不幸经历而呈现出16种不同的人格。

姐,我称她们为孩子,告诉她们关于那个毒品推销者的故事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你知道,是为了乐趣化——逗她们乐。我只是一个模仿塔什唱片的孩子。所以,现在当我谈论这些的时候,我就成了寇帝·梅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要想办法克制一下。)

我母亲特鲁蒂·多拉·尼克尔(娘家姓罗森菲尔德)离开了我们。不可辩驳的事实,尽管她到了哪儿应该由我说了算,对吧?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不过谁会在乎呢——在这里故事就是这样子的。在幸福之家农场每天都有几只鸡会逃离飞走。有的则在水渠里一命呜呼。

就像我说的,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但是我能想象出不同的情景来。我最经常想象得到的情景就是我母亲手里拿着护照在世界各地周游。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在她的顶部抽屉里发现了她的护照时会如此失望。那次发现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也就是如果她不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她可能会在哪里呢。

我用毒品和我的想象力来阻挠那个问题。

她是在我的姐姐那塔什·道恩·尼克尔和伊恩也就是奎林先生的侄子离开七周后走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不过,按照惯例,他们并不谈论他们。我相信他们都还活着,有一天我们肯定会相聚,只可能会没有伊恩。塔什和伊恩现在肯定在加利福尼亚北部抚养他们的私生子。我可能会成为某个名叫容忍的人的小姨。我母亲可能会在一个旅游船上当活动指导。她喜欢水,喜欢活动。她是巨蟹座的。她走的时候有没有把厚衣服带上?不,她没有。她走的时

候有没有带上她的任何衣服呢？不，她没有。就像她的护照仍然在她的梳妆台抽屉里一样，这是一个同样令人疑惑不解的细节。

我之所以谈及这些事情只是因为它们令我焦虑。不是因为我会让它们或者让这个故事控制我的生活。谁在乎事实呢，对吧？我们现在谈的是奇迹。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罪恶，三天之后他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把一块巨大的岩石从他们埋葬他的洞口推开。这已经足够好了。

第 八 章

我喜欢骑着我的自行车到边界上凝视美国。我喜欢骑着我的自行车到空旷的田野上的铁路交叉口看着车厢上的涂鸦文字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从我旁边呼啸而去。这确实是观察艺术的最完美的途径。我默默地感谢那些来自底特律或圣路易斯城的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孩子，感谢他们为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我一直想给他们回个信。

来自某地的诺米向你们问好。

可是火车并不在这里停车，而且我也没有喷漆。晚上，我喜欢到紫色城。也就是当你站在邮局前面，用眼睛凝视用罩子罩起来的那盏大灯整整六十秒钟，然后再凝视所有

房子裡的灯,这时每一盏灯都是紫色的。月亮和星星(如果有星星的话)也是紫色的。这个秘密除了我和利兹没有人知道。我们是紫色城里仅有的两个居民。

我喜欢骑着我的自行车到老马戏团露天剧场那里,在驯牛比赛播音员的小亭子里抽烟,看墙上写的字。罪恶的复仇是死亡。不要等到发薪日。是哪些人在有刺铁丝上打结?我们家没有既往病史,我绝对正常。这里有克里米亚河吗?我曾在此居住。

最后一句是我最喜欢的。我经常怀疑是不是我姐姐写的,如果是,是她在离开前写的,或者还是又回来过。不过也有可能是其他人。

我喜欢骑着我的自行车在高速公路上拉着有美国牌照的休闲车以每小时七十五英里的速度飞驰。有一次我跟在一辆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空中飘带房车后面一路搭车到鹰湖。一个小女孩儿从后面窗户看着我,并拿东西给我看。玩具风车、填充玩具熊、她自己画的一张画、头巾。我会点点头,微笑一下,我的头发在风中肆意地抽打着我的脸,然后她又走开去拿其他东西。她父母一定感到奇怪她在后面为什么那么安静。当他们在一家加油站停车的时候我就骑开了,那个加利福尼亚女孩儿向我挥手告别,并让她的玩具小熊也向我挥手告别。

塔什十二岁的时候她的一颗臼齿掉了,她把它放到洗澡间架子上的一个玻璃杯里,这样她就不会丢掉它。过了一会儿,我从外面玩踢罐子回来,把玻璃杯倒满了水喝起

来,碰巧把她的牙吞了下去。我的医生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他敢肯定,这牙现在还在我的胃里。有可能会永远待在那里,就像戴着头巾和我挥手告别的那个加利福尼亚女孩一样,这令我感到高兴。

我决定今天要串串门,和大家告别,尽管我哪里也不会去。

再见,格劳丽娅,我对格劳丽娅说。

她说喂,我们五岁时常在一起踢足球,对吧?她让我回忆起教练交给我们的仅有的两条规则:不许拥抱、不许掐花。我能记得的只是他让我们背对着雪墙排队站在那里,然后给我们踢冰冻的球,而我们则争先恐后地尖叫着躲闪开来。

我笑了好一阵子,然后她告诉我我可以免费喝一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经理不在。

右臂,我说。(我希望我没有。)格劳丽娅自己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纹身,在手腕附近。

那是许愿戒指吗,我问她。

噢,这个,她说,并伸出她的手来。

我想是吧,从技术上讲,她说。

和谁,我问。

马尔文·法斯特,她说。

当真?我问。

我想是吧,她说,然后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马尔文·法斯特常常追着我从学校回到家,用树枝打

我,然后第二天他就会给我五块钱,我说。

真的吗,她问。那肯定是在他被联合收割机撞倒扭了脖子以后的事吧。

啊,祝贺你,我说。

喂,她说,不是正式的。

你要到哪去,她问。

嗯,我说,首先是城市。这不是真的,我只是想听我自己这样说。她点点头说大地方,是吧?祝你好运。

城市是阴暗的那一面,是鲸鱼的肚子,在远处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就像疼痛的感觉一样。这是你身上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了。如果你能够随便走多长时间,你不会回来的,如果你不回来,你就会在天堂的队列里失去你的位置。

喂,她说,照片里在新楼里的人是你吗?我应该说不,可是我多等了一个节拍,撒了一个令人深信不疑的谎话。她指的是我在博物村做青年志愿者时照的一张照片。我的工作是在搅黄油。我站在热烘烘的户外面包烤箱前面,在烈日下像机器人一样上下推动着刷子把在奶油罐里搅动,而旁边的美国人给我拍了照,为的是拿回家让其他人观摩。

有一天我点着一支烟,结果烧到了我的无檐帽。帽子在我的脸上直挺挺地伸出,像根烟斗一样着起火来。正点着我的脸的管道口着了火。我想把它解下来,但是怎么都不行。我尖叫着绕着瓷缸转着圈跑,直到有一名眼疾手快的游客从后面一把抓住我,把我的头摁到老五金店前面的一个雨水桶中。简直就像玩杂耍一样。在我的黑白想象中,所有的人都在迅速跑动着,慌里慌张。

对,对,那就是我,我说。格劳丽娅扫视了一下我的脸。不过没有留下伤疤,她说。我有点想喊出来:不可思议,这就是你错的地方!

对,好,我说。想想你无檐帽里面的炼狱是啥样子。这张照片是我身上着了火,头还没有被浸到水里之前拍下来的。它还被钉在了相框里,挂在新楼档案区的墙上,也就是你掏钱进去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标题是:青年先驱。诺米·尼克尔,正在接受宝贵的教训。

喂,格劳丽娅说,你现在还到水塘那里去玩吗?

是,有时候,我说。我耸耸肩。

没其他意思,她说,不过我一直以为你害怕在边上走。我以为你不抽烟,不喝酒,不乱混呢。

嗯,对,我很长时间就是如此,我回答。

她说噢,然后笑了笑。

我能够嗅到风从她身后开着的窗子吹进来,就像一件礼物或者一番溢美之词什么的。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家禽屠宰已经停止很长时间无法再闻到它们的气味的时候,最温和的风就会向着我们这些门诺徒迎面吹来,它几乎可以使你立即停下脚步,让你为之心碎。正是那种风的气味,那种突然间扑面而来的热浪使我失魂落魄。这是六月的风。是一场拥抱。(我说“拥抱”了吗?蠢货。)我现在就可以闻到它。

你知道有件事本来可以更好一些的,格劳丽娅问道。

什么,我说。

要是我们当投石者的时间碰在一起的话,她若有所思

地说,那样会更好的。

我又点了点头,笑了笑,然后说是,本来可以的。我曾考虑要不要握一下她的手,不过出了其他一些事情。我想待在格劳丽娅的小店里和她谈足球、无政府主义、马尔文·法斯特和我们的童年,不过我已经走到了门边,把手放在了上面,并说了再见,如果我改变计划就会显得有些优柔寡断。沿着主街走让人感到有些可怕。太亮了。尸体解剖肯定就是这个样子,我想。我能感觉到阳光在我的视网膜里灼烧出一个个小洞。

我经过了假小子食品杂货店,橱窗里竖起了一个新招牌,上面写着欢迎光临,请踩气球。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个戴着牛仔帽抱着小孩的男人从我身边走过,我说再见。小孩挥了挥手。

风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我无法再去嗅它,而且我很高兴,因为它令我窒息乃至死去。我对我经过的每一个人说了再见,朝着乔治·哈里森张开的双臂走了过去。

当我走到红绿灯时我向左拐到了第二大街,经过邮局。我走进彼得斯太太商店。她给了我一些自家做的爆米花,而我给了她谈论她死去的儿子的机会。要是他还活着,就应该有我这么大了。我就是她的晴雨表。尽管我是一个女孩儿,她还是拿我来想象要是他儿子四岁时没有被淹死他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她这样做已经很长时间了。是从我五六岁开始上教堂时开始的,有一天她俯下身子悄悄对我说:你乱动的样子就像我的克莱顿。

我在沃尔戈姆斯葬礼教堂看到他的尸体躺在棺材里。他穿着一条浅蓝色泡泡纱工作短裤和一件有彼得·潘领口和扁平纽扣的白色衬衫,纽扣上有嫩黄的小鸭。他金黄色的头发,被整洁油滑地梳理到了头的一侧,脸上的表情疲惫不堪。他的左眼附近有一小道疤痕。我问彼得斯太太我能不能碰一下他的胳膊,她说可以。我问她是否伤心,她说是。我凝视了他很久。我用我脏兮兮的小手顺着他冰凉的前臂慢慢地上下摸了一遍。我觉得我感到他动了动,我告诉她。她说没有。其他人上来看他。她和他们一一拥抱,他们一言未发。她问我我家是不是找我有事。我不懂她的问题,什么也没有说。最后她告诉我回家吃晚饭,因为天很快就要黑了。

这次她吃的是巧克力发起麦团。克莱顿特别喜欢吃这个。她比我这样大年龄的孩子的家长都要老一些。就连她的丈夫也已经死去,或者说被叫回了家,她的其他孩子住在玻利维亚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阿科龙。我给她换过一次电灯泡,当她把头发在厨房洗碗槽里弄湿的时候我还给她把前刘海剪了下来。她厨房里的电器都是清一色的白色,因为她说有颜色的电炉和电冰箱都是“前罪恶”的象征,就像癌症前期的细胞一样。自动按键电话和软顶汽车也是如此。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已经快到高中毕业的时候了,她说。你以后要做什么,她问我。

我把她的湿头发拨到一边,就像克莱顿的头发一样。我不知道,我说。(我应该是知道的,你好,屠宰场!)

是的,我想他可能也不会知道,她说。

他是那样子吗，我问。

某些方面，她说。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我点点头。她告诉我她喜欢她的头发呈不对称形状。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说。这是我的标志发型。

克莱顿肯定也会喜欢这样的，她用手指着我手腕上戴的一个细细的皮手链说。

是吗？我说。

她说是，他肯定会喜欢的。非常喜欢。

我剪完发后她站了起来，对着烤箱照了照自己。太好了，她说。谢谢你。

她从食品储存室里拿出一把扫帚，开始扫散落地上的羽毛般的白头发末。

你这些天在做什么，她问我。

我不想给她说实话。我不想让她想象克莱顿在做和我一样的事情。嗯，我说。我经常走亲访友。

你喜欢这样吗，她问我。

有的时候，我说。

克莱顿喜欢跑步，她说。她告诉我有一天他怎样沿着人行道跑步，结果被他的新鞋子绊倒。这双鞋她给他买得大了很多，是为了省钱。在医院里他非常勇敢。当他们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说：我叫克莱顿。克莱顿·彼得斯。真正的蝙蝠侠。

他说了这些话后他们都说什么了，我问。

他们说要是他下一次还这么慌张就应该带上……叫什么来着？

蝙蝠车,我说。

对了,她说。蝙蝠车。

他有没有缝几针,我问。

缝了,她说,就在这儿。她碰了碰她的太阳穴。

几针,我问。

她喜欢回答关于克莱顿的问题。

是三针还是四针来着,她想了想。三针,我想,她说。她抓起我的肩膀往耳朵附近扶了扶,停了几秒钟,然后放了下来。

她用我们这些人的那种奇怪的非书面语言说了些什么,据说这种语言听起来有点像依地语。

你能翻译一下吗,我问。

她想了想,然后说: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因为我知道,就像我不知道他多少一样,有些事情我也绝不会知道多少。

她笑了笑。我真想马上在天堂见到他,她说。

我说是,然后看了看我的脚。他会认出你来吗,我问。

当然会了,诺米,他是我儿子。

可是我的意思是你会变老的,对吧,我问。

哦,不,她说,我会又变年轻的。

可是我是说,多年轻,我问。就像克莱顿还活着那时那样年轻吗?或者是像……

不用担心,她说,我们会认出彼此来的。上帝会安排这个的。

你会和谁先打招呼呢,你丈夫还是你儿子,我问。

哦，这个问题不错，她说。

要是你再结婚的话会怎么样呢，我问她。要是那个丈夫也死了，这样等你到了天堂以后，那里就有你的儿子、你的第一个丈夫和你的第二个丈夫。这样会很别扭的，对吧？比如，你会跟哪个生活在一起呢？

唔，她说。我儿子，我想。

可是我是说哪一个丈夫，我问。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还是两个都是？

不会两个都是的，她说。我也不知道。上帝会知道的。他会安排的。

可是，我说，要是……

你爸爸怎么样了，她问。人们总是问我这个问题。

很好，我说，并朝她笑了笑。他不是很好，他只是维系生命罢了，可是她不想听这个。她想在收音机上听到葬礼通告，所以我就离开了。

再见，我想对她说。我可能有一段时间不会回来了。不过这听起来有点滑稽。我太蠢了。我甚至不能坚持执行我的计划，像一个行将久别的人那样和人们告别。或许我心不在焉，也或许因为我不是一个好演员。

我决定到医院去看望利兹。我不会和她道别的。

我到了的时候，她躺在高架床上，双眼闭着，脸上戴着一副手术用面罩。她肯定闻到了烟熏味或什么。可能是从停车场上的一辆车上来的烟味，也可能是两百英里之外有人在刷漆。

嗨,你好,我低声说。她睁开双眼笑了笑,然后说进来。

这是什么,我指着一堆试卷问她。

奎林先生带来的,这样我就不会落下,她悄悄说。她指了指她的喉咙。

不能说话吗?我问。她点点头。

你想把这些放在身上吗?她摇摇头,低声说她拿不动。

护士就这样把这些放在你肚子上吗?我问。我把试卷拿起来放到了床头桌的抽屉里。

谢谢你那天写的诗,我说。我希望你能够出来玩。

很快,她低声说。

对,我说。

她指了指床头桌上的一张小纸。我又给你写了一首诗,她说。我拿起它读了读标题:“来吧,正常些。”我说谢谢,并告诉她我以后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去读它。

她睁大双眼望着我。这意味着我应该谈我的生活。我给她讲了一些事情,看格劳丽娅,发现她和马尔文·法斯特订婚。当我说马尔文·法斯特,利兹把手放到了嘴上,于是我说我知道然后就开始笑了起来。护士走了进来,说她听见了笑声。也许丽迪亚不像她想的那样病人膏肓?

不,我说,那是我在笑。

噢,她说,我想这里肯定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告诉护士我在丽迪亚肚子旁边给她的试卷找了个地方。

嗯,护士说。我以为她自己搬得动呢。

嗯,假设可不是一个好主意,我说。

嗯,护士说,你要是有十二个病人需要照顾,你就不会

对自己那么自信了。

我对自己没有自信,我说。

你听起来对自己非常自信,护士说。她开始摆弄利兹的床附近的東西。这个镇子里最大的罪恶就是对自己自信。

丽迪亚,护士用她那装腔作势的调子大声说,你没有吃午饭。丽迪亚连动都没动,也没有睁开眼睛。丽迪亚!护士说。

她需要更软一些的,我说,否则咀嚼的时候很疼。她需要所有的饭都多煮几分钟。

噢,真的吗,护士说。丽迪亚你需要很多东西,不是吗?

是的,我说,她确实需要。镇子上第二大罪恶就是需要很多东西。

难道这不是医院——……我刚开始说话,护士宣称我和丽迪亚都需要修剪一下我们的翅膀。

什么?我怒不可遏。有时候我会对像她这样的人毫不客气。告诉你吧!我对护士说。我不……

她举起手,告诉我她没有时间和耐心听我自个儿胡说八道。利兹已经开始发出一阵低沉的呻吟声。

我所想说的,我说,就是……

不管你说什么都是谎话,尼科尔小姐,你们全家都是……疯子。她用食指绕着她的耳朵掏了几圈。

我抓起利兹的苹果汁容器朝着护士的头砸了过去,不过没有砸中,这从某方面来讲是件好事。利兹睁开眼睛盯着我看。苹果汁顺着门边的墙往下淌着。对不起,我说。

对不起,我又非常大声地对护士说了一遍。对不起。请……但是她离开了屋子。

她先告诉我我和我母亲一样疯狂,然后才离开了屋子。我用手遮着嘴巴,看着利兹。她也从绿色的手术用面罩后面费力地用两只眼睛看着我。

哎呀,我说。利兹在床上抖动着想不笑出声来。下一次,瞄准,她低声说。那个护士带着我和利兹都不怎么认识的另外一个护士和护理员回来了。他曾经在我们学校上学,不过后来决定要成为一名护理员。他就是那个为了表示抗议用一年时间把自己的运动包全部吃了的男孩。

你好,我说。他也对我说你好。他指了指墙。是你吗?他问。

对不起,我说。

他耸耸肩。我再去拿一个来,他说。

谢谢你,伙计,我说。

利兹,他会再给你拿一个来的,我告诉他。她闭着眼睛笑了笑。没什么大不了的,护理员说。

另一名护士很友好地请我离开。而那个脾气暴躁的护士一直用眼睛瞪着我,我怯怯地对她说,拍一张照片吧,留的时间长一些。利兹把眼睛睁开了一小会儿,朝我转了转眼珠。我耸了耸肩。我出门的时候在护士的桌子旁停了一下,问那个友好的护士,也就是请我离开但让我等情况稳定以后就马上回来的那个,我问能不能请他们好好照顾我的朋友,给她做饭时时间长一些,让屋子暖和一些,不要在她肚子上放东西,那个护士点了点头,笑了笑,并向我保证她

会想办法的。她告诉我那个脾气暴躁的护士压力很大,下次要是我对那些事不满意的时候我应该找她本人,而不是那个脾气暴躁的护士,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我不想被她的友善所打动,因为要是我由于这样的事情而高兴会令我伤心的,可是在我走出医院,走到阳光下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胸膛随时都会炸裂,我直视着太阳,想找到一些痛苦的事情让我凝想。

第 九 章

特拉维斯在教我怎样开车。他喜欢教我东西。想一想这个：我们这些人对文明的贡献就是谷仓屋——一个人们可以和牲畜居住在一起的地方。或者这个：游戏者牌香烟盒上的那个人的帽子上写的字是英雄。我们一起来到田野上，用干草皮相互砸对方的头。

特拉维斯在嬉皮士和朋克之间游移。我们踢足球的时候他经常穿一件左轮手枪 T 恤衫和帕特里克“橄榄球”鞋。昨天晚上我们坐在他爸爸的工具车里来到拉布罗克利，在谢菲利斯小店买了一瓶黑塔。这里附近散落着许多法裔住的小村庄。战争期间所有人都必须参战，但是门诺徒不需

要,因为门诺徒们是坚决的反对者(好家伙,他们会反对),所以当法裔居民到欧洲参战的时候,门诺徒们从他们留下的女人那里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下了他们的大片农场,这些女人急需赚钱糊口,养活孩子,活着等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回家。

几年前我骑着自行车到邻村转悠的时候知道了这一切,那时我还是一个好奇心强、充满希望的小孩,我问他们如何看待门诺徒。我把所有的信息汇集起来,想把它作为社会研究作业交上去,可是遭到了派特考先生的无理拒绝,他说这些信息没有用处。

对什么没有用处,我问他。他问我是不是想在这一学期剩下的时间坐在过道里。当我说是的时候,他命令我迈着正步走出门外,并说我邪恶。

有一次我想交一个作业,标题是“门诺在现实世界中是怎样失去他的信仰的(可能原因)”,同样也遭到了拒绝。

无论如何,从门诺徒这方面讲,这不是一个好形式,不过我和特拉维斯正在想办法通过从法国人那里大量买酒来加以弥补,因为我们在这里买不到。稍微富裕一点的门诺徒们——尽管在技术上讲他们不应该富有——在北达科他或者夏威夷喝酒。他们就有点像四处巡游的摇滚乐队,因为当他们在旅途中的时候这个镇子的规矩就不适用于他们。对富有的门诺徒来说,一个尴尬的局面就是在火奴鲁鲁假日饭店的池畔酒吧里遇见其他富有的门诺徒。

驾驶课后我们又来到特拉维斯在地下室的卧室喝酒,

听廉价把戏乐队的歌。他给我看了他的《性的乐趣》一本书,包括一些长着腋毛、兴高采烈、一丝不挂的嬉皮士的木炭画。书上说胳肢窝有极强的性挑逗性。他在壁橱顶层上有一管便宜买来的威克斯凡士林,还有一只沙鼠,名叫灵魂,正在接受尾巴感染抗生素治疗。他问我冷不冷,我说不冷,我只是有时候打冷战。

我们聊了很多事情。比如他十一岁时做了一个手术,把耳朵往后压了压。我观察了一下他的耳朵。它们看起来很好。他觉得它们正在慢慢地长出来,有一天他还需要再去把它们压回去。我告诉他在我看来它们很完美。对我来说他的一切都那么完美。一切。大多数时候我甚至无法相信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作为头上着火的先驱被弄成赛璐珞一般没有生命的人,居然会坐在像特拉维斯这样的家伙的卧室里。他告诉我他喜欢配着短裤穿运动衫。喜欢穿冰球袜和格莱格·考迪亚克斯鞋。这些是他最喜欢的组合。他问我我最喜欢的组合都是些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例如,极端的组合吗?他的问题总是使我紧张,因为我知道他喜欢有新颖的回答。

他用吉他给我演奏了几首歌。鲍勃·迪伦、尼尔·杨和詹姆斯·泰勒。我不喜欢歌曲之间的停顿,因为除了说很好,再演一首之外,我不知道再说其他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说哇,太厉害了。我躺在他的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心里想着塔什,我还在想有没有可能把洗衣袋吹起来乘坐着它

飘到一个像阿尔卡特拉斯^①的地方。特拉维斯正在轻柔地唱着迪伦的“你现在是个大女孩儿”，他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轻，直到最后完全停了下来。他的手指修长，指端方方正正的。他的手腕上也戴着一条细细的皮手链。

塔什离开后打过几次电话，但后来就杳无音信了。七十年代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为了寻找和平和自由的爱情而背井离乡，但最后仍以在某一群居社区定居而告终。他们最终被洗脑，和一些长着山羊胡、自以为是新救星的男人生下一大堆孩子。不过我不相信这样的事也发生在了她的身上，否则就会和这个地方、这个镇子的结局一模一样，而且对这个镇子她从来就没有什么好话可说。我们就是一个全国性的笑话，她说。真的，她会说，我们是笑话国家笑话省里的笑话城镇。所有的人都在挖苦我们，他们越是这样做，嘴巴就越会说：我们不会屈服的！我们为正义而战斗！我们要坚定信念！我们要禁止更多的书！我们要焚烧更多的唱片！你是否曾注意到媒体把我们当作宗教怪物，对流行和垃圾毫无概念。啊，我的上帝，这简直就是侮辱，令人难以置信！我和爸爸妈妈会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听她慷慨激昂的陈词，等她讲完之后，我妈妈就会用手搂着塔什说洗个热水澡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我现在还有她的一些东西。我不会弹的钢琴乐谱。她

① 译者注：阿尔卡特拉斯，即恶魔岛，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市，本是一所关押重罪罪犯的监狱，现在则成为国家公园、一个游览旧金山热门的观光景点。

的节拍器。她的李牌牛仔标签、她的发旧了的《十七岁》、她的《女孩和女人故事》、还有她的舒适女士除毛刀。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爸爸和我常常心跳不止,不过现在已经不再这样了。我们已经变得有些怠惰了。电话铃很少响起。有一次我把这个事实告诉雷,他说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给我们打电话了。

我想的确就是这个意思,爸爸,我告诉他。我担心的是他能听到人们的流言蜚语。可是我又担心我自己什么也听不到。

有一次周末,我们都病倒了,得了流行性感冒,我们一直躺在屋子里,一动不动,连话都很少说,电话铃也一直没有响,除了星期天晚上的一次,那次就像警报一样。雷说:啊呀,感官负载。他说我的笑声太大,还说我的反应打消了他想和我幽默一把的念头,因为我:A)给他规定了一个标准,使他不敢轻易行动,惟恐失败;或者 B)不真诚。他告诉我,他认为我的笑声有点绝望的味道。还说我缺少刺激,但只要来一丁点儿就会令我一发而不可收拾。

哎,我说,你真有意思。我喜欢你不把简单的情况分析来分析去这样的做法。他说什么简单的情况。我还喜欢他在肯定了生活本来就是关于痛苦和忍受之后又分析来分析去的做法。他高兴了起来。他转了一会儿盘子。他和我在桌子上玩足球。他擦了会儿鞋油。他放大了“颂诗”的音量。

在塔什和特鲁蒂离开之后,黑暗嘴巴来到我家和我们

一起祈祷，并告诉我们不能永远在危机中生活。对吧，诺米？他说。

我想说不，我可以不费力气地在危机中生活。他伸出胳膊说握握手吧？和他握手就好像把我的手放进一碗土豆泥或者一个刚刚尿湿的尿布里。我不知道我应该赞成的是什么。

他用手拍了拍我爸爸的背，我爸爸那正准备向男人那样露齿一笑表示高兴的脸立刻变成了一副怪相。

嗯，他说，我需要去检查一下油箱里的软化盐，不过我真的很感激你到我家来，真的。

滑稽的是，这甚至连谎话都算不上。我爸爸的确需要向别人去输血一样去检查一下他的东西，比如硬水软化器。他总是对他的东西检查来检查去。他就是那种一天好几次偷偷检查自己脉搏的人。他把两根手指伸直放在手腕的内侧。是，嗯，还在这里，不错。对此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哦，这很让人窘迫，是的。他常常不说你好，而是对我说：噢，不错，你在这里。我和他之间在感情上的隔阂在这一点上是无法测量的。不过，反过来说，我从来不能完全确认他所说的“这里”是什么意思。

我喜欢坐在车道上，用我的手指压融化了的沥青。有的时候我会买回一袋袋的小假贝壳把它们插在那里。我喜欢汽车开到上面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音。我可以幻想我正在拉丁美洲的某个国家的首都，人们随意开枪表示庆祝。

我爸爸骑着他的“红色滑行者”上了路，对我说今天的

年轻人在干什么呢,我说我怎么会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嗯,他说。他在口袋里探了一会儿,然后摊开手对着我说看,吃点粉笔吧。那粉笔有点像香烟。我小的时候吃粉笔、黏土和沙子,颗粒比较小。我就是那些人中的一个。我只吃白粉笔。屋子里到处都是,有很多。我还试着吃彩色粉笔,有点油腻的味道。我还试着吃纸,不过我不喜欢。

我爸爸注视着邻居的院子。那个小女孩看起来好像有了一辆新的两轮车,他说。

我们现在说自行车,爸爸,我说。或者有时说车。他把他的“红色滑行者”的前轮放到了车库旁的混凝土架子上,然后把裤管从腿上摘下来,在进屋之前向我行了个礼。我以前从未见他行过礼。我们刚才在行礼吗?我们刚才做的是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吗?上帝,雷应该有一个比我好的女儿。他应该有罗兰·英格斯·怀德热情洋溢地给他还礼,甚至脚后跟可以啪地响一声,嘴里说着,噢,父亲,然后像一个女儿应该做的那样注视着他。我拿过粉笔用很小很小的字在车道上写上:爸爸,当我不向你行礼时候不要以为我没有向你行礼。在没有人看到之前我就用脚把它擦掉了。

我拿粉笔在几乎整个车道上写上了我最喜欢的名言。生活如是,我们梦想复仇。高更的话。

我们的邻居走了出来想看一看。她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家庭主妇,她的屁股是我见过的最平的。分配给臀部的那几绺布料在她屁股周围空荡荡地翻滚着,好像一片帆。她慢慢地走上车道,用一种像初学识字的小孩那样的声音大声朗读起来。然后她说高史,是吗?我说高更。她问我住

在一个用所有原色涂刷的房子里是什么感觉。我说我不知道。

她说真的，你怎么感觉，因此我说感觉不太好，我想。然后她抱起胳膊来看着我：不咋样。不好。真的，我问。有那么不好吗？喂，你是哪里来的？疯子城？我笑着点点头。你怎样叫那些颜色，她指着我们的房子问我。我妈妈把它们叫鲑肉色和天蓝色，我说。塔什称它们为肉色和静脉色。她讨厌这些颜色。噢，我的邻居说，那么你怎么叫它们？我看了看我的房子，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她走开了，我接着检查我的粉笔字。我喜欢大声读出我的这一至爱名言，我意识到我对它的喜爱胜过其他一切。

我从来没有梦想过复仇。

我坐在车道上，不停地把柏油塞进裂缝，我一直在那里待到阴影变得很大使我无法走出它的范围的时候。我向阿比山走去。阿比山是镇子边上以市长的名字命名的一座土堆，我在那里抽了一支“甜帽”，看着黄昏来临，远处城里的灯光亮起来。魔法的王国。

城里的灯光亮了起来，起初慢慢的，后来越来越快，好像在屈从于谁的命令似的，就好像负责开灯的那些人想好吧，一切就绪，天黑了，让我们度过这个夜晚吧。

我回到家后，在我床边的箱子上发现了一本书。书名是《地狱来鸿》。我爸爸在书里面写过一些东西。赠诺米，希望它能给你启发，亲爱的爸爸。我想：撒旦的来信？

我爸爸最喜欢的作家是 C. S. 路易斯和 W. B. 叶芝。他说他们是高明的作家。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喜欢那种被神秘的完整的首字母缩写拉着往前走的感觉。我低声说谢谢爸爸,然后就盯着我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的海报看起来。

我躺在床上想起了特拉维斯,想起了他那毛孔很大的绿色的大手和他最喜欢的组合,以及他总是在我转弯时提醒我打信号灯的情景。诺米,他说,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他人需要知道你要走。可是我后面没有人啊,我告诉他。他带着肯定的语气说有一天总会有人的。

我放上塔什的奇斯·杰瑞特的唱片,看着唱针一圈又一圈地转动,离我的头有六英寸远。我喜欢他弹钢琴的时候哼唱的样子。我决定我要喜欢任何允许他们的哼唱声被灌录成磁带在全世界发行的那些人。我想让全世界听到我的哼唱声,我想。然后我又意识到我还需要学习怎样非常娴熟地演奏乐器。头脑清醒一些吧,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在我真正死去之前把我的身体捐献给科学事业。我在想要是用我的名字命名一种疾病那么它的症状应该是什么样子。

第 十 章

你是个病理性说谎者，特拉维斯告诉我。就像那场电影里的那个家伙一样，还记得吗？

我不是，我说。

可是你妈妈，他说。和你爸爸？我是说，要是我错了，你可以记住我的话，不过……你觉得他们之间还有感情吗？

我觉得我会知道的，我说。

或者你自个儿明白，特拉维斯说。

比如说，你是个精神病医生还是什么，我问他。

不是，不过我的意思是我只是说说而已。他吹了几个烟圈。

哼,我说,你简直胡说八道。他耸耸肩。

你会知道的,他说。

啊,你杀了我吧,我回答。

我们坐在金梳子的房车外的卡车里。特拉维斯拿起我的手放到他怀里。感觉到了吗?他问。当然了,我说,我的手就在它上面。又不是木头手。

你是个病理性说谎者,他说,如果你太缺乏想象力了。恐怖,他说。

我就是不喜欢你突然间告诉我我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对他说。

我没有啊,他说,是你爸爸总是让我想起那个男孩儿,你知道吗?就是把手指留在大坝里的那个。好像永远站在那里守护着城镇一样,像个英雄似的,但事实上不是,还有点愚蠢。

那么,我说,你是在告诉我我是个说谎者,我爸爸是个白痴,同时还给我献殷勤?

不是的,我没有说你是个说谎者,你爸爸是个白痴。我只是在谈论人类的状况。

噢,我说,好呀,人类的状况。不错。泡泡里的那个小门诺派男孩突然间变成了他妈的巴尔扎克或者什么的。注意,特拉维斯,我们可是他妈的在一块野地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里没有什么人类的状况。

好吧,特拉维斯说,好吧。他告诉我我需要放松一下。

金梳子从他的房车里走了出来,来到我在的工具车这边。怎么回事,他问。

等我男人,我说。他从窗口探进头来,笑了笑。我看了看他的手。他曾经在宰杀场干过,学过怎么样把鸡腿塞在指缝中每只手提四只鸡。他会很快地用他的手猛摇一下把它们的脑子从脑干中弄出,然后扔到传送带上形成整整齐齐的一排,一共八只。他一直对塔什有意思。

看来天气要变好了,梳子说。我点点头。格林先生似乎回到镇子了,他说。

好,我说,然后把钱给了他。他从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簪子戳了戳他那金黄色的非洲发型。特拉维斯把头靠在方向盘上。

布朗先生好像会加入格利——

操,伙计,特拉维斯说。给她找钱吧。

别那么大脾气,臭小子,梳子说。他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伸长脖子往后看了一下。

我们在野地里,我说。我要把这个告诉多少人呢,我想。你以为你在找谁,我问他。联邦调查局?通常我不会顶撞梳子,他是我们惟一的希望,是我们的梅奥诊所,可是这一切实在让我恼火。

梳子吐了一口唾沫,把他的袋袋牌食品袋从开着的窗口扔到了我的怀里。看到你姐姐了吗,他问。

我会让你知道的,我说。

我等着,他说,然后抓了抓他的胯下。

我会让你知道的,我又说了一遍,我希望这次听起来更友善些。这样听起来太好莱坞,不过实话告诉你:你不能惹恼金梳子。因为他是我们镇子上能够完全自由自在生活在

教堂体制外的一个人,他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他什么也不在乎,也不会离开。他远离任何责任或罪恶感或此类的东西,因此他和艾尔顿,也就是另一个完全被遗弃的人,开着他们邋里邋遢的小房车在树丛里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我想,梳子首先成功认识到这个社区所存在的迫切需求然后单枪匹马地去设法满足它,这应该没有什么痛苦。就连门诺·西蒙斯也会祝贺这家伙实现了自我保存。他们似乎有共同的心愿要逃离这个世界,只是梳子从中捞了一大笔钱而已。

在海上晕船和在家里想家不是一回事。我坐在达奈尔面包店的对面空着的停车场上用我的粉笔在人行道上写着一些深奥的东西,看着波尔特开着他的红色幽灵在主街来回兜圈。他穿着一件剪掉袖子的牛仔夹克服,用吉非牌标志笔在背上写上赖德·齐柏,在它下面则是剩下的那个“林”字。

我真希望他能够花时间把这些字量一下,并先用铅笔描出来。我心想,真的有很多办法可以使我们看起来不像白痴。我心里数着波尔特从我身边经过的次数。二十三次。我想要是波尔特在找我他现在肯定早就找到我了。我和波尔特的惟一一次真正对话实际上是一场争吵,不过我已经忘记是关于什么的了。我能记得的就是波尔特说就此打住吧。就此打住吧。这使我感到无话可说,心情沮丧。不过,那是因为我的弱项就是结束。我讨厌结束,我怀疑任何知道结束什么时候开始的人。

我十二岁的时候，波尔特到夕阳餐馆的外面来接我，他还让我绕着乡间公路开了一阵子车。当我告诉他我要回家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父母会担心的。他告诉我他没有父母。他有父母，只不过他们已经被大炮射出了这个镇子。他和他奶奶住在一起。他爷爷住在后院里的一个小花棚里，他让人用盛人造黄油的盒子给他送饭。由于生病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上教堂了。尽管年长的人不认为酗酒是一种病，因此在教堂集会前他们并没有那样说。

太可怜了，我说。没有父母。他笑了笑说我有件东西，然后他一手举着一支烟另一手拿着他的老紫罗兰酒瓶说：妈妈。还有爸爸。他让我下车的时候，我父母正在前院里打羽毛球。我妈妈穿着她从美国买来的凯兹牌帆布衣服还有一双七分裤。当然，我爸爸穿着他的套服。他们向波尔特招手，我让他把他爸爸和妈妈藏起来，否则我再也不能和他出去兜风了。结果证明我再也没能和他一起出去兜风，因为他和一个来自马辰德的疯狂的法裔女孩儿好上了。他们现在还在一起。她通常和他开着红色幽灵在主街上来回兜圈。她坐在他的身边，几乎是坐在他的上面，抽着杜毛里艾烟，一根接一根，一圈接一圈，一晚接一晚。她真的很丑。她很少笑。波尔特总是傻里傻气地开玩笑，她就会一手推着他的胸膛把他推到一边。她穿着美臀牌牛仔，两边各有一排搭扣。波尔特有的时候会把他的红色幽灵停在假小子食品杂货店的停车场的灯光下，他会大声地演奏音乐，他们两个就会像电影《疯狂雷电路》中的孩子一样坐在车盖上。

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波尔特和指节铜套女孩(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不过她的真名对于我们这些遭受压迫的条顿人民来说很难发音,而且我们当然也非常喜欢把每一个人归纳为我们所认为的核心本质)坐在假小子食品杂货店的聚光灯下。然后他们开始跳老式舞,就像弗雷德与金姐一样。波尔特温柔地说:指节铜套女孩,你想和我跳舞吗?她说波尔特,你知道我很喜欢的。然后波尔特猛吸了一口她的杜毛里艾,手指一弹,身子旋转着到了聚光灯外的黑色沥青上。他们从车盖上溜下来,手拉着手在整个停车场上翩翩起舞。于是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看着他们,所有的人都开始哭起来,因为他们跳得是那么的优美、那么的不可救药。他们跳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向观众鞠躬,而观众们则有礼貌地报以掌声。之后他们开着“红色幻影”离开了,但在沿着主街前进的半路中他们的车子离地而起,飞入漆黑的夜空中。在我做了那个梦以后,我通过道听途说得知波尔特和铜套女孩喜欢一起在青贮塔上举行烛光晚餐,我还听说他们订立了一个生死盟约,约定没有了对方他们将不再孑然苟活。我想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歃血之盟,他们把它藏在什么地方,以及他们约定在死之前要活多长时间。他们在开始加速飞驰之前是不是一定先要在主街上兜几圈。

我也想知道特拉维斯翻版的“火和雨”进展如何,他下一次给我演奏的时候我会说些什么。他曾经在主街上接过我,并告诉我我长得有点像费德里科·费里尼的妻子。我说

她是谁。他说我不认识她。我问他噢,是不是拍《法柜奇兵》的那个?他说真是搞笑。我问他想不想和我订一个生死盟约,他说神经病。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我注意到他的脸颊上有番茄酱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我应该视而不见,而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歌曲之间我应该说些什么。

我花了太多的时间来考虑应该在歌曲之间说些什么。我会说太迷幻了或绝妙或没治了或太啰嗦或嗨,太紧张。我可能会说太赤裸裸的。但不会再说哇,太厉害了。我曾经听说一个女孩儿握着男孩的手,把它放到她的心上让他能够感觉到它的剧烈跳动。不错,我想。可是要是特拉维斯不懂我的意思我该说些什么呢。这是我的心?心跳?很快?

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感兴趣的是赤身裸体地在野地里奔跑。我也能这样做。跑完以后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躺在地上静静地凝望着天空。我喜欢需要以安静结尾的活动。有一次,出于礼貌,我正想说些什么,特拉维斯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说别说话,让我们来同时呼吸。吸气。呼气。慢慢地,诺米,好了,对。我感觉好像在接受肺炎检查似的。我想,要是有一块巨大的岩石从一百英尺高空坠落到我们身上我们需要几秒钟能滚动身子避开它。

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睡着了,因为当我醒来的时候特拉维斯坐在工具车里,我身上湿漉漉的。我走到他的窗子前面敲了敲。他把窗子摇下一条小缝。

你就让我一个人赤身裸体地躺在雨中?我问。

我搬不动你，他说。

难道你不能把我叫起来吗？我问。他说刚才有闪电，工具车是最安全的地方。我穿上衣服爬了进去坐在他的身边。

啊呀，你身上都湿了，他说。我往后移了移，向窗外望去。我告诉他他的“火和雨”摧残了我的灵魂。只不过我没有大声说出。

你知道吗，我告诉他，天下雨或者将要下雨的时候，甚至牛和马都会聚在一起彼此保护，不受暴风雨的侵袭。

真的吗，他说。

是的，我说。看这边。我们注视着马路对面野地里的一大群马。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爸爸在房顶上。上面感觉安全吗，我问。他摇了摇头。他半蹲在那里看着什么。

我把手放在嘴边，圈成喇叭状，说请从房顶上下来。我重复了一遍，从房顶上下来。我爸爸站了起来。他的头部仿佛有一道道小闪电向外闪射。他看上去就像摩西的哥哥从一座什么什么山上走了下来，但没有那么愤怒，也不显得威严。我问他在做什么，他指着檐槽说我要把这个洗一洗。我说好吧，不要摔下来。我来到自己的卧室向窗外望去。我不知道我爸爸是不是一直在故意等待雷击才爬到屋顶洗檐槽的。一大块一大块的残渣落到地上。我甚至可以把手伸到窗外抓住它们。

我姐姐拔智齿时用剩的“为你安”还在炉子上面的壁橱

里。我取出两颗,拿上我的甜帽向阿比山走去,我想看看城里的灯光。

经过邻居家的时候,他们的小孩正在玩具床上玩耍。我像往常那样转了她许久,直到我们都跌倒。我告诉她她应该回屋去,因为天黑了。她问为什么。我认为这是我没问过的所有问题中最聪明的一个。她脖子上挂着一个闪闪发光的绿色手提包。

里面是什么,我问。她把它打开给我看里面的东西:一只唇膏和一支手枪,塑料的。你一切都具备了,我说。她问我知不知道耶稣也喝酒。我说我不知道。她说你看看,没有人知道耶稣坏的一面。我从她的玩具床上走过,她抱着我的腿不放。我惟一能让她松手的办法就是同意给她做我的“著名的脸”。然后我假装我的脸不能再回到正常状态,惊慌失措。我只是照常做事,我想。没有什么激情,不过却能让她高兴得不得了。

她拿着一盒巧克力牛奶,让我看着她一口气全部喝光。喝完后,她说你听,然后就开始上蹿下跳起来。当然,我能听见巧克力牛奶在她肚子里咕噜咕噜响着的声音。

我的生活就是财富的尴尬。在去阿比山的路上我碰见了嘴巴和他的妻子,他们正骑着车玩儿。你好,诺米,嘴巴说。Vo est deet,他用我们这个民族的非日耳曼语言说。他有很多大灰牙。他妻子没有说话,做了个手势表示和我打招呼。我比以前更大声地出了口气。这是我惟一能做的表示打招呼的动作。这是我的母语,他说,它指的是刚才对我说的那句非书面语。他总是想让大家都说这种话。英语令

他感到痛苦。

他们有一个女儿住在黑森林里。她也喜欢做体育锻炼。她以前曾经是我的主日学校教师,有的时候还为我们哭鼻子,那是因为她爱我们,不敢想象万一我们都被烧成焦炭怎么办。我们教室的窗户面对着教堂后面的紧急出口,当她离开教室去拿毡状纸板的时候我们常常从这里逃跑。一谈到工艺美术她就会异常兴奋,尤其是把通心粉粘到罐子上并给它喷上一层金漆这种古老技术。有这么多方式可以为耶稣服务,她对我们说,这难道不令人兴奋吗?有一次她问我和我们班上其他女孩,要是我们都是体操健儿,不过都很胖,我们会不会想有一天出去拿一块奥林匹克奖牌?不会吗,嗯,这就是基督教教义,她说。

嘴巴的妻子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她负责基督新娘,所以她那时候可能会说话,可是你对基督新娘会说些什么呢?我曾一度非常喜欢他们的一个儿子。夏天的时候我和他会坐在停在田里的空荡荡的校车上,有的时候会拉拉手或者亲吻一下。我们不会让我们是表兄妹这个事实来阻止我们一起胡闹。我们玩公共汽车司机和迷路的女孩。他是公共汽车司机,而我是迷路的女孩儿。要是我想让他带我回家我就会让他吻我。

春假过后他开始喜欢上了另一个女孩,她给他偷了几张 STP 机油贴纸,让他贴在香蕉形自行车座上。他和她与另外一对情人一起约会,玩遍了整个镇子,直到我渐渐意识到我们完了。

嘴巴说话了。你爸爸怎么样,诺米,他问。你为什么不问他呢,我说,然后就骑着车子走开了。

我试着骑着车子往山上走但骑不大动。我每往上骑大约二十英尺就会往后倒。然后我就又试一次。要是能和其他人一起玩儿会很有意思的。这样骑车很累。它让我考虑我是不是应该戒烟了。结果我没有接着往上骑,而是把自行车放在山脚自己走着上了山。

可惜的是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处理我的烟。我曾经想戒掉。我也曾经试着改吸焦油含量少的烟,可是我觉得我永远无法忘记抽甜帽的那种感觉。这是我喜欢的牌子。这很难解释,不过能拥有自己的东西,例如牌子,感觉非常好。当我到商店里去卖烟的时候我就会自言自语哦,这不,我看到架子上有我的牌子,太舒服了。这是你的牌子吗?收银员会问,然后我就会说是,是我的。就像有些人非常喜欢某个电视剧一样,他们会说我要回家看我的电视剧了,似乎这就是他们的电视剧。就像我爸爸有“颂诗”那样的节目一样。我总是羡慕那些有自己喜欢的电视剧的人,他们每天在同一时间都有事可做。就像我的那个下了地狱的朋友。看看电视剧,下下地狱。电视和惩罚这样的东西会给我们混乱的生活带来怎样的乐趣呀!我的甜帽对我的作用就是这个。它们就是我的逗号和句号,而且它们还可能成为我的结束。等我四十岁的时候我会戒掉的。四十岁以后谁还

会抽烟呢。真的,四十岁以后谁还想再活下去呢?四十岁时,我就已经在剥鸡头的岗位上工作约二十三年了。是时候了。

第 十 一 章

你不在场的时候对你表示尊敬是很容易的。把你想象成一个具有总体计划的人。我刚才这样说了吗？

我在山顶待了很长时间。我告诉我自己等天凉下来的时候我就会回家，可是天凉下来花了很长时间。我在土地里拼写特拉维斯的名字。我练习特拉维斯帮我设计的新签名。大致上就是一个大写的字母 N 和一条直线，就像死人的心电图那样。我讨厌这一部分，可是特拉维斯说这样有神秘感。我试了试其他一些更为花哨的签名，不过都不管用。塔什曾经警告我不要那么耿耿于怀。很久以前我的名字里曾经有一个字母 a。那沃米。可是我出生的时候塔什

还不会说这个词。我们的名字是那塔什和那沃米。

我们要一起到布拉格居住,因为塔什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坐在外婆家的树上,她告诉我在一个叫哈萨克斯坦的地方有一些门诺教徒的小殖民地。二战期间,斯大林把他们安置在了那里,让他们干体力活。他们的一个家庭有二十个孩子。你说,她说。说哈萨克斯坦。我说了一遍,然后她说不,真的说一遍。就像刀子切东西一样。它现在已经成为我最喜欢说的词。这样大有裨益,她说。“大有裨益”是她最喜欢的另外一个词,尽管她从未说过什么对什么大有裨益,而只是说大有裨益。我不停地练习说哈萨克斯坦直到我最后完全说对。

有一天我会到那里去的,诺米,她说。我们要解放那些孩子,把他们带到布拉格,这样他们就可以和他们可爱的捷克小情人坐在露天酒吧说笑、喝酒。我也曾想说笑喝酒,只不过不想和那些成群结队的被解放了的门诺教孩子们在一起,不过我还是点了点头说好吧。

天终于凉了下来——一阵微风从北方吹来,要是风中没有带着死去的家禽的味道将会是多么的惬意——于是我回了家。

我在大马路上看到了奎林先生和他的小儿子,他正忙着系鞋带,没有注意到我。我觉得他儿子现在还没有睡觉有些晚,不过我想,奎林先生知道他在做什么。或许他正在夜间散步。我很小的时候特鲁蒂经常带我在夜间散步,我们会谈论月亮、星星以及上床前我们应该吃什么“夜间

午餐”。

那时候我假想中有一个朋友，他恨我，想把我杀死。夜间和特鲁蒂散步能帮我忘掉我的问题。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爸爸坐在他的黄色的草地躺椅上。在练习坐椅子吗？我问。他闭着眼睛像黑手党头目那样耸了耸肩，就好像他必须要做他应该做的一样。我不想承认这个，但是特拉维斯说的对。我可以想象我爸爸永远站在那里，一只手指插在大坝里，正在拯救用挖苦回报他的镇子。而且他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他知道但毫不在乎。或者他知道但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我回到我的屋子，静静地放上凯斯·杰瑞的唱片，然后躺到床上。我站了起来，走到厨房喝了一杯水。我看见我爸爸已经回到屋里，正在和厨房里的餐桌进行对眼竞赛。我拿着水对他说晚安，他也对我说晚安，但是他说话的方式让我觉得他可能连这个晚上都无法挨过。我想：他要到明尼苏达去喝咖啡。我敢肯定。他会在另一个国家开着车到处乱转，在他剩下的现有家庭成员睡觉的时候收听宗教节目。

我回到我的卧室，躺在了床上。我看着枕头旁半墙上的旧血迹像往常那样考虑要不要拿一块抹布把它擦掉。这块血迹来自我的脸上，是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落在沙砾上后留下的。

我歪歪倒倒地骑着我的小自行车，带着为塔什买的一箱靠得住卫生棉回到了家。十分钟前塔什在卫生间里压着

嗓音朝我发号施令,让我从爸爸的写字台里拿些钱去买些卫生棉回来,免得她把“整个臭屎碗”填满。这些箱子很大,有一个小电冰箱那么大,我把其中一个平稳地放在我的把手上,结果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的前轮磕到路边,失去了控制,我脸朝下摔到了不知谁家的鹅卵石车道上,而塔什的卫生棉则飞到了路的中央,血再一次从我的脸上涌出。

最后我只好跑了几趟路把自行车和箱子分别搬回家,当我终于到家的时候,塔什说天哪,我还以为我要一辈子孤零零地坐在那个臭桶上呢。我回到我的卧室,躺在床上,从我脸上把小沙砾和血的凝块挑出来,就像书写汉字一样抹在枕头附近的墙上。如果你仔细看我的右脸颊的话你就能看到一排小孔,仿佛埃罗巧克力上的小气泡一样。最让我心烦的是墙上有一块棕色的血迹,像查尔斯·曼森那样的心烦。不过我也喜欢它,因为每当我看到它的时候它总能提醒我现在脸上没有流血。这些都是传达希望的掷地有声的话。

特鲁蒂有她的孩子、丈夫和书。她有一辆车、一件睡袍以及镶白边的窗帘。她有朋友。她沉着冷静。万事俱佳。她住在一个镇子里,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她是谁、她从哪来。有时候这令她非常生气,不过大多情况下她非常喜欢这样,因为这使她感觉她是某个东西的一部分。她相信上帝和天堂。

她常常谈起他死去的父亲,我的外公。他的名字是尼克德姆斯。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尽管有的时候他会记不

起她的名字来。甚至在他身强体壮的时候他有时也会记不住他的十四个孩子的名字。他们中有一半已经夭折了。我们的小卧室里的书架上放着他那本又破又旧的圣经,这是我们记录生与死等重要事件的地方。尼克德姆斯一个人负责记录所有的重要事件,不过有的时候我外婆也可以给他纠正一些错误。他曾经以为他的儿子彼得的名字是沃尔特,但事实上却应该是阿尔伯特。沃尔特是他们以前生的但已经死去的一个孩子的名字。我外婆曾两次划掉沃尔特,在彼得的旁边写上阿尔伯特,先是在出生栏和然后是在死亡栏。有一处她曾经划掉了他写的米娜,写上敏蒂。她还纠正过他写的乔治和海伦。

我觉得我外公尼克德姆斯是我母亲心目中的英雄。她怀念他。她怀念坐在包小甜饼的纸上溜梯子的时光,怀念她让他用自己的怀表给她掐时间的那一刻。她怀念他踩着高跷在院子里乱跑,然后在她二楼的窗户上敲窗的日子。在她十三岁时他教她学开车,他派她一个人开车到安大略短途出差。她喜欢开车。特鲁蒂和雷经常出去兜风,他们中间的座位上放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白箭口香糖纸。他们会开车到边界附近的镇子上吃午饭或甜食,或者只是喝一杯咖啡。

在教堂里她是声音最洪亮的一个唱诗者。她知道所有赞美诗的歌词,而且每当她唱诗的时候都会令我想到一只小鸟或者一名刚刚从牢笼里放出来的政治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经常把头偎依在她的怀里。我可以看到她的汗毛一根根地穿过她的尼龙长袜。她会在我的背上摩挲。圣餐

会的时候,女人们隔着尼龙长袜相互给对方洗脚。噢,她说,很快就干的。她会打响指。不过,男人们会脱掉他们的袜子,在这场足底恐怖风波中我当然也有一份。

教堂礼拜后,她会毫不犹豫、干脆利索地说一句我们走吧。你本应该沿着教堂走廊到后面和嘴巴及各色普通信徒握手,不过她通常会抓起我和我姐姐的手把我们从管风琴旁边的前门带出去。她会舒一口气说,里面太热了。我需要新鲜空气。

我们会坐在车里等爸爸,因为他总是沿着教堂走廊到后面和其他人握手(你本应如此的),不过他总是花很长时间。我们的车通常是最后一个离开停车场。

当我们等着爸爸在里面说完话的时候,我妈妈会直勾勾地盯着前面看,脸上带着一种非常滑稽的笑容。有时候我爸爸会走出来说我想我会走着回家,她就会说噢,你早不告诉我。我和女儿们一直坐在这里等你。好吧,我爸爸就会说,我们开车回家。不,我妈妈会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你还不如走回去,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吗,我爸爸会问。啊我的上帝,我姐姐就会说。你想吗,我妈妈会问。我计划这样来着,我爸爸会说。那么好吧,她会说。于是他就会走回家。他爱她爱得一塌糊涂。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对门诺·西蒙斯来说我可能令他失望,不过我想让他知道我用他提供的原材料刻出了一个新的信仰。我至今仍然相信有一天我们四个人会相聚在纽约城。卢·里德也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会一直睡到中午,然后在中央公园

玩塑料飞碟,然后我们会看着他在俱乐部里玩。我们会做他的巡回演出经纪人。人们会说喂,那是卢·里德和他家的门诺经纪人吗?

特鲁蒂喜欢谈论她的童年。噢,这个地方我说了算,她会说,她指的是这个镇子。我妈妈家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家庭。我姐姐就会笑着说什么地方?这个镇子就像电影里的一个场景一样。任何真实的事情都不允许发生。这是个鬼镇。这里是布里格顿。

我妈妈告诉她我们说不定就留在了俄罗斯,看着我们的谷仓被付之一炬,我们的内脏被刨出体内。在战争期间,她说,性情古怪的人是第一个上剁肉墩的。

噢,这是个新奇的想法吗?塔什会问她。

我是说他们离开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有带,我妈妈会说。或许只有一打圆面包。或者几条毯子。他们大多数人都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逃离。好了,这只不过是陈词滥调罢了——月黑风高,塔什会说。人们白天也会逃跑的。

很多家庭在路上失散了,我妈妈说,或者死去,被抛弃在路边。没有时间埋葬他们。我们很幸运,他们让我们来到了这里。

我姐姐就会说哦,真的,我感到真幸运啊。从十四号囚房到五十四号工作室。当她这样说话的时候我妈妈总是朝她笑一笑,然后塔什就会乖乖地把她的双颊吸回去不再言语。

我外婆一直想让我妈妈把她的房间收拾得更干净一

些。你是不是需要点鼓励,她问她。我妈妈说不,她不需要鼓励,因为她对房子干净不干净不会那么在意。干净的房子,我外婆说,就像一张名片。当神提来临的时候你就会出局,主会降临在我们身上,进入你的家,他就会根据它的清洁度知道你是不是他的绵羊。那又怎么样呢,我妈妈问。她会等你回心转意,我外婆说。要是我的房子乱七八糟呢,我妈妈问。他会悄悄地离开,我外婆说。哦,我妈妈说,我明白了。我从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明白了或者她只是说说而已,或者她只是在保持一种令人恼火的茫然的神态。

我们家在混乱程度上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我爸爸会叹一口气,然后会逃遁到他的同位素和碳的世界中。我知道放射性元素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由于原子核的放射,它们会随着时间失去一部分质量。

可是谁在乎这个呢?我问我爸爸。

嗯,他会用拇指和食指托着下巴回答说。为了变得更稳定一些这些放射性元素会衰变。我更喜欢这个,他说。热力学第二原理就是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我爸爸和他的第二原理。

不要说话,我会说。我会用手把他的嘴捂住。

我妈妈喜欢玩荷兰闪电战,这是由宾夕法尼亚的阿门派教徒发明的一种纸牌游戏。我们是彼此的分支,尽管他们会更多地受到真实世界的困扰。

这个游戏和速度有关。特鲁蒂经常让我半夜不睡觉,这样就可以有人和她玩荷兰闪电战。她对荷兰闪电战如痴

如迷。再玩一盘,她甚至会在两盘牌之间洗牌的时候这样说。我会把头放在桌子上,闭上眼睛。有的时候当我们在玩牌的时候塔什会回来,她会说噢我的上帝,你们在玩荷兰闪电战,特鲁蒂就会说好,就这样,我不玩了,谢谢诺米,很好玩。我想她是在通过玩荷兰闪电战不使自己睡着,等着我们所有的人都安安全全地回到家。可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从表面上看她从来没有担心过。她讨厌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痛苦,尽管总有一天她会这样做。

有一天嘴巴来到我们家想和她到外面的车道上单独谈谈。她说噢,看在彼得的面上,汉斯,怎么回事?我和塔什就从屋里通过起居室的窗户看着他们。她坐在汽车的行李箱上,背对着我们,嘴巴站在那里,双臂交叉在和她说些什么,还会偶尔听她说一会儿。尽管我们看不见她说话。有的时候她的手就会向上抛出,做出那种所有人都知道的无助的姿势。然后她会弯下腰用手托着脸。我能够看到她的脊柱像龙骨一样紧绷起她夏天穿的罩衫。(我刚才用了“龙骨”和“罩衫”这两个词。我七十岁了。)我问塔什他们在说什么,她说她怎么会知道。

有一次,在嘴巴说话的时候,她转过身来看了看我们向我们挥挥手。她招手了,我对塔什说,塔什说她不是瞎子。

她很高兴,对吧?我问塔什。否则,她为什么招手?

那是不自觉的,塔什说。母亲们都招手。我们应该笑一笑。我朝向我招手的妈妈笑了笑。塔什没有。

她在哭吗?我说。喂,塔什,她在哭——……你应该向她招手。

他想让她做什么,塔什说。她用自己的唾沫吹了一个泡泡。

什么?我问。你是什么意思?塔什指了指他们。

看那个蠢货,塔什说。看他的蠢……

嘘,我说。我用手捂住她的嘴,她把它拉开对我说走开。她站起来说,OK,这就是一个经历了五百年时间最终以失败告终的实验的结语。

什么?我问。

什么?她说,然后起床去放上了一张唱片。

嘴巴似乎想多谈一会儿,可是我妈妈已经从汽车的行李箱上跳了下来,正在慢慢地远离他朝房子这边走过来。她不停地点着头转过头来看着我们,好像在说不错,好吧,可是我现在要回到我的孩子身边。最终他离开了,她回到了屋子里。他想干什么,我问她。她说噢,哼,没什么。没什么?我问。她笑了笑,走进厨房添了一锅水。我跟着她。没什么?我问。他想让我在教堂里的图书馆工作,她说。比如说,是工作吗,我问。对,她说。你会吗,我问。我当然会了。然后她就用那种我既欣赏又厌恶的笑容笑了笑,是那么的爽朗,那么的虚假和恐怖。

第 十 二 章

我十一岁、塔什十四岁的那年夏天,我妈妈和她到伍兹湖的一个岛上的基督夏令营工作了两周。现在你能照顾你爸爸了,是不是,她问我。会很不容易的,我说。是的,雷说,不时地往笼子里投一块肉就可以了。

塔什特别的兴奋,因为这是一个男孩儿夏令营。我妈妈要到诊所里工作,塔什到那里只是随便玩玩,扮酷,让男孩子们疯狂。

我爸爸和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了接字母的习惯,一直到现在。我从阿尔法盖提开始,然后拼面包和蛋糕。之后,我爸爸就带我们出去到夕阳餐馆玩,因为我想不

到以字母 D 开头的词了。

塔什从夏令营回来了,她告诉我她和一个名叫梅森·麦卡克拉利的少年夏令营管理员有了一段最令人难忘的浪漫史。上帝,就连名字都不一般,她说。他对她好像着了迷,老是让他所管的九岁大的营员在营帐里睡觉,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裸泳。可是,好吧,我说。难道整个夏天你不是岛上惟一的女孩吗?她朝我噓了噓,举起手来,就像一个爪子。这让我想起我们在后院里玩的“白色魔牙”游戏。

她告诉我她和我妈妈乘着营船离开小岛的时候梅森站在船坞上向她飞吻,然后又说啊我的上帝,太温柔了,他穿着衣服潜入水中,假装向船游过来,因为他不想让她走。他有没有游到船上,我问。没有,显然没有,她说。船上有马达。那只是个表示罢了,诺米,爱的表示。她告诉我梅森答应给她写信,还说等他夏天过后离开那个小岛以后他们说不定将来还会相见。

秋天到了,他仍然杳无音信。塔什说他很有可能忘了她的地址,他就是这样子,不过他曾经告诉她他们在他们校队里打篮球,他来自一个小镇,他们队有时候会和我们学校的男生篮球队比赛,因此她开始去观看每一场比赛,尽管她讨厌体育。有一次他们镇子的篮球队来到了这里,她问所有的人他们知不知道梅森·麦卡克拉利,他们说不,他是谁?整场比赛她坐在那里假装为我们队加油,还总是笑着想不哭出来,流下羞辱的热泪。当她沿着高速公路走回家的时候,她想要是扑倒在拉牲畜的卡车前面会是什么感觉。她不知道谁会想念她,真的,她的结论是没人会。事实上,她

没有告诉我这个。我是从她的日记中知道的。我对“羞辱的热泪”印象很深。

从那以后我一直试着好好对她,当她要去做哪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说你一定要去吗或者说我希望你会回来,但是她不知道我究竟怎么回事。后来她烧掉了她的日记,这场仪式标志着她的小女孩时代的结束,她把纸灰扔进了拉特河,真正成为了一个经受过苦难磨砺的妇女。

最近,我在她的梳妆台顶部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小卡片和写着她名字的一个信封。那塔什,我的爱人,“主会永远引导你向前,满足你对美好事物的渴求,使你骨骼强壮;你将会像一个被浇灌的花园,像一眼清泉,涓涓不息。”我祝你欢乐、和平、心想事成。我将永远思念你,我的思念将是爱的思念,祝福的思念。我会想象你平平安安,美丽漂亮。妈妈。

真是令人不解。特鲁蒂是不是早就知道塔什有一天会离开?或者特鲁蒂一直在揣度她自己要离开,然后就把这张卡片藏到了塔什的梳妆台里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卡片在哪里呢?塔什是在我妈妈离开几周前走的,这有可能意味着……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妈妈知道塔什要离开镇子才对塔什说再见,而塔什在离开前却没有看见这张卡片或者她看见了又忘掉了,也可能我妈妈是在她自己要离开前早就在和塔什说再见了。这是一场彩排。在她真的鼓起勇气离开前的彩排?在她感觉到为了雷她应该离开之

前？到处都是问题。人都可以在这些问题里淹死。

特拉维斯今天为了他爸爸拉上了百叶窗。我们坐在停在我们家车道上的他爸爸的工具车里，他告诉我我应该吃口服丸。我想对，可能应该吧。好主意。特拉维斯已经辍学为他爸爸干活，同时也在自学些东西。他刚刚十八岁。我喜欢让他讲一些故事，让他更加坚信上学很荒唐。

我告诉他我们英语老师不知道遮阴布是什么东西。他称之为特殊放大的性器官。遮阴布在莎士比亚时代是盛极一时的流行服装，特拉维斯说。他说“盛极一时的流行服装”的时候让我有点心烦。我告诉他在我们的生物老师给我们讲生殖系统的时候他是怎样指着头顶上的阴茎嘟嘟囔囔地说呃，不发挥功能。类人猿，特拉维斯说。我心里暗暗记住回家后要在字典里查一查遮阴布和类人猿这两个词，然后他就去拉百叶窗去了。我要和我们上历史课的班到一个农场主的地里捡石块。据说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的的生活是多么美好。

我们几个在田里用石块拼出 SOS 三个字母，尽管除了一架喷洒农药的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外再也没有其他人。我们几乎被那农药窒息而死。火辣辣的农药把我们的眼睛灼干，到了几乎无法眨眼的地步，真是可怕。奎林先生不得不打开急救箱寻找眼药水。

我发现一张在田地里乱飞的纸条，已经被从中间撕成两半。上面写着：我在静坐示威，我想喝醉酒，可我在 S. H.

没有小孩叫安德鲁。我丑可这一点上其他人抱怨。所以有一天你和一个性感家伙私奔，哈哈。哼，醉鬼，我和舍利斯那样我想你要是忘了我的裤子我只当一会儿我姐姐希望你不要忘记你应该甩了你什么都能做她向来都是母狗，你不要做已经，到处乱逛，她会抓住你的玩意！我很忙，我是不是你的妞。我一直都是花花公子。你的妞！

我们几个人到处寻找另一半，但是风可能已经把它刮到了另外一个镇子。我很清楚我的妞在说什么，因为我也说过一半我想说的意思，只有一半能看明白。我承认，这是对我的交流技巧的一个很大度的评价。

从石块地里回家的路上我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关于一个人的事情就是使其能成为人的事情，想到这个很令我伤心，但这是一种令人欣慰的伤心。某种伤心就有这样的效果，这种伤心用十二种不同的语言对你说欢迎回到家。

当我们回到学校时，校长告诉我们他已经取消了放假前最后一天在餐厅里的皇后城孩子戏团的演出，因为有许多家长抱怨说这样会带来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分到了一些药片，这些药片可以把我们的嘴变成粉红色，表示我们有蛀牙。在这里计划赶不上变化。

放学后我回到家午休了一会儿。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胳膊上有几处被咬过的痕迹。我试着咬了一下我的胳膊，上面的图案相互吻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精神错乱的开始。我的那张《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海报又落到了我的

头上,因为雷不喜欢在墙上钉图钉。我的嘴把我的诺亚方舟枕套染得到处是粉红色。我心想:世界上的人可以被分成两种。我的思绪停在了这里。特拉维斯曾经建议我扩大范围,完成我的想法。他说我应该做个列表来改进我的想法。噢,这样会管用的,我想。

1. 谈话要选择的主题:以后再填。
2. 行动计划:读哲学(阿尔波特·加缪的《局外人》)。
3. 对新闻作自己的评价,有可能的话看一看世界新闻栏目。
4. 让自己变得真正幽默滑稽。
5. 弄清楚存在主义的当前定义。
6. 职业选择:督学、城市规划、拓荒、自由职业侦探、水下探险。

7. 性格发展:读荣格、阿德勒、弗洛伊德。听果酱乐队。

我走进客厅看着那一堆堆的报纸。我读了起来:一九八二年夏天是海军条纹流行的季节。

我回到我的卧室里,跪在床边,就像我小的时候那样。我双手合拢用拇指上面的关节紧紧顶住我的前额。亲爱的上帝。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也不知道我是谁。显然你知道。嗯,……太好了。没关系。你的名声在这里太坏了。你应该知道的。哦,我猜他的确知道。救救我吧。或者在方便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逃走。真蠢。我在做什么?我想这是祈祷。我感觉像个白痴,不过我猜你早就知道了。

我姐姐说神就是音乐。再见。阿门。我躺在床上，等待着那种浓浓的甜蜜的感觉从我的身上拂过，等待着那种幻觉般的半意识状态的到来，故事从这里开始，自在地存在，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闭上你的眼睛然后屈服，放松，再屈服，再放松，放松，松，松，松。

第 十 三 章

一天早上,手臂舅舅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婶子高娜德悄悄走了进来,发现我们在和窍门套近乎而不是她丈夫,特鲁蒂因此丢掉了她在孩童寄存室的工作。

有一段时间,手臂舅舅让我妈妈带着一帮女孩,包括我和塔什,到臭烘烘的安详居去给世界上最老的门诺徒唱赞美诗。他们蜷缩着身子坐在带托盘和油箱的轮椅上,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中有些人就会呻吟着探出他们像纸一样薄的满是斑点的手来想抓住我们,他们的手仿佛来自上个世纪。其中有一个人把他那湿润的嘴唇咂四十遍,挥着他惟一的一只好手,直到护士让我们过去唱“耶稣是我们的挚

友”，他会和我们一起唱起来，但唱得却既非歌词也非旋律。其中有些人用手抓我们的时候是那么的令人不可思议和恐怖。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想拖着我和他们一起回家到天堂去，或者他们孤注一掷，想让我把他们拖回到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回到能够跑步、玩耍和自主呼吸的生活。一个衣着优雅的女人有时会从她的屋子里走出来听我们唱诗，她看起来似乎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但显得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有一次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走到她那里说你好，我叫诺米，她对我说你下地狱去吧。

我和塔什恳求特鲁蒂不要再带我们到那里去了，她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猜我的生活最终就会这样。首先是大约五十年的杀鸡生涯，然后就会是安祥居。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解脱呢。很有可能我也会成为那种老女人，让友善的小女孩下地狱去。

在安祥居工作之后，特鲁蒂在教堂找到了一份工作，是那里的图书管理员。从人类学角度来讲，她非常喜欢和人打交道，所以开始的时候这份工作还很不错。她喜欢帮助人们找到他们寻找的书。你想借三个星期吗？她会问他们。标准时间是两个星期，但是我妈妈想让他们看完这些书，而不用担心还书的日期。

有的时候她就会让我和塔什不去楼上的教堂，而是和她待在一起，帮她把书放在书架上，在书脊上贴上号码，或者读书。我们读完了糖溪帮丛书中的每一本书，这些书讲的是一群淘气的信仰基督教的孩子们的故事。糟糕的事情总是发生。他们总会遇到麻烦。但是他们总是、总是最终

学到什么是罪恶和原谅。我们读了很多比利·格雷厄姆写的书,还有的书告诉我们当你的丈夫下班回家的时候要安静、讲卫生,还有一些书是关于怎样惩罚你的孩子的。

还不错。我喜欢图书馆的气味。暖气片嘎吱嘎吱或者叮当作响的声音吓得我们魂飞魄散。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在图书馆里的时候,塔什和我经常假装我们是德国间谍,我们称彼此为波拉茨和斯特拉茨。我们经常把情报藏在书里,然后给对方留下一些找到这些情报的线索。说不定在比利·格雷厄姆的书里面现在还有些小纸条,上面写着:今天下午我接受了酷刑,不过我还行。八点钟在于博斯旺可酒吧见面。波拉茨。

有的时候家长们会把他们的孩子带到图书馆里,在那里训斥他们布道的时候不规矩。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三岁的小孩儿尖叫着说:我没有咬他!我没有踢他!我没有掐他!我是一个好基督徒!

教堂礼拜后我爸爸会到楼下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回家。看起来我妈妈好像在图书馆有很多活干。我爸爸有时候会做一些新书架,她就会坐在桌子上荡着腿告诉他应该把书架放在哪里。嘴巴告诉她他很高兴看到她在自己的工作中积极地充当主人公的角色,同时还是基督的忠诚战士。我爸爸很高兴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去帮忙。他只是想和她在一起。在哪里无关紧要。

谈到忠诚战士,塔什就不是。她偷偷地把自己的耳朵

用针和土豆扎了个孔。她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是半闭着眼睛,而她以前从未如此。有的时候她会嘟嘟囔囔说些什么,但如果你要问她说了些什么,她会说会说没什么,算了吧。她开始在洗澡的时候把收音机和蜡烛带到洗澡间里。我爸爸就会把她的收音机用电工胶布粘到台子上,这样它就不会掉在洗澡盆里砸死她。她把帕蒂·史密斯的歌词写在她卧室的墙上,还有她自己的词:不要把你的多愁善感强加给我。

她开始和伊恩一起鬼混,他穿的不是格莱格·考迪亚克斯鞋,而是带着链条的摩托车靴。当他们在镇子上散步的时候,他会把他的手放在她的屁股上。不过他们并不经常散步,因为显然他们不想走路。他们也从不跑步。塔什曾经警告我不要跑步。跑步是白痴和孩子做的事情。伊恩有一辆雅客厢车,它的红色已经褪去,后面也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垫子和一个车用冰箱。他们都刺了情人纹身,是一些蓝色的小星星。伊恩有时会涂眼睑膏。塔什还教他怎样涂得厚厚的,这样来突出他的瞳孔,让他看上去像一个死人一样。他喜欢脖颈的背部。他把它们比作阴道。他告诉我什么是有丝分裂。我喜欢他说双女细胞这句话时的声音。我喜欢他拉着我姐姐的手的样子,好像他敢肯定她会让他拉她的手。他有一双湿润的棕色眼睛,胳膊真的很长,他的嘴巴像凯思·理查兹一样稍微有些地包天。有一次他给了我五块钱让我走开。

塔什一个晚上就蹿高了。我妈妈说,塔什,你肯定是睡

觉的时候蹿个子了。塔什说她认为在睡觉的时候蹿个子是不可能的,特鲁蒂告诉她当然有可能,塔什就说是吗?真的吗?好吧,怎样?她喜欢装出自己是一个破罐子破摔的女孩,但是我觉得特鲁蒂只是在任由她怎样,听她插科打诨,因为塔什再也没有当着我们的面笑过。嘲笑总比不笑好,我想。

早上她来吃早饭的时候,我们都盯着她看。她真的比前一天高了一英尺。你是不是踩着什么东西,我妈妈问。你的关节疼吗?啊我的上帝,塔什说。特鲁蒂抱住她问她一个仍在睡梦中长高的女孩怎么会这么刻薄。塔什对她说这有点道理,也就是没有道理,不过至少她们还在说话。塔什有一件吊带比基尼内裤和一件淡蓝色的胸罩。我喜欢看着她早上上学前穿衣服。她喜欢听着拿撒勒的“爱令人痛心”穿衣服。每天早上都是如此。我们所有人都会准备上学或者上班,我爸爸在刮胡子,我妈妈在准备午餐,而塔什的立体声喇叭里会传出爱所能做的一连串坏事。我喜欢她很专业地戴上胸罩的样子,系紧前面,然后甩到后面,把两只胳膊很平稳地从带子中间穿过。她放学走回家后能够一边在衬衫下面鼓捣一边把胸罩摘下,然后从袖子里拽出来。她穿一件橙色男衬衫,有时候是白色的,一条超低腰李牌牛仔裤,上面有一条皮带,皮带上有一个威尔森枪扣,她还戴一条紧贴脖子的项圈,是用白色皮革织成的,中间穿了一颗蓝色的珠子。她的头发又黑又直,从中间分开。她的皮肤非常苍白,有着和雷一样深绿色的眼睛。她把她的牙齿保养得非常好。她把用涂蜡绪丝刷牙这个概念引入到了我们

家。她的香水是爱的宝贝柔软香水。她教我怎样向外喷香水,然后穿过香水造成的雾团,这样身上就带了一种暗香。她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含义。她在她的一条牛仔裤腿上滴了三滴白漆,还写了很小的草写小字,周围有粉红色的镶边:吃屎吧,去死吧。她有真正的教科书。数学、科学……她是我梦寐以求要做的人。

我忽然想到了她,就像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人的思念一般,这或许是因为六月间晚上五点三十六分的灯光,也或许是因为那夹杂着喷洒器的水的灰尘的气味或者是邻居家小孩尖着嗓子喊我要杀了你的声音吧。我的头仿佛在晕眩,似乎我会随时跌倒并晕过去。就好像我的后背挨了一枪。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感觉,一种并不轻松的感觉。随后又消失了。就是这样子。但是,它让我筋疲力尽,就像中风一样。

今天我在笔记本的边上写满了特拉维斯的名字。我擦掉了所有的特拉维斯,但书写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我还在上面留下了我的右肘印。要是将来某个时候我找不到我的牙齿,用它来辨认我的身体会很有用处的。

他不让我叫他特拉夫。特拉——维斯,他说。

你知道吗,他问我,君特·葛拉斯把我们称为粗鲁的人。真他妈屁,我说。我本来以为他在开玩笑,但特拉维斯说不,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没有任何底气来解释什么,因此只说了一句噢,对,我知道。

特拉维斯在他卧室墙上的地图上给我指了指维斯图拉河。还有但泽,也叫但斯克。我看着他的手指在维斯图拉河周围像蛇一样弯弯曲曲地指着感到我的胃在翻滚。我在想象我们这些人的粗鲁。他们做什么,我问特拉维斯。他耸了耸肩。他们焚烧了饲料加工厂,他说。不属于他们的饲料加工厂。噢,我说,这太粗鲁了,对吧?

特拉维斯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衬衫下开始吸我的脖子。要是我的姓是葛拉斯就好了,我对他说。

那就改吧,他说。

我只是开玩笑罢了,我说。特拉维斯说噢,然后我告诉他我说话几乎从不当真,他问我为什么,我犹豫了一下说我原来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 I 从来不知道要说什么,可是我感到一种压力,觉得需要说点什么,但是当我说出口的时候却不能令人相信,没有一句话有什么意义。

他把手指向下滑到了我的两乳之间的地方告诉我我有点出汗。我知道,我说,我总是紧张,除了被人用石头砸的时候,不过,即便是那个时候我还是感到紧张。

诺米·葛拉斯,他说。还真不错。

我笑了。我不能改名字,不能,因为如果这样我母亲或我姐姐怎样找到我呢,不过我没有把这个告诉特拉维斯,因为他可能会说啊上帝,不,诺米,不要再提你那码子事了。或者类似的话。

你为什么不给我弹你的歌呢,我问他。什么歌,他问。我的歌各种各样。

哦,你知道的,我说。

“火和雨？”他问。

是的，我说，它或许会让我放松的。

你弹，我给你画像。

就像素描画吗？他问。你会画画？

我说不会，不过没关系，因为这将是一个男孩给一个女孩弹吉他的抽象表示。它将用木炭表现我的感情。我觉得这听起来非常酷，特拉维斯似乎也这样想。当他唱完歌后我给他看了我画的像。

这些人是谁，他问。

葛拉斯家庭，我说。

你画了你们家来表示我给你弹奏我的歌曲？他问。他看起来很失望。

对不起，我说。我画的是你在唱那永不休止的什么和不什么的日子那一部分。

什么？他说。怎么会是……我慢慢地在他的嘴上吻了一下，闭着眼睛抱着他的头使它不能随便动，我这样做了很长时间，甚至当他想用手搭着我的肩膀把我推开一点，脱下我的衬衫，用一只手放上一张唱片，关掉灯，把他床上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拿走，把吉他移到一边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吻他，吻他，直到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早就不再哭了。

他走到楼上给我倒了一杯水，拿了一根硬香肠，对我说我瘦得皮包骨头，但是很性感。

你真美，我告诉他，还……有点坏。不，我没有说后面的。他说他喜欢我偶尔采取主动，我说好吧，宝贝，你真的“schteck me ohn”，在我们镇子里意思就是宝贝你点燃了我

的火(如果耶稣真的在上面注视着我,他肯定会阻止我向那些我想讨好的人说这样的傻话)。我把灯打开又关掉,而他还像平时那样给我学唱唐娜·桑玛,逗得我歇斯底里地笑个不停,并且还担心我是不是一个得了躁狂症的精神压抑者。

我有一种感觉,一种隐隐约约的怀疑,我觉得奎林先生认为我疯了。

我的意思是,这正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家的历史或什么的。由此所引起的问题。混乱的结局。镇子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吧?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可能在想喂,这个女儿确实有她的道理。我不会责怪他什么的。你怎么能和疯狂基因争论呢?不过不要着急,我会待在那里的,我会记着穿好自己的裤子的,等等等等。我的作业曾经帮助我集中精力组织好我的一些思想。很快我就会开始我的“前安详居”时期,宰杀家禽,这样应该有助于释放我积久成疾的精神失常行为。

可是,一想到奎林先生认为我是个疯子我还是觉得有点烦。并非因为如果我想办法让他相信我不疯会让我心烦。今天课上他坐在我的桌子上告诉我星期天早上在东村修剪草坪是违法的。告诉你爸爸,他说。你知道有个星期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他在外面修剪草坪吗?

第 十 四 章

看来我妈妈喜欢她在图书馆的工作,而我爸爸则喜欢她。塔什喜欢伊恩,我喜欢塔什。但是我们家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我不知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太年轻了,还不能理解哲学上的感情转移。每个人的眼里都有一种我无法解释的神情。就好像他们能看到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好像我又回到了四岁,躺在车的后座上假装睡觉,而我们家其他人则坐在前排商量着一些我似懂非懂的事情。一天晚上我听到我爸爸对我妈妈说:我不能不想到我们现在的美好时光将会成为以后痛苦的回忆。然后又听到我妈妈说,好了,亲爱的。超级骗人精,我想,现在我爸爸已

经开始为将来哀悼了。

塔什开始和伊恩在外面待到很晚才回来,当她回到家的时候她会径直来到她的卧室把门摔上。嘴巴经常到我们家来和我父母谈话。他有的时候会带着高娜德婶子,我妈妈就会拉出电视托架然后给他们倒茶。嘴巴会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躺椅上,他的一只裤腿会高高地捋起来露出他那闪亮的无毛小腿。完全是骨头。我就会时不时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偷偷地瞟一眼他的腿,寻求刺激。不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想告诉塔什,这种离奇的细节肯定会让她发笑的,不过当我在她卧室外敲门的时候她说滚开,转转头。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小的时候怕黑,我觉得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了耶稣就站在我的床边,他手里拿着一根垒球棒,正准备站稳身子打我的头,因为我那天对旺达·亨泽尔说了谎而没有请求耶稣的原谅。我跑到我父母的卧室,藏在床下,最后睡着了。

当他们上床的时候我醒了过来,我听见我妈妈问我爸爸所有东西都到哪里去了,我记得我当时还想是不是我们遭到了抢劫。我想我们会失去塔什的,她说,然后就开始哭了起来。我听见我爸爸一言不发地在床上挪动着把她搂在怀里尽其所能地安慰她。我等到他们睡着以后回到了我的卧室开着灯睡了一夜。第二天我和我爸爸到教堂去,我妈妈告诉他她不能和他一起去了,因为她不太舒服。我爸爸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被关上的卧室的门。从客厅里我能够看到他在黑暗中的轮廓。然后他敲了敲塔什的门说塔什:

该起床了。她对他说下地狱去吧。

要是我有一点主意,知道结局的构成是什么,那么我就会说那一天标志着结局的开始。我和我爸爸手拉手走着去了教堂。我一路上听他给我讲同位素的半衰期。比如说氦,他告诉我。它分解为它的子原子核,也就是钋 218,需要 3.82 天。而其他元素则只需要几秒钟。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过我因为他为某事而高兴也觉得很高兴,尽管这件事是关于某种东西的分解。

而钾呢?他问。分解成氦要多长时间?

我会咳一下。

诺米,他会问。你在听我说吗?需要五百亿年!五百亿年才能稍微稳定一些。这就是一个分子的价值。

我笑出了声,并意识到我刚才的笑正是我妈妈经常笑的那种。也就是一个人在吞下两到三瓶阿司匹林前的那种笑。我有了个新想法:塔什不再笑是有原因的。她是我们家最理智的人。可是这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当有人夸奖她的时候,塔什就会把她的双颊吸回去不笑出来,因为她喜欢看上去很恼火、很危险的样子。我喜欢她在这样做的时候她脸上笼罩着的阴影。她看上去像索菲娅·罗兰。在我独居这么些年之后这样做的时候,我看上去像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雷有他的书。

我来到停车库,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用一个小黑匣子关上又打开车库的门,匣子上面写着斯坦利。我们第一次拿到自动开门器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在门的下面滚来滚去并

在最后一秒离开。一想到要是我犯下一个即使很小的战略错误也会被切成两半我就觉得很好玩,直到我姐姐告诉我这个门在设计上就是只要它一接触到任何表面,即使是肉上,就会立即停下。你毁了我的乐趣,我真得谢谢你。我还记得我在门下滚来滚去而她站在车道上告诉我这些的时候她的膝盖是什么样子。不要让我们家成为那种为下一个要死的是谁而争论不休的家庭。

塔什四岁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胖乎乎的小孩。她从树上跌了下来,肘部摔坏了两个地方。我妈妈告诉她上帝救了她的命。否则她可能折颈而死。后来她还曾想把我从树上推下来试验上帝的爱,我妈说不,有些事情属于事故。

特鲁蒂的这些话言简意赅,她发表意见时几乎不假思索,就像分发糖果一样,而一秒钟不到她就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她的话就像顺着你的耳朵爬进脑子里生卵的硬蜱一样使我久久难忘。她是什么意思,事故?要是上帝知道每一个沙滩上有几粒沙子呢?要是他在我们没有做事情之前就已经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呢?显然,如果我姐姐把我从树上扔下来一定会有一个上帝所安排的结局。他肯定知道她要这样做,他也会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子。要是塔什觉得她想把我从树上推下来,难道这不是因为上帝让她觉得想把我从树上推下来,而且要是她不跟着那个感觉走这难道不是罪恶吗?当我妈妈阻止塔什把我从树上推下来从而不遵从上帝的意愿的时候,难道不是撒旦在通过我妈妈说话吗?从技术上讲,我本来应该从那棵树上掉下来的。

我待在停车库里,不过从地板上移到了冷冻柜的上面,为的是躲开蚂蚁。当我躺在上面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身体正好合适待在里面。我想象塔什穿着毛边短裤走过来,她的脚趾之间有一些小棉球。她对我说:不,不合适。它是为盛蒸锅和猪排等其他东西设计的。我们家可不能成为在冷冻柜里被发现的一家人。

我姐姐有一次送我一张情人节贺卡,上面写着吉姆·琼斯爱你。我把里面的彩虹贴花贴在了我们家大型窗的正中央。

当我爸爸看到它的时候他问我这是什么东西。彩虹,我说。他说不……不,然后摇了摇头。他给了我一个刮胡刀片和一块湿布。我爸爸对明显的希望的象征没有多少兴趣。他的名言就是:我们还是不要称之为庆祝吧。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他的学校在筹划二十年校庆的时候,当时孩子们正在向公众发出邀请到学校来吃三明治、参观并赞叹一下所发生的变化。而他则建议他们用“二十年之回溯”这样的话。

特鲁蒂说可是亲爱的,我认为庆祝这个词听起来不错,雷说是的,确实听起来不错。塔什则建议用“二十年:艰苦卓绝的历程”,我爸爸很喜欢这个标题,但到后来才明白她只是在开玩笑。

我们开车长途旅行的时候,塔什总是不得不在后座上和我分享她的想法。她了不起的地方是她能够注意到别人注意不到的事情,比如:你是否注意到为什么没有人再给他

们的孩子取名为该隐？你是否注意到爸爸和妈妈会说“开放房屋”和“来来去去”以及“做”，但从来不说“聚会”？我们的父母不会说“聚会”。当时我们正开着车去某个地方，是一个漫长、无聊的旅程。我们想出了不同的方法来说“聚会”。

OK,塔什说,我们来玩词汇联想。我说“生日”,妈妈,你说什么?“蛋糕?”妈妈说。“套服?”然后我试探着说:OK,爸爸,这更有点像填空游戏。我来到一家饭店,女主人走到我前面说你们……有多少人?我爸爸说“家里?车里?”塔什说上帝,然后摇下窗户,只留下一条缝,让她能把头探出去。当我爸爸说塔什,别这样,把头锁回车里,她就会把车窗更紧紧地压在她的脖子周围,看上去似乎她最终要把它砸掉,让她的头像一只断了线的气球一样从天空中飞过。她的头发在周围疯狂地抽打着,她的嘴唇向后咧着,在风中变得青紫。她慢慢地用大拇指盖往胳膊里掐,直到她在自己身上掐出一道露出血丝的月牙形的指甲痕。她就是这么急切地想听到我父母说“聚会”。最后我爸爸在鹰湖出口附近的某个地方停了车,我们则都等着塔什在后座上坐好。这花了大约五到十分钟。我妈妈说:亲爱的,我们刚才在玩。我们只是逗一逗你。我不得不下了车走到另一边给塔什喝了一口我的可口可乐,使她不会在太阳下脱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对她来说这么重要。任何事情几乎都是那么重要。有的时候我会想,要是那天他们说出了“聚会”结果会不会大不相同。任何事情都不能只取决于这么小的问题。打一下喷嚏就会横尸于高速公路。揭开一块小石头

就会砰的一声让你变成雪崩统计数据里的一个人。不过我猜如果你能从容地死去而不用理解灾祸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你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理解这是怎样发生的而活下去。而且活得还相当舒坦。

第 十 五 章

致使这一切发生的是一个想法而不是其他。那是七十年代,尽管我们镇子是一个秘密的镇子(嘴巴曾经说过,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不会看到镜像,因为我们是谁是我们所看不见的),但是一些没有遭受特别压迫的少年已经开始从他们看不见的雷达上从外面接收到了信号。尤其是塔什。

一天晚上嘴巴来到我们家告诉我姐姐她的肉体自我有问题。她说 OK,谢谢你。谢谢你到这里来告诉我这个。等他离开后,她喊了一声啊我的上帝,然后马上打电话给她的朋友们,告诉他们最近根据嘴巴理论的关于福音的带有

佛教色彩的解释。

这大约就是我们的娜德婶子让塔什烧掉她的《耶稣基督巨星》那本书的时候。塔什能够很滑稽很性感地翻唱“我不知道怎样爱他”。她的做法基本上就是在雄壮的渐强部分非常投入地假装达到性高潮，做得太绝了。伊恩会在钢琴上伴奏，因为每一个好门诺教孩子（或者曾经是好门诺教孩子）都会弹钢琴，她会轻轻地把全身俯在他身上边唱边呻吟，而他则在一边敲着旋律，狂笑不已。

请不要亵渎神灵，雷会说。他从来不大吵大闹。他会来到地下室在那里练习打字或者画水彩画。

塔什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夏天的时候她会睡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起床，然后大声地放着音乐，穿上很酷的衣服，从冰箱里拿着一只苹果或其他东西离开。她有一条薄薄的银链条，低低地挂在腰间，有时当从屋里走到院子里时就会反射出一道光线，那么的耀眼、闪亮，让我不得不看它。我喜欢把它看成是某种信息。比如，我突然爱上了你。或其他什么。

我和我爸爸会站在客厅里透过大型窗凝视着她。那不是她吗，我爸爸会说。她把他口袋里的钱晃得叮当响，就像我妈妈不在的时候他整日整夜地晃钱那样。我妈妈会说嗯，这是正常的，亲爱的，我们不要大惊小怪，否则只能更糟。尽管在很多事情上我妈妈像一个哲人那样酷，但是她的目光还是紧随着一些事情，比如塔什，尤其是当她顺着车道走出去钻进伊恩的小厢车里的时候。我经常数秒，看看从塔什离开时特鲁蒂第一次把她的目光盯在塔什身上到

她把目光转移到我身上,炯炯有神地看着我并笑着说“嗯,下面呢?”会花多长时间。通常是九到十秒。当一个母亲从忧思苦虑转变到(虚情假意的)热情四溢时会花很短的周转时间,但是特鲁蒂是个职业高手,我喜欢她这一点。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壮举居然会有货架寿命。我没想到的是特鲁蒂也从塔什银色腰链上如激光一样飞速反射出来的阳光中受到了鼓舞。

大约就是那个时间,也就是塔什系着银色腰链的时期,奎林先生来到我家就塔什逃课一事来和雷和特鲁蒂见面。她还不交作业,而且,这里引用一句话,在她来上课的时候,她带着全班举行小小起义,还觉得这样好笑,等等。他告诉雷和特鲁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饱受折磨的病人,这一切必须结束。真的吗?特鲁蒂问。

雷在外面给花浇水,特鲁蒂在厨房里做饭,而我……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去开了门。塔什不在家。我妈妈起初有点慌张,因为她不知道奎林先生想要什么或者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他站在前门口,似乎也有点紧张。然后雷走了进来,双手弄得很脏。奎林先生问是不是合适的时间来谈一谈塔什,雷和特鲁蒂觉得是,然后我就泡了茶坐在躺椅上听着。

不过他真的很有礼貌。他告诉特鲁蒂他觉得塔什很有天才,而且脑子也很快。他说她有戏剧才能,可惜镇子上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她向这方面发展。他穿着凉鞋和牛仔裤。恰恰是这三件事的组合——说塔什有戏剧鉴赏力、对这种

鉴赏力可能永远无法在东村得到实现表示遗憾、穿牛仔裤和凉鞋——使他看起来像一个才华横溢的爵士乐迷,尤其是当他坐在一个没有摘下领带就去花园里干活、而且除了可能说某人对谦逊有鉴赏力之外一辈子也不可能用到“鉴赏力”这个词的雷的身旁时。雷看起来比他老很多,但事实上他根本不老。

我想问问奎林先生他是否还记得所有这些,可是我真的不想再和任何人谈论有关过去的话题,除了我自己。这样就不产生什么不一致的地方。

奎林先生离开后,特鲁蒂把茶杯重重地放在厨房的台子上对雷说连阿尔蒙·奎林也能看出塔什不属于这个镇子。雷问她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在那塔什·尼克尔身上采取阿尔蒙·奎林路线?

就连我也知道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呃,爸爸,我们一起搬家到纽约城吧?但是我紧闭着嘴巴一言未发。有的时候我觉得特鲁蒂因为塔什和伊恩离开镇子而责怪雷,因为如果雷首先同意他们离开并把我们都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塔什就不可能做出任何反抗的事情来,也就可能会留在这里。

可是,另一方面,塔什有很多事情要反抗,因为如果她不反抗的话她就不可能发展她的戏剧鉴赏力,也不可能远离这里到特鲁蒂自己也梦寐以求想去体验一下的城市和世界里去寻求各种各样的冒险。我觉得特鲁蒂也会因为这个心存感激。

不管怎样,从那一天起,特鲁蒂就很有规律地说出奎林

先生的名字,告诉雷在这个镇子上至少有一个人能够看出塔什和其他人不一样。雷也总是同意她的话,并说奎林先生的话千真万确。这使得特鲁蒂没有丝毫的挫折感。

我觉得特鲁蒂和塔什基本上是同一种人。或许我和雷也是。奎林先生是怎么对职业咨询师说来着? 诺米的问题是 she 基本上缺乏一种能鼓舞她积极主动寻求目标的自尊。对,OK,听起来没有问题,我猜。我敢肯定,一旦我开始每天九个小时分拣鸡头和鸡身我就会感觉好很多,也会觉得更有用一些。

塔什酗酒,老和伊恩一起外出鬼混,到水塘边或者自杀山周围的灌木丛里,或者到我们这些小先驱者过夜的其他任何没有人烟的地方,有时他们还一直待到早上五六点钟。我父母对她的这种行为一点都不生气。不过我妈妈关心的不是这个,真的。真的不是。

我很清楚地记得嘴巴来到我们家,我妈妈说,汉斯,拜托,这次有什么事,然后他说特鲁蒂,你和我都知道塔什搭车到城里去了好几趟,我妈妈像赌气一样说了一声嗯,你能责怪她吗? 嘴巴告诉她说她是在如履薄冰。我不知道他是指我妈妈还是塔什还是她们两个,而且我也不知道“薄冰”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我问到我妈妈的时候,她说噢,就是说天热。如今所有人都那么古怪。

后来那天晚上,我们在外婆家吃饭,嘴巴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在那里,他们分别是我的第一代和第三代表兄。我外婆说可是我们的塔什在哪里呢,嘴巴打断了我妈妈的

话说妈,这个锅烤肉太不一般了。我从来没有听到嘴巴在任何情况下说过“太不一般”这个词。我隐隐约约感觉说“太不一般”这个词是个罪恶。因此当我忙着反复咀嚼他使用的那个词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我妈妈越来越讨厌他哥哥和他想控制她生活方方面面的那种习惯。事实上让她心烦的并不是这件事本身。显然,她那时已经习惯于此了,她可以承受得住。

我确实知道塔什和伊恩曾经在市里办过图书卡,还带回来一些书,不是比利·格雷厄姆写的,也不是关于糖溪帮的。还有一些小册子,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还说阿尔巴尼亚是个不错的地方。要是除了约翰·列侬以外还有什么能让嘴巴生气的话,那就是共产主义,因为这正是那些俄罗斯人掠夺了门诺教徒所有东西、让我们卷起行李离开维斯图拉河畔的原因。那时,那里的生活虽然简朴,却也甜美。

塔什早就知道了“隐喻”这个词的意思,而且还开始把它用到她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听到我爸爸对她说:塔什,有些事物是真的。有的事物的的确确是真的。塔什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相信是这样。有的事物不只是它们看上去的那样。什么事物,她问。我爸爸说他不那么知道。我记得我当时被这场对话惊呆了,我在脑子里列了一下我所知道的东西,然后一直在想它们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标志着我自己咬自己时期的开始。我不知道塔什是不是被魔鬼附了身。一眨眼时间,她已经不再爱隐喻和共产主义,而开始到水塘喝酒,整夜和一个男孩鬼混,戴着胸

罩穿着紧身短衬裤在屋里乱转,和玛莉安·菲斯佛一起说脏话,不管别人对你说什么都说啊我的上帝。这些似乎才是平淡的、典型的、属于现状的。为什么我姐姐的要求比这个更多?她究竟在用她的那张图书卡做什么?她已经做得太过分了,这一点我很清楚。

第 十 六 章

这天晚上我努力向特拉维斯解释他为什么会发现我躺在二十三号高速公路的路肩上。是因为我的链条,我说。是假的。这样的事经常在我身上发生。这一秒钟你还飞驰在通往美国的高速公路上,下一秒你的摔跤者牌喇叭裤腿就会被绞到链条里去,然后你就会摔倒,困在路上,仰面朝天看着云彩,从皮肤里挑着小石砾,等着有人过来把你救下。

通常会有农场主经过。他会把我的裤腿从链条里抽出来,把我的车子扔在后面拉我到边界上。有一次我帮一个名叫斯内克的巡回游艺演员操作自动车。很好!他说。很

好玩。他让我戴着他的一顶带有巡回游艺演出团标志的帽子,这样如果有人看见我和他一块儿坐车他们就会以为我是他的一个同事,这样就不会告发他。他告诉我他正在服用抗生素,因为他从卖棉花糖的女孩那里传染上了淋病。他告诉我要是我知道怎样玩棍棍的话像我这样的小孩在任何露天马戏场一次就可以赚到二十五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告诉我他不能再有重罪了。我说喂,给我讲讲吧,尽管我那时只有十岁,从来没有听到过“重罪”这个词。对我来说这个词听起来就像一个漂亮女孩的名字。

特拉维斯把我的自行车放到了他爸爸的工具车上,问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裤腿掖到袜子里。有人会看见我的,我说。我宁愿摔倒。

我让特拉维斯向我许诺,他永远不做那种骑自行车时把裤腿掖到袜子里的人,他说我很肤浅但他明白我的意思。他说他首先会脱掉他的裤子穿着内裤到处乱骑。

你把裤子放在哪里呢,我问。你不能有固定架!

固定架怎么了,他问。我说不行,不能有固定架。固定架是给小孩用的。

好吧,他说他会拿一根别针别住他的裤腿。我说不行,不准用别针。他说我骑车的礼仪太极端。我曾经为我自己知道如何骑自行车才算好看而感觉良好,现在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我必须尽快拿到我的驾驶执照。

他问我被自行车压着躺在路边感觉是不是很奇怪。你又提这个了,我说。他开车到了一块地里,我们抽了一根大麻烟卷,爬到工具车的后面在那里伸直身子凝望天空。这

只不过是另一个坚硬的表面,使我们可以躺在上面,沉浸在无垠的遐想之中。

我们再谈一会儿自行车吧,我说。我们谈到小时候把自行车装扮起来参加七一游行的事情。游行还包括一场竞赛。

不过你不想赢,我说。他表示同意。(在这个镇子里,你要是赢了什么你就必死无疑。)嗨,我们终于有一件事意见一致了,我说。

他问我暖不暖和。

也暖也不暖,我说。我现在还没有吃避孕丸,我告诉他,他说酷可是我什么时候会吃呢。可能再过两个星期吧,我说。

我们要不要把衣服脱掉呢,他问。我想我们可以的,我说。我们躺在工具车的露天车斗里,就像小船底上将要死去的两条鱼一样。他对我说我在月光下很可爱。我本来希望他会说美丽的。“可爱”让我感觉好像一个守护花园的土地神。

他说我们应该一起去欧洲,我可以学习怎样烤面包,他会卖他写的东西,我们会在巴黎的一座有院墙的楼里有一小处藏身之所,在好几百级台阶之上。我们可以骑着自行车随便到哪里去,还可以在喷泉里玩,不停地做爱。我说:我本来就可以骑着我的自行车到处逛的。不,他说,是在巴黎,车子上有一个很大的能放得下长面包、酒和鲜花的固定架。长面包?我为什么必须要学怎样烤面包呢?喂,我说,我刚才怎么说固定架来着?

诺米,这样多浪漫啊,他说。

嗯,可是我们怎样才能到巴黎呢?我问。

我们会靠工作攒钱的,他说。

什么工作?我问。

诺米,你已经……

不,太多的变数了,我说。我们正前方的那道亮光是什么?我问。可能是一台播种机,是农场上的某种庞大的机器,正在飞速向我们压过来,好像世界末日到来一样。

那到底是他妈的什么,特拉维斯问。

我们就像在《大白鲨》里一样,我说。他让我裹着大粗绒呢地毯坐在后面然后他跳出车绕到驾驶舱把车发动起来开走了。田里确实很颠簸,我感觉我的自行车好像又压到了我身上,尽管这次我身上裹了一条地毯所以不很疼。

他把车开到了科克默路上金梳子停着房车的地方。他在紫汽油罐的后面停了车。我像一只可爱却不那么美丽的蝴蝶一样从地毯下站了起来,重新穿上我的衣服。我头发上沾的到处都是地毯上的小绒毛,像小虫子一样。他一个一个地帮我把它们拔了下来。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用一种怪异的滑稽的美声唱法唱着艾里克·克莱普顿的歌,不过在他的内里他是认真的,所以我用手扶着他的腰,并向上探到他衬衫的下面,然后我们一起跳起来,跳得很差,并摔倒在地上。

我们坐在草地上唱着傻乎乎的儿歌,做着古怪的手势。我们强忍着笑用口哨吹完洛伊·欧比森的《哭泣》。我们给我们的孩子取名叫洛伊·欧比森吧,特拉维斯说。

我们有孩子吗？我问。

我们有一天会有的，他说。

嗯，洛伊·欧比森，我说。要是个女孩呢？

新星，他说。

新星？那是车牌呀。

不，是星星，他告诉我。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叫新星或洛伊·欧比森，我告诉他。我喜欢米普这个名字。米普就是保存下安妮·弗兰克日记的那个女人，她还为她做过许多好事，冒着危险做出了不少壮举。真正的明星。

不管怎样吧，特拉维斯说。我们做了，我躺在草地上，他非常僵硬地站在我的脚边，胳膊直直地伸出去就像在十字架上一样，然后他向前倾下，我轻轻地尖叫着。最后一秒钟的时候他把手放了下来，差一点就能把我的身体压垮。后来我们就坐在那里闻了一会儿紫汽油，划亮火柴把它们弹到黑暗中去。我问他是否想和我一起唱《要是你在这里》。他说要是我们分手了怎么办，这令我忧郁了一会儿，也使他变得很老练的样子，似乎他一生中有四千个女朋友。除了想回答他的问题之外，我没有再说话。

我讨厌我总是破坏美好的时刻。我们看见金梳子打开了他的房车门又砰的一声关上。吐痰是这个镇子上的人们哀悼和庆祝的方式。这是对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标准回应。门上的隔板挤满了飞蛾。我和特拉维斯不无憧憬地看着它。你带钱了么，他问我。没有。

地毯怎么办呢，我问。我们可以用它来换麻醉品，告诉

你爸爸它从工具车后面掉了下去,不知道掉到了什么地方,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原路返回的时候也没有找到它。

特拉维斯告诉我,我寻死觅活地想 high 一下的时候就是我最喜欢和人待在一起和最精神的时候。

嗯,我说,就是那寻死觅活的时候才让我感到我还活着。

我问他我们是否在等什么,他站了起来,把卷着的地毯从工具车的后面拖了下来,我们每个人抬着一头走到了金梳子的房车那里砸了几下门。

噢我的上帝,特拉维斯说,他们在听“是”。

梳子打开门看着我们。他没有穿衬衫,看上去很不高兴。不,他说,我不想要橙色地毯,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他正要把门摔上,特拉维斯用脚绊住了门,就像电影里放的那样,他说这是条大粗绒呢地毯,有三倍厚度的镶嵌图案。梳子走了出来在满是土的地上把毯子打开并在上面躺了一会儿。我们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他。他把指头伸进了大粗绒呢里。

怎么样?我问。要还是不要?

他站起身来告诉特拉维斯把它卷起来拿到屋子里。我待在外面靠着他的拖车外面像波浪一样的铝质部分说谢谢,哥们儿,你真是个救星。梳子笑了笑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俯过身来在我的嘴唇上吻了一下说他看到我在紫汽油罐旁边穿衣服了。

嗯,超强的眼睛,我说。我耸了耸肩。他还想吻我,我问他我们要不要做这个生意,他说我没有什么选择,是吧,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我说对,是没什么选择,不过特拉维斯马上就会出来。真讨厌,我们已经给过他一条地毯了,所以……这时艾尔顿在里面喊了一声,好像是说他找不到秤。梳子说他马上就回去。特拉维斯出来了,梳子走了进去。我点着一根烟,一本正经地装作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等着梳子再从里面走出来。

我讨厌那个操他妈的,特拉维斯悄悄说。

可是这和什么有任何关系吗,我问他。在回家的路上特拉维斯告诉我他小的时候曾经问他妈妈她更爱谁,上帝还是爸爸。上帝还是爸爸!他说。上帝还是爸爸!她没有回答,只是哼哼了几声。最后她终于说上帝!特拉维斯被这个答案搞晕了,不过他说:太——对了。当他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知为什么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后来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我们经过我上的高中和初中,还有铁道、夕阳餐馆和公墓,又经过几个房子来到了我们家的车道上,咔嚓咔嚓地响了几声,很好听。特拉维斯有些担心,因为他以为轮胎被扎破了。

我松了一口气,我爸爸没有坐在他那张黄色的草地躺椅上。我们在工具车里坐着听一会儿美国电台。

音乐真的是我们的黏合剂,你说是吗?我说。特拉维斯说是,嘘,我在听这首歌。

我是当真的,我说。它把我们带到了一起,对吧?是的,确实,特拉维斯说。他把收音机音量调大了一些。

音乐说不定把我们的 DNA 改变了,我和你现在就像

孪生兄妹一样。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特拉维斯说。我们在同一时间能感觉到同样的事情，即使我们相隔好几里远，我说。

你能安静一会儿吗，求求你？特拉维斯说。

然后我就没再说话，心里一直在想着“安慰”和“拯救”这两个词。我没有吻特拉维斯就下了车，并用意大利说了句“再见”，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

那天晚上天柔和地下着雨。我可以隔着我的隔板听见。我可以感觉到它落到了我的脸上，很温暖，但不是雨点。

早上的时候我透过百叶窗的一条小缝看着灰尘刮进了我的卧室。不，我听见我姐姐说，这里一直就有灰尘。是阳光把它照亮了。我检查了自己一下，看看身上是否有咬过的痕迹。我想知道在睡梦中咬自己意味着什么。我是不是很快就会把头发搞得乱七八糟？我是不是会最终把自己杀死却什么也意识不到？

我和我爸爸用柠檬味的普莱奇除尘剂除尘，但是当我们用完的时候就不再除尘了，尽管我们还好几次谈到它。算一种效忠吧，我爸爸说。他会故意幽默一下，这一点值得肯定。

雷已经离开家到学校去了。他把他喝咖啡的茶杯放在了台子上他吃土司面包用的碟子上。我把它放到了洗碗机里，在冰箱里看了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做晚饭。这时有人

敲门，我走了过去，把门打开。邻居家的女孩儿穿着她的泳服和橡皮靴站在那里。

你好，我说，我要上学去了。

你能和我玩看手势猜字游戏吗？她问。

我说不行，我没有时间，可是她看上去那么伤心、那么孤独，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和我说求求你，因此我只好说好吧，快点儿。我走到屋外坐在前门台阶上，而她则坐在草地上。

开始，我说，赶紧。我要猜了。

她一动不动。

你在玩吗？我问。她点点头。

是个……怪小孩吗？她摇了摇头。

嗯，我说。等一等。我走进屋里拿了几根烟又坐回到台阶上，我点着一根，说是一块岩石吗？她摇摇头。她只是坐在那里，身体有点像一个正方形。上帝，我说。我对她吹了几口烟圈。你不能做些动作吗？她摇摇头开始咯咯地笑起来。是一本书吗？我问。她又摇了摇头。一个冰箱？她摇摇头。好吧，不管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要上学去了，我说。我把烟头扔到草地里走进屋子把门砰的一声摔上。

三秒钟后她又开始敲门，我打开门，她告诉我我是个留麦丝发型的脱发者。OK，我说，我要往你身上浇上牛奶然后吃了你，她尖叫着跑开了。我想对洛伊·欧比森和新星来说我可能不是个好母亲。

在到学校的路上我停了下来去看一群十二三岁的男孩

往高速公路另一侧的初中学校旁边新建的一个屠宰场里扔石块。屠宰场周围有一堵二十英尺高的墙，用混凝土煤渣空心砖筑成，正在一天天地变高，不过工人们在里面工作所以事实上你看不到他们。我听到咣的一声响，好像石块砸到了某个人的硬壳帽，然后传来一阵愤怒的尖叫，五秒钟后一群工人从边上的一个开口飞奔了出来，用石块朝我们还击。大多数孩子都已经逃了开来，但有一个背部被砸中了，他尖叫着倒在了地上。

我跑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背上问他怎么样，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他正在大口地喘气。

三四个建筑工人朝我们跑了过来，他们拉着他坐起来，说来，哥们儿，吸气。在这个镇子上似乎有很多场合人们可以鼓励其他人吸气。来，来，一个没有穿衬衫的人说。他用手在这个男孩的胸膛上四处推拿着，想让空气在他身体内部流通起来。好了，他说。好了。

那个男孩开始咳嗽并哭了起来。我把他的球帽从地上捡了起来并给他戴到头上。

你认识这个人吗，那个建筑工人问。我耸耸肩。我听说过他，我说。我们彼此都听说过。

我来把他带到学校去，我说。

嗨，孩子，那个人说，看看你扔石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那个孩子点了点头。下次还这样吗？那个人问。那孩子点了点头。

他的意思是不，我说。他最好意思是说不，那个工人说。来，我说，我们走吧。那个男孩站起来，我们朝着初中

学校的方向走去。

你叫什么？我问。

道夫特，他说。

你说英语吗？我问。他耸耸肩。你是从巴拉圭来的吗？我问。很多离开镇子到巴拉圭去追求比这里更为艰苦、更为与世隔绝生活的人正在移居回来（尽管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巴拉圭女孩们把裙子套在裤子外面穿，男孩们穿吊带裤和男人们穿的衬衫。他点点头。

嗨，我说，别哭。你会好的。你只是岔气了而已。

他用他的手的一边擦了擦鼻子，把帽子往下拉得很低，盖住他的眼睛。你抽烟吗？我问。我所有的就是这些。他点点头。我递给他一支甜帽，给他点着，然后我们坐在街边背对着中学的前门抽起烟来。当我抽完后我把烟头弹到路上，道夫特把他的烟放在地上用双脚在上面蹦了蹦。

你现在应该进去了，我说。我指指门。道夫特从地上捡起他的球帽递给了我。请帮我拿着，他说。

他的英语不是很好，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说得很好。然后他横着在人行道上往前连翻了六七个筋斗又翻回来。我把他的帽子递给他，真他妈棒，能得 A，道夫特。Bueno。

我们彼此挥了挥手，然后他就消失在学校里。我在五分钟内让两个孩子感到了幸福，我自言自语地说。

今天我因为轻浮被关进去打字了。轻浮是最大的罪

恶。我本该认识到 ffffff 狐狸跳过木头^①的内在引力的。这怎么才能帮我更快地杀鸡呢？

在我们的成绩报告卡上字母表中的每一个字母都表示一种不同的表现问题，而我总是因为我的轻浮态度得到一个带着大红圈的 F。不过我并不真的在意。（噢，很滑稽，是吧？）

特拉维斯早上给我打了电话，也就是我和邻居猜留麦丝发型的脱发者之前。他说他很生气，因为我说他那么高高地举着吉他的样子看起来像伊恩·泰森。这令我心情有些沮丧。我更喜欢把吉他放低一些，那样会更好的。他对我说我太肤浅了。首先是把裤腿卷在袜子里，然后是一个人怎样拿他的吉他。哼，那我该怎样想呢，我问他。我对他说他是吃饱了撑的故意找茬，因为一点蠢事对我发火，因为他知道他昨晚对我说了句蠢话，不愿意道歉，还告诉我我们永远不会分手，因为他爱我甚过爱生命本身。然后我就挂断了电话。

五秒钟之后我给他打回电话说对不起，他说他也是并问我正穿着什么，我撒了个谎说我穿着他的布鲁姆诺特杰茨牌汗衫。

午饭的时候天下起了雨，所以我没有回家。我来到运动馆坐在露天看台上看莱恩哈特·巴肯麦尔投篮。嗨，他真不错。他“大有裨益”。快速突破，转身向左，再向右，他那

① 源于学习打字的时候经常要打的一句话，即“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其意思就是“棕狐狸飞快地从懒狗身上跳过”。因为这句话包含所有字母而成为打字必学项目。

优美、漂亮的弧线就像海洋动物表演上的海豚一样。在两条腿之间带球，投三分球，左手投篮板球，还有大灌篮。多漂亮的一个投球手。惟一失误的是球本身。我还是鼓了掌，但他朝我竖了中指，我猜那是因为他正和凯利姆·阿卜杜尔·贾巴尔独自待着。

两点半就业辅导员来到我们班说我应该和她谈谈。我们一言未发地来到在校长办公室旁边的她的办公室，她指着一把椅子说请坐。

她问我高中毕业以后有没有什么具体目标或志向，我笑了笑。

嗯，我说。让我想想。我告诉她我曾经想过将来做一个城市规划者。她问我是不是想在我生命剩下的时间里布置消火栓。不想，我说，但我喜欢看着城市，心里想着它们。她告诉我我需要非同一般的数学能力。

比如，我说，我们的主街两边有两块土田，这对我来说太奇怪了。它不应该通往什么地方吗？

这需要工程设计，她说。我点了点头。还有其他目标吗？她问。

我告诉她我想做一个引体向上。一个引体向上，她说。她看着我。我的意思是说那也很了不起，对吧，我说。我自己把我的整个身子往上拉。也就是说，我自身，全靠我自己。不？她正在往下记什么。

诺米，她说。和我讲一讲你的英语吧。

英语？我问。

你的书面作业，她说。现在别老惦记着你的“我们这些

人的逃遁”。你是不是有困难,没法把它们交上去?

我没有困难,我说。它们不是……

奎林先生说……

那只是……我不知道。她点点头。我把我的前刘海从眼睛前吹开。她看着她的表。我耸了耸肩。她往下记了些什么,然后站了起来说她要见其他人了。

好吧,我说。嗯,多谢。我站了起来,她从桌子后绕了过来,张开双臂,就像《活死人之夜》里的群众演员一样。

我能拥抱你一下吗? 她问。

我……只是……我是说从哲学角度讲拥抱是个复杂的事物,我说。不过……我笑了笑,静静地离开了。和一个在乎的人谈话太好了。我放学后要见牙医。

在我去见牙医的途中,我在巴克曼商店停了一会儿,我盯着地板上的一只塑料鸟模型看了十分钟,它把头抬起来又放到水杯里。我不知道要是特拉维斯知道我更感兴趣的是塑料鸟而不是怎样获得雌性荷尔蒙以使我们的爱情“朝着下一个阶段前进”,会不会伤害到他。

这个多少钱,我问巴克曼先生。我觉得我爸爸或许会喜欢它的。这只鸟的这种动作看起来是如此的直率。把头放进去再拿出来。这很有意义。巴克曼先生说六块钱,所以我就给我爸爸买了下来。因为我从他手上买下了这只塑料鸟,所以巴克曼先生免费送给我十到十五个冰杯^① 和一

① 锡箔纸包的巧克力味糖果。

个跳伞者^①。

我离开了商店，碰见两个女孩，她们正在对着用螺丝刀和张肌绷带做成的麦克风唱“让我的爱把门打开”。

有一个小女孩，大概三四岁，正一个人在主街上走着，她的屁股后面绑着一辆玩具婴儿车。她每走几步就会停下来，在里面坐一会儿，休息一下，然后又站起来接着往前走。

我从后面只能看到小婴儿车和两条小腿。我想知道她在想什么。我想知道三岁大的小孩在想什么。我想知道是否有人告诉过她她已经长大不再适合那个小婴儿车。我想知道当人们告诉你一些事情而你早已知道这些事情根本他妈的不是真的，她会不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我想知道她会不会对他们尖叫，伤害他们，然后沉醉在化学药品中忘乎一切，不能自拔。

我佩服这个小孩，因为她能够保持冷静。她只是把自己绑到那个玩具婴儿车里然后就开始走路了，或许连一个字都没有说。一直沿着主街往前走。她会向整个镇子显示不，事实上，她还能坐进那个玩具婴儿车里。

我找了一条到诊所的捷径，在我读塑料鸟说明书的时候我的头撞到了从墙上突起的空调上面。尽管你能够想象，一只能把头抬起来又放到水杯里的鸟的说明书会相当简略，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

当我来到诊所的时候，所有的椅子都被那些再洗礼派教徒占了，他们也是一群不怎么时髦的人，除了他们被允许

^① 一种甜食的名字。

只能穿圆点花纹衣服,女人必须戴围巾,男人必须留胡子以外。他们是我们这个大家族中的另外一个小分支,只不过他们住在殖民地里。基布兹风格。不过,我们都在咚咚咚地敲天堂的门。同一个门。

我坐在地板上,用一本又大又厚的给儿童讲圣经故事的书遮住我的脸。我心想:亲爱的耶稣,请让我有一天和尼尔·杨和琼妮·米歇尔待在一起,把我的悲痛变成流行歌曲。

医生问我爸爸知不知道我正在吃避孕丸,我说当然,你要想的话可以给他打电话。他现在应该在家——我可以给你电话号码。我指着他桌子上的电话说打吧。然后我就盯着墙上的一个点幻想自己身处格林尼治村的一个咖啡屋里,直到医生说呃,那倒不必要,我的心又开始跳动起来。

我觉得我在他的书架上看到了一本书,书名是《怎样使精神疾病成为你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么说,他真的理解我们。亨特先生是英国人。在我们镇子上,人们对所有不是门诺教的人都这样称呼。就我所知,他或许应该是爱沙尼亚人或者摩拉维亚人。在教堂里,嘴巴称他为亨特医生兄弟并嘲弄他接受过的花里胡哨的教育。他是镇子上出名的搅屎棍,因为他认为应该对这里妇女采取计划生育措施,她们上床、繁殖,往往生下十个或十二个或十五个孩子。他还喜欢开抗抑郁药。他在市里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镇子里有一大批患了抑郁症的人。他还看到了这里对罪恶、羞耻、死亡、恐惧、惩罚和安静的强调,而且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不知怎的就把所有这些都归结为忧郁和急剧恶化

的无价值感。

嘴巴说那篇文章是篇小说。他说我们,也就是门诺·西蒙斯的追随者,已经习惯于被外人误解了。他曾经多次想把他的诊所关闭但结果却更加坚定了亨特医生兄弟的决心。不管他是否关闭诊所,他对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特别的乐观。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是一个负有使命的人,使命可不是用来玩的。

有血液凝结的病史吗?

您说什么?

血液凝块。

没有。

你抽烟吗?

只有我身上着火的时候。

你抽烟吗?

是的。

愚蠢。

谢谢。

我说这样太愚蠢了。

明白。

我意识到我渴望到纽约市、和路·瑞德在格林尼治村四处乱逛或者其他任何梦想,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痛苦、严肃而又无法抵制的东西,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一个笑话。当你是门诺徒的时候你不能对世界有本分的渴望,因为世界

会把你的渴望变成喜剧。这是拍电影的一个很好的滑稽前提,仅此而已。纽约市里的门诺教女孩。阿门派家庭到了索霍。令人无比伤心的是你意识到你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每一分钟都在好莱坞被当作笑料来检验。

第 十 七 章

我沿着十二号公路往家走,尽管现在还是下午,但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脸开始每晚的疼痛了。巨大的半拖车拉着猪和小鸡以每小时四千英里的速度从离我左胳膊三英寸的地方疾驰而过。我的眼睛由于缺乏第四阶段的睡眠而跳动着。我决定穿过镇子到医院里去告诉利兹我的处方。

我到了那里的时候浑身淌着汗,我头上刚才撞空调的地方留下的口子已经开始有点流血了。我的眼睛仍然没有停止跳动。那个护士看见我从大厅往里走,费了很大功夫想躲开我。

现在不是探望时间,她说。

好的,我说,我们不会探望的。我接着走。

丽迪亚今天很不稳定,她说。她想一个人待着。

不,她不想,我说。这时护士已经咯噔咯噔地走开去处理其他紧急事故了。

丽迪亚没有穿病服,而是穿着她所谓的正常的衣服,不过她正熟睡着。她的头发真的很油,她戴着手套。手套是白色,两边有褶皱,在手腕的附近还有珍珠纽扣串。

我在她床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开始翻阅《黑骏马》。我在想,在她睡觉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能给她洗洗头发,这样她就不会感到疼痛。可是由于屋子里的热和我自己的疲劳,再加上刚才发生的一些,我在椅子上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利兹正在注视着我,静静地唱着滚石乐队的《流浪主街》里的“阳光照耀”(这个专辑是因为门诺教徒才这样叫的,如果有这么一张专辑的话)。这是她喜欢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是关于伟大的主的。

我笑了笑说嗨,你好,你起来了。她的眼睛比上次我看到她的时候更亮了一些。你还记得我们玩“乔治娜和阿尔伯塔:斯鲁斯奶奶”的时候吗?她问我。

记得,我说。很好玩。我们有让疾病痊愈的魔力。当我们的体育老师对我们班上的女生出言不逊从感情上把她们伤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魔法把她们治愈。整整一年时间,女孩们总是跑到大厅里到我们这里来,告诉我们韦恩斯小姐在体育馆里对她们说了些什么,我们就会用我们的魔法把她们治愈。

我们谈了很多事情,比如她感觉怎样,我在做什么,都

是些普通的事情，然后我告诉她我刚拿到避孕丸的处方。利兹不赞成婚前性行为但是她对我说祝贺你，而且她是真心诚意的。我希望这管用，她说。可能会不管用，我回答说。她点点头。

她让我给她看看处方，我就把它拿给她看，她把它拿在戴着手套的手里，端详了良久，然后说哇。我知道，我说。这有点让人难为情，使人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你的一侧脸上有一块血迹吗？她说。我告诉了她我的头撞到空调上的事。我给她看了看我为雷买的小鸟。

你真好，她说。她说她想念当初雷问她什么东西她敢肯定是对的。什么东西你敢肯定是对的，佛斯小姐？利兹的父母待人很好，很安静。他们并不真的相信药物、银行和社会保险号码，他们只相信奇迹。他们在试图用番茄酱——一加仑一加仑的番茄酱——给利兹治病。亨特先生和他们相处得不好。有一次利兹听到他和一个护士谈论她的父母，他称他们为“那些满嘴放屁的摇教教徒”，利兹告诉我他们正为她的灵魂争吵。

学校怎样，她问我。

没什么，我说。我耸耸肩。我告诉她我刚知道在星期天早上除草是非法的。然后我问她我能不能非常非常轻地给她洗头发，她不会有任何感觉的，只有温水，很轻柔，我会轻轻地碰她的胳膊。

开始的时候她不想让我这样。她就像一个早熟的新生儿一样碰了碰她的头说她知道它乱糟糟的但是会很疼的。

我又对她说我会怎样特别特别地轻柔,只要一有疼痛我就会停下,她终于同意了。

做这件事的后勤工作实在是非常复杂。我们必须花半个小时制订方案,研究怎样具体实施这件任务。她那天已经走着到洗澡间去了两次,已经用完了她的“神采”,因此我们必须让她躺在床上给她洗头发。最后我们决定,她躺在床的对角线上,把头放在我的腿上。我端来一盆热水放在地板上,夹在我的两脚之间,位于她的头的正下方,然后我用手捧着水把香波洗掉,然后水就又会流到盆里。

这多多少少起了一点作用。我能够看出利兹很疼,不过整个过程我们一起一遍又一遍地哼唱“阳光照耀”,如同念平安咒。最后我们终于洗完了头,尽管地上流了很多水。我收拾干净后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头,好使她的头发干得更快一些,我们还就要不要在她头上裹一条头巾以免感冒争论了一番。不过我又告诉她戴上毛巾头发永远不会干的,而且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而不是湿头发。不过,这对我来说听起来有点管得太宽。我对她说对不起,她说不,不,不要。

嗯,我把鼻子凑近她的头说,闻起来像苹果。然后我又想,嗨,把它吹干怎么样。利兹说她没有吹风机。我想给她梳一梳,但她说不行。至少她的头发又干净又柔软,闻起来很好。

这样让你感觉好一些吗?我问她。她笑了笑,点点头,又闭上了眼睛。这样令我感觉好一些。

我问她想不想让我再给她读《黑骏马》,她说不,这样就

行,她只想睡觉。然后她就没有再出声,或者暂时没有出声。她摸了摸她的喉咙带着歉意做了个鬼脸。我说好吧。

我不想走但是我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我拿着我的处方和那只会点头的蠢鸟站在她的身旁。她的头发散发出苹果的香味。她睁开眼睛轻轻地说了一个词:特拉维斯。然后指了指处方。

噢,我说,我还要等几周才能用这玩意儿。她又点点头笑了笑。我在她的红润发亮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说我会很快见她的,我爱她。

在利兹感觉不错的时期我们会送彼此回家,都送到半路。半路就是主街上一块空地上的一点,我们在这里相互吻别,就像两个法国女孩一样,先在脸颊每侧吻一下,再吻第三下。

我离开医院向主街疲惫地走去,当我到达空地上标志半路的那点时我停了下来点燃一支甜帽。

我走上车道,朝我爸爸挥了挥手,他刚刚坐在他的黄色草地躺椅上没有多长时间,正准备开始他凝视高速公路的事业。他举起手,就像在拨水一样。比如,像瀑布一样的水。

我开始正式用避孕丸了。

嗨,我说。

哦,好,他说。你来了。他告诉我他正计划把羽毛球网拆下来。自从我妈妈离开后他已经撞到它上面大约有三十

或四十次了。他会昂着头走出门去工作,眼睛垂着,脑子里想着以前的事情,然后啾嚅一声……就撞到了网上。

这大概是个好主意,我说。我在考虑卖掉我的一些工具,你觉得怎样?

嗯……我开始支吾起来。

哎,我爸爸说,你能忍受到镇子里走一走吗?你有没有兴趣帮我买一件套服?他是不是脱氧麻黄碱成瘾了?

我们高高兴兴地一路走到史利茨清服装店。我们没有走远路。我们能够听见每家人在他们的房子里说话,弹钢琴,把东西弄得叮当响。我们听到一大家人在合唱“你多伟大”。我想握住他的手可是这样会有些酸溜溜的。

在主街和第一大街交界的红绿灯处我爸爸从他的玻璃墙后面看着我,他很吃惊我还在那里。在等一种不同的绿灯吗?我问他。当我们到了史利茨清服装店的时候,一个穿着三件套套服极瘦无比的男人拿出量衣尺让我爸爸站在镜子前面。我坐在后面的地板上看了一会儿不同款式的斯坦菲尔德内衣。然后我拿出避孕丸说明书仔细研读起来。

我的地理老师从一间更衣室里走出来,穿着一身柠檬黄全身套装,没有一根自然纤维。

噢,他看见我时这样说。我注视着他。几周前他把我关到存衣处,说我在奏国歌的时候没有立正。我告诉他我和任何具体的国家都没有关系,他说我是个疯子。

我看着他那双从尿黄色的福尔特尔服装下露出的小脚,然后把目光慢慢地往上移到他的脸上。

是你,我说。

你觉得这件衣服怎样?他问。

我斜着眼睛看了看她。他为什么要问一个疯子的意见呢?

这是一种透气的精纺毛线衣服,我说。你会喜欢它的灵活性的。

我接着往下读说明书。我知道我的身体认为它怀孕了。

从现在起我有了另外一部分,它不会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听见我爸爸在和史利茨清先生谈话。史利茨清先生在从后面摸着爸爸的肩膀说嗯?谁说了算?我爸爸对着镜子朝自己眨了眨眼。我们到摆袜子的柜台旁吧,史利茨清先生说,我爸爸跟着他来到服装店的后面,我就坐在那里。他看着我,好像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嗯,他说,我家里有袜子。

他确实有,我说。

不,史利茨清先生说,我是说为这身套服配的袜子。

嗯,我爸爸说……史利茨清先生说:你觉得他们不看你的袜子吗?他把下巴贴在锁骨上造成一种戏剧效果然后说:他们在看着你的袜子。

我的地理老师穿着一件带巧克力棕色外缝的薄荷绿休闲套装从更衣室里走了出来。

噢,你好,他对我爸爸说。我爸爸说你好。在盼望暑假的到来吗?我的地理老师问道。

不,我爸爸说。

有什么假期计划吗?我的地理老师问。

没有,我爸爸说。

到海滩去?我的地理老师问。

从来不去,我爸爸说。

我试着想象我爸爸在海滩上。我看见一个男人躺在黄色的草地躺椅上,穿着一身黑色套服,打着领带,在读《地下笔记》。他笑着看着我。我们走吗?他问。

我们带着一身他永远也不可能从包装袋里拿出来的套服和袜子回到了家。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在夕阳餐馆停下来吃冰淇淋蛋筒。我们坐在外卖窗口旁边的一个餐桌旁。我们一言不发,只是舔着我们的蛋筒,眼睛向外盯着天空,听着蟋蟀的叫声。

诺米,我爸爸说。

嗯?我说。我爸爸脸上露出严肃的神情。他的眉头皱了起来。嗯?我又说。

你认为他们不看你的袜子吗?他问。我郑重地点了点头。他们看你的袜子,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在回家的路上我爸爸问我在不在乎他的这个样子。他一脸沮丧的样子,好像喝了很多酒,而他以前从来都不喝,那是因为要是没有了他的血耶稣会怎么办呢?酒后清醒足够使我爸爸的世界旋转起来。我在他的肩膀上打了一拳。我完整地唱了一遍“鹧鸪家庭合唱团”的主题曲,朝他的肚子戳了一下。来,高兴点。噢,别这样,他说。然后我们就

在沉默中走路。最后我爸爸说：真的，我不是一个好父亲。不，你是，我说。不，他说。他摇摇头。你就是，我说。关于怎样做父母我只略知一二，他说。不，你不是这样，我说。Deusant，他低声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诅咒语。实际上是他惟一的诅咒语，不过它的含义范围很广，因为它的意思是一千。

当我们回到家，我把那只会点头的小鸟给了他，他把写字台里的零钱清到一边把它放在那里，挨着我母亲的一张照片。嗯，他说。这真是个惊喜。真谢谢你。非常非常感谢你。

我们坐在他的床的一头看着那只鸟把它的头抬起来又放到盛水的玻璃杯里去。

这样你喜欢吗？他说。他拍了拍我的膝盖。然后他来到楼下看“颂诗”，他最喜欢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一群穿着黑色套服的男人和女人站在升降台上唱颂诗，一连唱半个小时。你可以和我一起看，如果你喜欢的话，他下楼在往厅里的半路上说。嗯，我想。扔下鸟不管吗？在“颂诗”里，屏幕的底部滚动着歌词，这样如果你想跟唱的话就可以看着它，不过我爸爸从来不跟唱。他只是看。可是你为什么要跟唱“他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呢？

我回到我的卧室。我在我的台灯上画了一个T恤衫，点着塔什的香，放上鲍勃·马利的专辑。我放了大约二十遍“救赎歌”。

第 十 八 章

在塔什和伊恩离开三天前我十三岁了。不过她和特鲁蒂才是戏台的中心,真的。我和我爸爸就像舞台布置人员一样在戏台的两侧转悠,完全不知道下面将会发生什么,但总是盼望着它的结束。很多的时间她们似乎都在说暗语。

我敢保证我姐姐是一个毒品贩卖者。我们在教堂里看过一部电影,名叫《喂,布道,你起效了!》,是关于一个女孩的,就像塔什一样变坏了,偏离了人迹罕至的道路走上了罪恶的大道。

在我察觉出她是毒品贩卖者的那段时间,有一次我和我爸爸出去散步,我向他暗示让他拉着我的手。他告诉我

他希望我能够在仁慈的淡漠中成长,就像一棵非洲紫罗兰一样。

噢,我会的,我说。他告诉我我需要他更多的渺茫的希望来像一棵植物那样茁壮成长。不过他还是拉了我的手,这使我感觉一切都还会有救的,尽管我仍然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一天晚上伊恩在半夜让塔什下了车。我听到他压着嗓门说话的声音和她温柔的笑声,还听到门非常非常安静地被打开又关上。我听到我妈妈打开她卧室的门下了楼来到餐厅向厨房走去。后来我就什么也没有听见然后又睡着了。

几个小时后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走进厨房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个纸条。我妈妈半夜就已经到图书馆整理书架去了,我爸爸也出去嘟嘟去了,意即开车兜风,他喜欢这样叫。他的这种叫法有一天差点让塔什尿湿裤子,因为在她的圈子里“嘟嘟”意思是大麻烟。塔什自己则躺在沙发上睡着。

我想她这次肯定碰到了很大的麻烦,我不知道她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以前从来没有坏事在我们身上发生,因此我甚至不知道后果会是怎样。我走近她的卧室,抽出她的高中年鉴,凝视着她的同学们的黑白照片。我躺在她的床上幻想伊恩躺在我身上,把头发从我的眼睛拨开,用他有力的大手捧着我的脸,告诉我他怎样怎样不应该这样做但他实在没法控制自己,我们千万不能告诉塔什。千万。

我走进客厅大声放着爱尔兰漂泊者的一张唱片,直到她醒过来,尖叫着问这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啊我的上帝!

我坐在绿色的大椅子上,想让自己既恶毒又随意一些。我慢慢地把我一直在假装看着的报纸放低,然后看着她。这么说,我说,你醒了。或许你现在愿意回答一些问题吧?啊我的上帝,她说,然后骂骂咧咧摇摇摆摆地走出了屋子。我还想出了一个短剧来软化她。你会烧死在地狱里的!我喊叫着。永远!我觉得我听到了她在自己的屋子里笑个不停,可是我不敢确信。我跑回自己的屋子啜泣着扑倒在我的床上。

那天早上特鲁蒂回到了家,发现她的两个女儿都在她们的卧室里哭,只不过是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我坚信塔什会因为她的罪恶像黄油那样被油煎的,她……唉。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在哭,直到我听见我妈妈说亲爱的,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塔什说:我觉得我要疯了。我无法忍受了。都是他妈的谎话。错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妈妈,真的错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彻底惊呆了。我听见我妈妈说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然后她也开始哭起来,哭得没有那么凶,但其中的间歇似乎在说她知道她在做什么,我记得我心想:她们一样很伤心吗?为什么我妈妈没有生气?是什么要让塔什死?毒品?罪恶?书,比如《预言者》、《流浪者之歌》和《北回归线》?当我妈妈说“我知道”的时候,她的意思是不管发生了什么她都知道是什么要让塔什死,还是说她知道全都是谎话。我敢保证,我每天晚上的脸疼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就像我爸爸的头突然间被它无法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提议塞满一样。或者也许我只是

噎住了。我对一切判断都错了。我以为当塔什说错了她要死了的时候她指的是她当毒品贩卖者的生活方式,在我想象中她一直这样活着。在市里贩卖毒品,和一个坏男孩到处鬼混,坚守共产主义思想不放,让爸爸下地狱。这对我来说太明显了。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感觉好起来,因为我意识到塔什将要回到正路上来了,我意识到她已经明白她需要拯救,上帝、妈妈、爸爸、嘴巴和所有在乎她的其他人都会原谅她的。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一个正常的家庭,即使没有了那一点绝望的笑声。

我听到我爸爸回到了家,在塔什卧室的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我妈妈说好了,亲爱的,我们在家里,你自己做一块三明治吧,冰箱里有新鲜的火腿。

我能听见塔什和我妈妈在说话但我听不见她们具体说了什么。然后我听见我妈妈离开了她的房间走到厨房里和我爸爸谈话。我起了床走进大厅在塔什的门上敲了几下。她让我进去。她的热情好客让我感到紧张。她盘着腿赤着脚坐在床上,穿着她那件橘黄色的男衬衣和戴蓝头白色项链。它看起来那么漂亮。她把一件红色T恤衫盖到了台灯上,所以屋子里有一种粉红色的微光。想点几根香吗?她问我。你想听张唱片吗?我在她旁边坐了下来笑了笑。她看着我。怎么回事,她问。我开始笑起来,那时候当我伤心或者紧张的时候我就这样做。这种笑是让人警觉的那种笑。诺米,她说,不要。她搂着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伙计。我保证。我不会让她走的。诺米,她说,我知道你在哭。请别哭。我低声对她说我不想让

她下地狱,她开始笑起来,说地狱是一个比喻。我当然不懂她的意思,即使我知道对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是一个轻信者,我相信我姐姐要下去。上帝是爱,诺米,她告诉我。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些,伙计。上帝是爱。她简直不可救药。

当伊恩来接她的时候我走进客厅去看报纸。我又放上了爱尔兰漂泊者,很大声地。塔什走进客厅说啊我的上帝,诺米。不过这次她在笑。真正温柔会心的一种笑,简直要让我死。没有讽刺挖苦,没有假装。我知道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她已经解放了自己。这就是真正的微笑的意思。我知道的。她告诉我我可以要她的唱片。

我妈妈把几张毛毯和枕头放进一个垃圾袋里,把它扛到伊恩的工具车里。她把她那天买的面包、水果和新鲜的火腿放到一个盒子里,然后伊恩拿着它走了出去。

我记得我妈妈告诉过我在俄罗斯的门诺徒半夜逃跑的故事,他们疯狂似的想找到一个可以使他们自由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她说,他们所需要的只是让人们容忍他们独一无二的“分离”。诺米,给我找找我的钱包,她对我说。她从来不会把它放在一个地方。我在餐厅的地板上找到了它,把它拿给她,她拿出两张五十的递给塔什。

然后就是他们离开的时间了。伊恩和我握了握手。他说:酷一些,小毛孩。他也和我妈妈握了握手,但我妈妈说啊呀,然后就抱了抱他。他说嗨,谢谢,伙计。然后他就走开了,坐在卡车里等着我妈妈和我轮流在前门和塔什拥抱。

再抱一抱,诺米?她说。啊我的上帝。我们都笑了。我爸爸一直待在他的房间里。很长时间。在黑暗中。他甚

至没有出来看“颂诗”。

我来到洗手间从药片上写着星期一的小槽里取出我的第一片避孕丸。现在我的身体正处在认为它自身已经怀孕的第一阶段。我想到一个女孩的名字：克理登斯。这比新星好多了。等到她上学的时候克理登斯清水重游合唱团就已销声匿迹了，这个名字也就可以使用了。克理登斯。

我躺在床上想着我谈过的话，为我已经说过和没有说过的事情苦恼，直到我爸爸回到楼上，走进他的卧室，上了他的大床。我们轮流躺在床上，趁夜间溜出去，在黑暗中开着车乱走，假装有些事情的存在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我躺在那里想象我肚子里有另一个人类在生长会是什么样子。他会惊慌失措吗？我听到我爸爸开始了他那种特殊的鼾声，听起来就像他被什么噎住但却拒绝死去，整夜如此。当它达到令人恐惧的高潮的时候他停止了呼吸——我数到十七的时候他才又轰然返回生命状态——然后又从头开始。我起了床来到他的房间把他的身子转了过来告诉他：这次是十七秒，爸爸，你需要做淋巴手术了。你让我神经兮兮的。对不起，对不起，他说。但是他还在熟睡中。他侧卧在那里就像一块奶酪味薯条一样，双手夹在膝盖之间，保持着祈祷的姿势。我把毛毯往他的肩膀上拉了拉。我注意到他肩膀上还长着一些毛。我想象他住在安详居。我把我的脸贴近他的脸低声说：十——七——秒。我坐在床上看了他一会儿。我看着他写字台上的鸟。它已经停止了点头，准备睡觉了。我向窗外看去。我告诉自己那些带花边的白

色窗帘需要哪一天洗一洗。它们和我们学校的地板一样灰蒙蒙的让人沮丧。也像嘴巴嘴里那排像大炮一样的牙齿。

现在是早上两点,也或许是三点或者四点,我和特拉维斯坐在水塘里的一个内胎上在月光中上下晃动。我们在谈论人发疯了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是逐渐丧失周边视力,他说。噢,不,我想。我知道他想让我说出一些很有见地但不是特别独特的话。你怎么样认为?他问。我知道你没有在睡觉。

我睁开眼睛。我们只在这里晃动有什么不好吗?我问他。

你怎么样认为?他又问。

人发疯了什么感觉?我问。

对。

我不知道,我说。很难过,也很容易,我猜,就像失去一位朋友一样?你说错一些事,你忽视显而易见的东西,你行为愚蠢,一点都不滑稽。特拉维斯告诉我卡夫卡或者另外一个人曾经说过发疯可以被定义为通过把东西写下来来缓解自己绝对冲动的努力,同时还坚信沉默是最恰当的反应。哦,我说,对。

特拉维斯告诉我一年春天他婶子阿比林发疯了,在她的葬礼过后嘴巴说就像孩子和智力欠发达的人一样,那些不能做出明智抉择让耶稣进入他们心扉的人,比如阿比林,应该自动去天堂,尽管她从十六岁就一直上教堂。很疯狂,是吧?特拉维斯问。他们整夜不睡,非常严肃地讨论阿比林会在哪里永远坐稳她的屁股,就好像他们已经知道一样。

那么的疯狂,不是“疯狂”这个词,我说,可怜的阿比林。

我们在黑暗中任意漂着,在心里静静地和着《三角洲黎明》唱。由于我们刚才一直谈论阿比林在天上的别墅,这支旋律便在我们的脑子里久久挥之不去。特拉维斯对我说我对这个旋律的投入不够。我一直在想歌词的意思,我告诉他。走路到车站那句。我没有告诉他我有一种很糟的感觉,觉得那首歌实际上是关于我的。然后特拉维斯说:喂,这就像你一样,诺米。尽管我喉咙里的眼泪已经开始令我窒息,这时我忽然想起特拉维斯有一次曾经对我说我被惹恼的时候很没劲。没劲是终极犯罪。我把我的头放回去发出一种笑声。我用水溅他。他很方便地也用水溅我,结果我们脸上的水看起来一模一样。

我们试了三十九次,想站在轮胎上,我们最终还是成功了。很好玩。我喜欢掉下去和拉手的那一部分。当你所做的只是站在一起的时候,交男朋友是那么的容易。

第 十 九 章

天还早,我爸爸还睡着。与其说我不想让夜晚结束,倒不如说我不想让第二天开始,所以我走到第二大街,来到公共汽车站隔壁的蹦床屋。公共汽车站被用木板挡了起来,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实验,其结果反而导致人们离开了这里。如果你扔一角硬币到他们放在门中间的咖啡罐里并脱掉鞋你就可以跳一会儿,至少可以一直跳到下一个人拿着一角硬币出现或者直到他们家人醒来。

当整个城镇还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时候独自在蹦床上跳这样的感觉太好了。我每弹一下就试图跳得更高但不让自己的头碰到采样线。我试着通过把我的问题分成不同的类

别来解决它们。特拉维斯。学校。环境。我不够漂亮,无法使自己成为那种老成、安静的女孩,但我从来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我不想成为那种很丑的安静的女孩。那种既丑又神秘的女孩是不存在的。我可能是那种受尽折磨的具有自我摧残能力的女孩。不过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记得一百年前当时只需要一分钱硬币的时候我和塔什在蹦床上的一次谈话。

塔什:当你喜欢的一个男孩在大厅里从你身旁经过的时候你和他说什么?

我:你好?

塔什:不。

我:喂,你好吗?

塔什:不——

我:好吧。Bonjour?

塔什:(什么也没说,只看了我一眼)

我:那是什么呢?

塔什:什么也不说。

我上上下下跳着,手在身体两边,俨然一个小阿飞。我一直跳到蹦床屋里的人打开门拿走里面放了我的一角硬币的罐子,这意味着他们关门了。两小时后我必须上学去,写一篇一千五百字的故事,包括起因、高潮和解决。在我回家的路上我想出了我的第一个句子:管理部门把她转来转去,就像土耳其婚礼上的水烟筒一样,并毒打她。

结果被奎林先生批了一通。不……不,他说。他使劲

敲了敲我的前额。他甚至懒得往下读。到目前为止在英语课上我不能够写的有哈利勒·纪伯伦、马丽安·费斯福尔的歌词、万寿菊种子、霍尔顿·考尔菲德、尼采、德让戈、纳博科夫、自我分析的自然天赋、冲动、喷灯,而现在是土耳其婚礼。

那我应该写什么呢?我问他。他坐在我的桌子上,盘着腿,用两只手抱着一只膝盖,好像受了伤似的。我盯着他的皮带扣子。嗯……他说。让我们运用我们的想象。你闭上眼睛的时候看到了什么?什么也没看到,我说。他皱了皱眉。当你拿到你的卷子的时候,看到每一个字下面都画了红线难道你不感到难过吗,他问。不,我说,不太难过,在圣经里耶——

出去,他说。我站起来,走了出去,他把我的铅笔盒朝我扔过来。它砸中了我很小的背部,就在肾的附近。我对他说了声谢谢,把它捡起来,然后就离开了。我走进没有门的女厕所呕吐起来。我对着坐在水槽上朝天花板扔湿手纸的投石者说了声你好然后走了出来,来到毒辣辣的阳光下。现在是上午九点零八。

忽然间,我希望我有一只狗。我就会和它整天在灌木丛里探索某个地方,或许还会生一堆火,烧烤它捕捉到的金花鼠,轻轻地一起睡在一堆树叶上。或许还能救一个人的命。我决定朝镇中心走,看看时髦礼仪店里卖的最新的老人靴是什么样的。

我看到了我那天真单纯的表兄,他正坐在经济食品店外面他的彩票铺里。我和塔什小的时候,我们不被允许坐

在他的怀里。我从远处向他招手示意,他对我说:噢——来——。他总是这样说。我和我的另外一个天真单纯的表兄杰祺在邮局里坐了一会儿,抽了一支甜帽。我们注视着从一辆停在路边的陆虎车上冒出来的一堆再洗礼派信徒。

我和杰祺握了握手。你的手好大呀,我说,于是他看了看它。然后我让他告诉我我是哪天出生的。星期四。我对他说他被自动拯救了。他慢慢地点着他的头,点了很长时间,仿佛正在听音乐一样。

杰祺曾经有份全职工作,他的职位就是和高中男生篮球队一起坐在凳子上。我从来都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让他在比赛的时候坐在那里,到半场的时候他就会站起来和他们一起投篮。他总是站起来也和他们三声欢呼,然后和另外那支球队握手。他喜欢握手。我从来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再做坐板凳的工作,除非有一个四十岁的家伙带着球帽坐在他们的孩子旁边会让某些人感到紧张。不过球队根本不在乎。他们有时会让他和他们一起去参加客场比赛。

我没有到时髦礼仪店。我和杰祺一起吃了一袋薯条,喝了一杯可乐,我还让他告诉我我知道的每一个人的生日。真酷,我对他说,并伸出手去拿他的手。我是个人物,他说。我问他一天在邮局里坐几个小时,他眼睛盯着别处看了一会儿说狗的爱更伟大一些。这让我觉得他是不是有心灵通感,因为我刚才也在想狗。我们又握了一遍手。然后又握了一遍。当我说再见的时候,他把眼睛转向了别处。

我路过教堂,看到了外面的牌子,上面写着:他们必出

去观看那些违背我的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

多么令人精神振奋呀。嘴巴把这句老话翻出来的时候一定心情不错。我沿着主街有阴影的一侧一边走一边想着故事的起因。

假小子食品杂货店的橱窗里有一个小招牌。欢迎惠顾，光临我们新开的肉食部！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我穿过那个小停车场走了进去来到商店的后面，看着玻璃后面一块块的肉。卖肉的那个人也就是在教堂里用一根一头带着钩子的长棍子开窗的那个男人。他说你好并想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告诉他我只是来看看肉。

这是新开的肉食部吗？

对，他说。我们扩大了营业范围。他张开双臂。

我点点头。不错，我说。很……呃……你们这里有很多有趣的肉类产品。

是的，他说，我们很高兴。

是的，我说。我也是。我笑了笑。他笑了笑。

你想要点什么吗，他问我。他现在比他在教堂里庄重地沿着走廊用扫帚把开窗的时候友好多了。

你们卖克里克吗？我问他。

克里克？他说。你是说午餐肉？我点点头。嗯，我们这里卖的是鲜肉。这里是鲜肉区。罐装肉在第四走廊宠物食品的附近。

噢，对，我说。是。我点点头。对不起。

没什么，他说。他看起来有点不高兴，我不想让他失

望,所以我就要了一磅的肉。

你想要什么样的肉?他问。

嗯,我说,呃……我可以为我爸爸做的肉。他喜欢肉。他非常喜欢吃肉。

嗯,卖肉的说,烤肉怎么样?

好,很好,我说。我带着用牛皮纸和线包装起来的一大块烤肉离开了蔬菜店。他用魔法标志笔在它上面写明了价格。

我伸着胳膊在新的人行横道旁站了很长时间。我按下按钮让红绿灯闪起来。人行横道在我们镇子是一个新概念。人们对它既恐惧又憎恶,因为它是一项奢侈的花销。

没有人停下来,尽管在一辆卡车里坐着的几个家伙放慢速度让我听到他们喊诺米,你这狗牙草。我们这里把避孕套称为“狗牙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的声音告诉我不要把烤肉朝着卡车扔过去。

我在秋木路上碰到了玛丽娜·迪克和帕蒂·保罗斯,他们正在用小车拉着方克家的孩子走。他们告诉我他们正在看小孩,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到方克家来吃邦特烤饼,从贮存的酒里拿一瓶伏特加喝。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会儿,边看电视边吃蛋糕,但我一直在等伏特加酒。

于是玛丽娜说,啊呀他爸妈很快就要回来了,你们最好还是走吧。因此我就和帕蒂分道扬镳。大约十分钟后,我站在厨房里喝着水看着窗外,我看到帕蒂又往方克家走。噢,我想,我懂了。我明白了。我是棵狗牙草。

雷浇完花回到了家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喂,诺米,他说。我没有看他。我摆弄着水龙头。于是他问我这天过得怎么样,我问他当他闭上眼睛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当然什么也没看到,他说。

我想他知道我为什么在哭,因为我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看着他。他只是用他那悲剧般愉快的声音对我说:陪我到废物堆走一趟怎么样。

我们现在说“垃圾场”,雷蒙德,我对他说。对雷来说,垃圾场就是安慰。他非常喜欢某种类型的废物,而不是那些占据了他生活大部分时间的形形色色,扔得到处都是的垃圾。

塔什有一次告诉我雷是在镇子外的风衣厂后面的污水池旁边向妈妈求婚的。

帮我把这些木材从你的玩具小屋上拿下来,还有车库里的那张生锈的床架子,它太占地方了,他说。雷很有一套办法,知道怎样以一种既有意义又滑稽的方法给你安慰。他总是做得过火,就像那些给蔫了的花浇水太多的人一样。

我记得我母亲眼泪汪汪地告诉他她姐姐坐马车出去出了事故,她必须到太平间里去辨认她姐姐。雷走到她身边一把抱住她说别让这变成一种完全不好的事,亲爱的。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妈妈急匆匆地开上车道。我和塔什看着他走到外面一脸茫然地盯着她的轮胎在地上留下来的两道黑痕,好像那里有答案似的。

看到雷把他那毛茸茸的晒黑的胳膊搭在方向盘上感觉

不错,好像他在控制着什么。我帮他把遮阳板放了下来,这样他就不用眯着眼看,而他说你可真喜欢这样。像遮阳板这样能使生活便利的东西并不是他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刚才说的第一个词是什么来着?我问他。他说:不要。我问他我说的第二个词是什么但他不记得了。我觉得要是我是他我就会编一些话,比如去。

喂,我说,我今天买了一块烤肉但是我在回家的路上丢了。我急匆匆离开方克家的时候把它忘在了那里。

哦,真的吗?雷问。没关系。做烤肉太麻烦了。

根本不麻烦,我说。卖肉的说做烤肉很容易。你在上教堂前把它们放进去,当你回家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做好了。

嗯,我爸爸说。它们很容易丢。

嗯,不是的,我说。只有大傻瓜才会丢了烤肉。他告诉我我肯定不会相信他一生中丢过的肉有多少。是,是,我说,然后向窗外望去。

我们总能再去卖一块烤肉的,喏,他说。我什么也没有说。我闭上了眼。

对吧?我爸爸问。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小会儿,我睁开眼睛,看着他笑了笑,所以我也朝他笑了笑说对,他说得对。

我们本来应该交一块钱才能进垃圾场的,但在那里工作的那个家伙认识雷,挥挥手让他开了进去。贵宾吗?我问他。嗯,他说,他不想说大话,但是只要他想进垃圾场他从来不需要掏钱。然后他告诉我他有的时候会在夜深人静

时等看门的家伙离开后到垃圾场里来清理垃圾，垃圾场里的人喜欢他这样。

你清理垃圾场？我问他。晚上？

不，不，他说。

是的，是你，我说。

嗯，是的，他说，是我。

不过那样太酷了，我说，心里想着耶稣，不要让我们成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这里清理垃圾场的那种家庭。垃圾场只不过是垃圾场，爸爸，我说。在垃圾场工作的中心含义就是这不是一个干净的地方。

雷说：嗯，是的，不过我总是把它们整理得让我觉得很合理。我拍了拍他的胳膊。没有什么太多鼓励他的话，这是因为此时需要感觉一些实在的东西。

在那里感觉还真有点不错，就像在海滩上一样，但没有那么压抑。一股烟熏味，奇怪的是还有成千上万的海鸥，好像它们都迷失了方向似的，还有我爸爸给我的一双手套，上面有一些橡胶凸起，可以让你抓牢东西。我喜欢他用手腕的背部擦额头的样子。

我们谈了一会儿眉毛和它们的功用。然后又谈了一些关于头发的话题。他说要是他还脱发的话他就能有一个在上面放电影的额头。

就像能坐在车里看电影的露天电影院一样吗？我问他。

他说是，他会站在地上让大家给他付钱。

你可以坐着,我说。

我必须坐着,他表示同意。

坐在你的草地躺椅上,我补充说。

对,诺米,坐在我的草地躺椅上,他说。他知道我对他的草地躺椅有一种无名的憎恶。我们看见在一堆杂乱无章,一点都不合理的垃圾上竖着一只红色的小牛仔靴。我爸爸对我说,等等,还记得米斯蒂吗?米斯蒂是我的心里有男孩和毒品之前我在牛仔竞技会上用来参加滚筒比赛的一匹巴洛米诺马。

那匹马能在一角硬币上滚圈,我爸爸说。

是的,我说。强壮的后腿。

你以前拐弯的时候就像马力欧·安德瑞提一样,他说,他的眼睛转到一边,像在睡梦中一样注视着一片片腐烂的垃圾。

对,我说,很好玩。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爸爸总是会喊,把它拿回家!还记得你喊“把它拿回家!”吗,我问他。他看了看我。

我那样说了吗?我点点头。这样有什么错吗?

不,不,那样很好玩,我说。我还记着他穿着夹克套服打着领带靠在畜栏的木头围栏上。他是镇子上惟一穿着正式衣服参加牛仔竞技比赛的。有一个孩子还走到他跟前问他是不是在牛仔逃跑的时候吸引公牛注意力的小丑。

他点点头,看着靴子。应该在这里吗?我问他。他摇了摇头,但没有移动靴子。我知道他特别想移开它。为了

我,他努力想表现得正常一些。

我们移一下它吧,我说。

噢……不,他说。他摆了摆手让我不要这样做。

怎么了,来吧,我说。我捡起了小靴子。

放到哪里?我问。

噢,真是,他说。他努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甬这样,来吧,我说。应该把它放到哪里去?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

好吧,他说。我通过满足我自己来满足你。他拿起了靴子,我们走了大约一百码远来到垃圾场的另外一块地方,这里有破马车、呼啦圈、折弯了的生锈的弹簧高跷杖,崩裂了的婴儿脚印泥,无头的玩具娃娃,还有一些各色各样颜色鲜艳的破塑料片。雷把小靴子放在中央说,很好。我们走回到刚才的地方。对雷来说,垃圾场有点像一座百货大楼,更像一座神圣的公墓,在这里他可以重新组织被放弃的梦想和破烂的东西,他把它们分门别类放到一起,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个不会破散的家庭。

第 二 十 章

我们回到家,发现在我们的大型窗上有一个子弹孔。谁会向我们家开枪呢,我问雷。他站在草地里看着子弹孔摇了摇头。

警察来了,他说这样的事到处都有——孩子们,BB 玩具枪,附近放暑假的学校。有什么仇人吗? 他问雷。雷又摇了摇头说嗯,有一个男孩明年我让他留级。警察点点头说你说对了,可能就是他。

雷谢了他们。我们走进屋坐在沙发上。

你要防范谁? 我问他。

警察的孩子,他说。我开始看起报纸来,而他则透过他

那正方形的大镜片盯着窗户上的子弹孔看。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给他做了电视晚餐,他说哟……向我们的厨师提出表扬。他那高兴的样子让我既想蜷在他的怀里又想轻轻地拍拍他的头。

当不好的事情在我爸爸的生活中发生的时候,例如有人朝你家开枪,他总会复活过来。他不再迷惑。生活的点点迷惘会汇聚成某种意义,就像地壳大断裂前的大陆块一样。对他来说,有人朝他的房子开枪是一件完全合乎逻辑的事情,而且当他能够在一个有所意义的世界存在一两分钟的时候他显得几乎很高兴。当他高兴的时候他会做一些非常果断的事情,例如这次他就走到厨房里的布告牌前写下从塔什离开后、公共汽车站自己关闭前我们曾经乘坐过的市里公共汽车的到达时刻表。他把它放到水槽下面的垃圾桶里。哈。终于完了。再见,过去。

然而我又想到当某一天没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又会感觉到他时常困惑不已的自我,然后到垃圾场去。在那里,他会看到那张上面有时刻表的小纸片,它会令他双膝跪倒在地,捶胸顿足一两分钟,然后他可能又会把它捡起,抹掉上面所有的海鸥屎,用手的一侧把它铺平,然后把它带回来贴到厨房里的布告牌上,他会把它安排得井然有序,让你觉得这就是他生活的中心。

可是现在他正摇摇欲坠,因为有人朝我们的房子开枪了而且一切如初,和以前一模一样,正像他怀疑的那样。这样他可以放松一下,把那些让他情绪低落的东西都处理掉。他不停地说着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即使有一些玻璃

碎片落到我们的客厅里时也没有停下，我傻傻地注视着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场表演。这是当有怪事发生我们又不知道怎样描述它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在扮演我们一贯扮演的角色一样，一个是白痴爸爸，另一个是反叛的少年，尽管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这个阶段了——我们更像两个精神病人，又勉强活过了另一天。好像他正在用炸药开山辟路，通过说一些蠢话来翻过这座所谓的少年背叛之山峰，心中满怀希望地祈求我给他怜悯，因为他在我之前发现了自己的缺点。这只是我们使用的一个情景喜剧的剧本。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演。

拜拜，我说。

玩得开心些，他说。乖一些。

你必须做出决定，我回答他说，因为他在等待我做出决定。

塔什离开后，我妈妈教堂里的唱诗声变得越来越轻，而我爸爸的声音则变得有些大起来。我得了失眠症。我在噩梦里总是梦到塔什全身着火尖叫着伸出一只手来等着救命，嘴里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她的脸在熔化，而她的尖叫声则一遍又一遍地在回响。我半夜醒来发现雷不在，他又出去执行他的夜间使命了，塔什离开之前就这样称呼。而我妈妈则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读书。

她给我腾了一块地方让我在她旁边坐下，我给她讲了关于塔什的噩梦，告诉她我是这样地害怕她下地狱。她不会吧？我问我妈妈。她迟疑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我想让她

说什么。不管哪个回答,是或者不,都有问题。她不会吧?我问。

我妈妈说:我们可说不好,诺米。

可是她不会吧?我问。

嗯,我妈妈说。不会这样的,我敢肯定。

可是有可能会这样的,对吧?我问她。塔什可能会下地狱吧?她可能会下到地狱的正中央,孑身一人,全身燃烧着,直到烧死,永远如此,撒旦大笑着,上帝哭泣着,我们一起在天堂,惟独没有她?

嗯,我妈妈说。我真的不——我通常会打断她的话疯了似的让她回答我: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不停地问她直到她告诉我她老说的一句话:事实是我不知道,诺米。这让我一无所获。这样糟透了。至少那时——我这样感觉。

噢,坏事发生了。一切都在崩溃。我们的家庭正在走下坡路,而事实是“我不知道”。我妈妈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她总是摔东西,问我没事吧,而我所做的就是坐在一旁剥香蕉或者做其他事情。她辞掉了在图书馆的工作,但还坚持上教堂。

然后她找到了她的另一份工作,给谢立丹·克立彭斯泰恩的奶奶清洗腿伤,她是一个老太太,一个人住着,拒绝搬到安详居。有的时候,要是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我就会和她一起去。她给克立彭斯泰恩太太的腿伤换药,而我就坐在沙发上看。

克立彭斯泰恩太太的左腿是一件黑暗的美的作品。粗大而又紫得发亮,还带着鳞屑。它日夜都在渗流着什么东

西，就像维苏威火山一样，而她生命的运转则依赖于对它的维护。我妈妈喜欢帮助人，她似乎真的喜欢和纱布和绷带打交道。

有的时候当她给克立彭斯泰恩太太的伤口包扎的时候我就站在她的身旁给她拿东西。我会凝视着克立彭斯泰恩太太的头顶，被她头发脱落的地方露出一小块漩涡状的乳白色头皮所吸引。我会看到她头上的小毛囊，看起来就像鸡皮疙瘩。

她的英语不太好。有一次我告诉她她很幸运，因为她不需要上学（我们曾经讨论过我的作业），她抓住我的胳膊说我要把你的心吃掉。她会切一块圆面包、把我扔下楼梯一块洗脸布这样的话。

我和特鲁蒂会强忍着不笑出声。

克立彭斯泰恩太太会强迫我吃苏格兰薄荷糖，然后给我讲她在俄罗斯的童年的故事，给我讲家乡的金色的梦想。她告诉我她父亲有三百只鸡，他们家有一百八十六棵树。他们还有一头鹰，是他父亲一天从黑市上买回来的。这只鹰的翅膀宽十一英尺半。它能和狗和人打架，他们把它拴在院子里的一根柱子上。

永远不要因为怜悯一个人而嫁给他，诺米，她告诉我。她的丈夫不知犯了什么事被开除出教会了，后来就像很多鬼人一样住在大屋旁边的一个棚子里，而克立彭斯泰恩太太则负责照看农场和孩子们。他变成了“诅咒人”。

我依稀记得我小时候知道他。他骑着他的自行车，穿着套服打着领带在镇子里乱逛，还骂骂咧咧的。最后

他死掉了。他年轻的时候很好,人品不错。他教他的孩子们站在彼此的肩膀上形成一座人做的金字塔。他有一只很棒的歌喉,逢人就笑,尤其能够自嘲自己的缺点,从来都不会对人发火。这都是克立彭斯泰恩太太的话。我喜欢她那样描述他。

她告诉我每天晚上她都会躺在他的身边对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你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不记得他为什么被开除了教会,我也从来没有问过。或许他替他家里某个人的堕落定了罪。这种事有时也会有。我妈妈有时还为克立彭斯泰恩太太做其他事。跑腿,家务,时不时地洗洗衣服。她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我觉得这太费精神了。

在那期间,嘴巴来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祈祷,我爸爸就开始整晚坐在他的黄色草地躺椅上凝望着高速公路,或者到地下室里研究他的同位素材料,在从衰变创造的稳定中获取安慰。

我们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嘴巴说。

什么?什么?在他离开后我会问我妈妈。我们害怕什么?什么发生了?

有一天我母亲告诉我塔什变成了一名无神论者。在塔什离开镇子很早之前我妈妈就已经知道了。显然他们曾经就这件事详细谈过。嘴巴是最近才听说这件事的——风闻而知。

啊我的上帝，我低声地说。我妈妈说诺米，你不知道什么是无神论者。她告诉我塔什已经不再信上帝了。不，我低声说。是的，我妈妈说。我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那张他妈的借书卡，哼。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爬到床上和我母亲躺在一起，尽管我已经十三岁了。她会悄悄地对我爸爸说：诺米在这儿，亲爱的，到塔什的屋里睡去吧。他就会从床上起来笨重地走出屋子，在床上留下一块很暖的大洞让我爬进去。我们不必再谈这个了。没有什么可谈的。

我可能会搬到蒙特利尔去，特拉维斯说。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我们正坐在阿比山上凝视着天空。

没什么，他说。就是我可能会搬到蒙特利尔去。

可是为什么呢？我问。什么时候？

秋天，他说，要是我能挣够钱的话。

嗯，祝你玩得痛快，我说。给我写信。他说我可以和他一起去，可是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对吧？他说，并用他的吉他戳了一下我的肋骨。

不，我说，错了。

别这样，他说，为什么？蒙特利尔太酷了。我会在地铁里弹吉他挣钱，你可以给艺术课做裸体模特，等等。我们会找到一家非常便宜的公寓，吃面包和奶酪。

你说公寓吗？我问他。他点点头。就因为这个我就不会和你去，我说。我站起身来走下了山，只不过在半路上摔了一跤，跌倒在地，更糟糕的是我一路滚到了到处是石砾的

山底,躺在那里蜷成一团,而特拉维斯还坐在山顶上说诺米,别那样!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爸爸又坐在了他那张讨厌的草地躺椅上,似乎在子弹孔前面画什么水彩画。这就是你要做的吗?我问他。坐在黑咕隆咚的地方画画?

特拉维斯在哪?他问。

鬼才在乎,我说。

我们去吃点冰淇淋怎么样?这是我砰地一声关上门走进厨房找我姐姐留下的过期的为你安药片之前听到的话。

我注意到餐厅里的桌子不见了。我回到外面问我爸爸它到哪儿去了。

我把它卖了,他说。我们从来都没有用过它。我把车库里的冰柜也卖了。我清理里面的东西的时候看见了塔什的那只走丢的猫,我想你和我会把它埋在后院里。

布拉库拉?我问。

对,他说,被裹在一条披肩一样的东西里。一条红色的鹅绒披肩。有点吓人,他说。

她想等地融化了就把它埋起来的,我对他说。

嗯,我爸爸说,她或许已经忘记了。或许在它开始腐烂之前我们应该今天晚上就把它埋了。

夜晚变得越来越美。我爸爸挖了一个洞,而我试着想做一个该死的木十字架,可是我精神恍惚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好像我的手在抓着木片四处乱动,仿佛我是一名鼓手什么的,一支鼓槌躺在我旁边的地上,那支鼓槌旁边

是用果酱罐装的一罐子钉子,可是除了这些我一点主意都没有。最后我放弃了,躺在草地上看着我爸爸挖洞。

我要在上面放一块混凝土石板,这样动物不会把它挖出来,他说。

好的,我说,不过听起来更像好……的……。

或许我们应该先把它火化了?我爸爸问。我说不……要……。我努力想够着一根离地约五十英尺的树枝让自己振作起来。最后我放弃了,躺在那里四肢张开就像一只轮子一样。外面的天很黑,我在想我爸爸的衬衫真白呀。他把领带别在两个纽扣之间。

累了吗?他问。

不,只是有点懒,我说。特拉维斯曾经教我否认疲劳的重要性。他总是告诉我不要打哈欠。我爸爸提示说我的磷酸盐需要补充。磷酸盐,我心想。磷酸盐。

爸爸,我说,这里为什么不允许火车进来?

什么?他说。

这里没有火车吗?我说。

我们两个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过了一两分钟后我爸爸说:哦,火车。是。老人们说它会带来尘世间的影响。

带来尘世间的影响?我说。

我爸爸停下挖洞抬起头来看着我:它会使来往更容易。尤其是离开这里。

哦……,我说。不要让我一个人在这外面死去,伙计,我说。我爸爸说:不,不。他朝我笑了笑。我在黑暗中看到

了他的牙齿。我想永远躺在这里。

我说：我想永远躺在这里，我爸爸说不，不，那是布拉库拉现在的任务，嗨，嗨。

一切都令人感觉真的真的那么好。草地、夜空、星星，还有我爸爸，他微笑着，穿着他那件白白的衬衫，开一些连玩笑都算不上的很糟的玩笑，还有新鲜的土的气味以及远处麦茬沤火的气味。

地里的蓝色的东西是什么来着？我问他。

蓝色的东西？他说。那是苜蓿。

对……了……，我说，木梳，木虚，木休。

苜蓿！我爸爸说。

好……的……，我说。

夜晚还没有结束。我爸爸让我躺在草地上布拉库拉的旁边，他告诉我我需要做我剩下的工作了。我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不停地重复着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不分时间先后。

我看着天空变成紫黑色，听着深夜各家关门的声音。空中四处飘舞着像绒毛般白色的东西，我花了很长时间想用手抓住一个。我摸到了头上的疙瘩。我需要一支刮胡刀把我的前刘海剃掉，我想。我慢慢地从草地上爬过向后门爬去。门上棕色的地方让我想起了泽西牛奶巧克力。

特拉维斯喜欢垂下来的前刘海可是特拉维斯要到蒙特利尔去了。我喜欢我的前刘海被用刮胡刀剃过的样子。我轻轻地把特洛伊斯·蒙克的唱片放上，在镜子里打量着自己。我能听见我爸爸的鼾声。我把音量调低等着他停

止呼吸。

我已经忘记了怎样去数他的呼吸。我记得我外公告诉我他太老了当他小的时候他们连数字都还没有。

我穿上塔什的淡蓝色袋鼠夹克,把头巾围在我用刮胡刀剃过的头上。我走出前门,经过那个子弹孔,下了车道,穿过十二号,来到我邻居的院子里,一头撞在了他们晒衣服的绳子上。然后我又沿着第一大街走,上了弗里森,来到主街上。我在邮局旁边的闪闪发光的花岗岩纪念碑上坐下来读着上面四百万年以前已经死去的人的名字,这时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诺米,塔什说。我喜欢你这样处理你的头发。可是谁告诉你你能穿我的夹克?

这件烂衣服?我问。是你丢下的。现在是我的了。

我穿上更好看一些。她说。你现在有男朋友,是吗?

是的,你还和伊恩在一起吗?

不,我在弗拉格斯塔夫离开了他。他那个蠢材。

哦,对。

对。

他温柔吗?她问。

谁?我问。

你的男朋友。

有点,我想。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一个人在外面待着?她问。

不过你在这里,我告诉她。对吧?

上帝。我不仅不会口齿清楚地说话,甚至连幻想说话都不会了。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坐在车库的地板上用头巾紧紧地围住我的脸,只留下一个足够大的洞让我吸甜帽。夜晚很优美。或许哪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摄影师,我想。这时,车库顶部的一角突然毫无防备地坍塌了下来。

第二十一章

第二天我上学去了。我在数学课堂上睡着了。在地理课堂上也睡着了。校长把我请到了他的办公室。

我计划一句话也不说。我选择了墙上的一个地方盯着看，就像在生孩子时他们让你那样看一样。显然，这几年不是你生命中最辉煌的几年，他对我说。

当他告诉我这个的时候我几乎感激得不知所措。我感觉仿佛他已经进入了我的脑子，就像一名武器核查专家一样非常彻底地带着一种很酷的熟练的专业眼光审查每一种情况，而且即使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还在制定某种解决方法。这是一种理解。我觉得他会拯救我。但是事情就在这里结

束了。

午饭的时候特拉维斯来接我。当时我还在火头上,我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你穿的不是雨披。他的车子抛锚出了砾石道,一个小石头砸到了我的腹带上。我想要不是因为这个腹带我肯定就被砸死了。其他的孩子正坐在草地上吃着午餐,我不得不从他们身旁走过回到学校里。该找另外一个男朋友了,一个叫高尔都的家伙说。就找你的,我说。操你妈,你这母狗,他喊道。你会忘掉的,我说。我在美国历史课上睡着了。不过是一种不太专心的睡眠,还允许我的记忆工作,只不过是正在一个梦的深渊里。我们听见人们在谈论疯马和受伤的膝盖,可是我所看到、闻到和摸到的却是特鲁蒂。

我还记得我在晚上穿着我的睡裤拉着我母亲的手赤着脚穿过镇子。塔什那时已经不在,我又一次尖叫着半夜醒过来,特鲁蒂说她无法忍受了。我爸爸站在我卧室的门口恳求她不要这样做。能把车钥匙给我吗,她问他。行不行?求你了?他说不,特鲁蒂,不要到那里去。请不要到那里去。然后我能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穿着我的睡裤沿着寂静的大街走。我们来到我舅舅家门前的路上,我妈妈不停地在门上砸,直到我婶子终于走过来把门打开问我妈妈她是不是像她女儿一样疯了,她指的是塔什而不是我,我妈妈说我看你敢再像那样说我女儿。嘴巴这时出现了,我妈妈让我坐在草地可是草地是湿的,我说不。特鲁蒂,嘴巴说,出什么事了?你在做什么?于是她让他向我道歉。她说告诉诺米说对不起。她不停地指着,而我只是呆呆地

看着嘴巴房子前面的白柱子直到我的眼睛模糊起来。请她原谅你，特鲁蒂说。你把她吓坏了，汉斯。告诉她说你很抱歉。告诉她！告诉她这不是真的。告诉她这只是一些故事。你根本不懂爱，什么也不懂。你根本什么都不懂，我恨死你了。

嘴巴站在那里，站在柱子的正中央，眼睛闭着，头朝天斜着。她一直说个不停。现在请你告诉诺米你很抱歉，让她原谅你。现在就去，汉斯。你不道歉就别想回去。

然后特鲁蒂安静了一两秒钟，我能听到蟋蟀的声音。我想，现在我们回家吧。可是这时她说：不去？不去？不去？你不会道歉？好吧。好吧。因为你你知道吗？我永远不会原谅你。诺米永远不会原谅你。这给你带来多少快乐，是不是，你这个沾沾自喜的怪物，你……问问别人。道歉。算了。算了！我想告诉特鲁蒂我会原谅他的，告诉她她错了，这时嘴巴让他的妻子回到屋子里给我爸爸打电话。告诉那个男的让他来把他的老婆带走，他说。他告诉我妈妈他的心在为她哭泣。然后他就走回了屋子。我坐在街边等着我爸爸，而我妈妈则拿起石块向她哥哥的房子砸去，嘴里喊着一些我从未听过的亵渎神灵的话。

放学后特拉维斯回来了，他没有穿雨披，并向我道了歉。我告诉他他有的时候满脑子垃圾，他说是，他知道，可是我能不能试着好一些。

你就是那种家伙，遇到简单抢劫就会惊慌失措，扣动扳机，杀死好几条生命，甚至包括你自己，我对他说。

你能把头巾摘掉吗？他问。我们在沉默中开车出了镇子朝着一个叫阿诺拉的镇子驶去。

我想问他是不是计划把我捆起来然后在灌木丛里把我杀掉，可是我正在气头上，不想开口说话。我们就这样不停地开车前进。特拉维斯在跟着收音机唱歌……而我则一直呼吸着砾石路上的灰尘。最后我们又来到一个更小的土路上，我们顺着路往前开了一会儿，然后他开进灌木丛中的一片空地，在空地的中央有一间木屋。他把车停在木屋的旁边看着我。

怎么样？我说。

这是我父母的雪橇屋。有壁炉。

太好了，我说。有火太好了。

还有一张床，还有屎，特拉维斯说。

哦，我说。我们都看着木屋。我想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在我们……对。这屋子还不错吧？我拉着他的手说是，太好了。

他问我想不想把头巾摘掉，我说不谢谢，我喜欢这样。我告诉他我认为化学物质可能已经成功地骗过了我的身体。他朝我空空的子宫所在的大致方向看了看，点了点头。我们拉着手坐在那里凝视着木屋，心里想着事情，想在收音机上找到好节目听。

我们慢慢地开着车返回镇子。我靠着他的肩膀把我的脚伸出窗外，我们分享了我的最后一支香烟。他叫我宝贝。看，宝贝，当他拿着香烟从我的头顶上经过的时候说。要是

我们能够一直这样开着车走该有多好啊！我说。他吻了吻我的头发。他说是，我们总有一天会的。收音机里放着卡斯乐队的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空气的温度太完美了，闻起来也很好。我们看见的就是蓝天和烟雾。他又得去和他爸爸铺地毯了。

那天晚上我妈妈用石头砸她哥哥的房子臭骂他的时候所做的一切似乎很神秘，令人不解。我觉得我会称它为悲痛。在这样一个一切按上帝的意愿进行的镇子里要想悲痛太难了。在你不应该有空虚的时候你很难知道该怎样处理你的空虚。特鲁蒂开始在夜里长时间地散步。白天在家的時候她还会做一些像料理家务、做饭一样的事情，但是她已经几乎完全不说话了。一天下午我不知从哪里回到家发现她和我爸爸拥抱着站在厨房的中央，脸上涕泪纵横。

出什么事了？我问。他们说没出什么事，然后笑了笑，告诉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学校里的孩子一直在和我说特鲁蒂，他们想知道她是不是一个吸血鬼或完完全全疯了还是怎么的。

她为什么在晚上像那样到处乱走，他们会问。

我会耸耸肩。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会说。

有一天她没有做晚饭，我生气了。你简直被惯坏了，是不是？不管怎样，我告诉她：妈妈，我们必须每天吃饭。她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太对了，然后她走到日历旁，在每月每周每天的每个方框里都写上了吃饭。好了，当她写完的时候她说。这应该有所帮助。当我爸爸从学校回到家后他看

着日历,对着它凝视了五到十分钟,静静地一页页地翻过日历的十二个月,然后走到沙发旁坐在我妈妈的身旁,握着她的手,紧张地看着大型窗外天空和高速公路的世界。

我还是设法挤出时间到镇子上漫无目的地游逛,用我刚刚酝酿出来的一种新的表情注视着一切。这种表情是敌意和绝望的复杂结合,其中还掺杂着无奈的渴望和赎罪般的爱。

要是我有一支魔术棒我就会沿着主街往前走,口中念着叮——你现在是 CGBG 会员,叮——你是一个愤怒的街头小贩。叮——你是卢·瑞德。嗨,诺米。嗨,卢。和我一起逛吧。太好了,伙计。

嘴巴在教堂前面竖起了一个新招牌。你觉得这里很热……上帝。我停下来盯着招牌看。我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崭新的角度。它甚至连诗歌都不是。它也不应该是滑稽的。这是嘴巴发出的威胁,他在拿上帝做活靶子。这家伙疯了。我的新表情完全崩溃了,我张着嘴以手捂心上站在那里。可能是因为太热,也可能是因为大麻,或者是因为和特拉维斯待在一起的激动,或者过度劳累,或者是我的身体在它没有怀孕的时候认为它已经怀孕的效果,但是我开始哭起来,不能自己。招牌上为什么不说:你将会像一眼泉,涓涓不息。为什么不给点他妈的鼓励?

我站起来,绕到嘴巴的办公室所在的教堂的另一侧,我在门上砸了几下。我使劲踢了几下门然后朝窗户扔了几块石头。

我尖叫道：现在就让我进去！我想他不在那里。或者如果他在的话，他肯定正忙着他的诅咒工作，没时间见我。我走回到招牌那里把它踢了个稀巴烂。等我踢完后，上面的黑体字母乱七八糟地躺在地上，旁边是一些变形的塑料片。我坐在路边喘着粗气，看着两辆汽车开过，它们的时间间隔至少有十五分钟。吹箫一次多少钱？坐在车里的一个人问我。一个鞋底钉了六英寸高的加强鞋跟的男人非常非常缓慢地从我的身旁经过，用母语问我是不是在等游行。我摇摇头笑了笑。他拍着我的头发说：她必荒凉坐在地上。我看着他在主街的尽头消失在耶稣的怀抱中。

一个大约十二岁的高个子女孩和一个大约十岁的矮个子男孩走到我跟前问我是不是我把招牌破坏了。

是我，对，我说。

为什么？他们问。那个女孩把她的肘部放在男孩的头上。我耸了耸肩。

你会有麻烦吗？那个男孩问。

我想不会有吧，我说。我问他们要到哪里去。女孩说去买一盒巧克力。给他的，她指着那个男孩说。因为他一年来一直是我忠实的靠臂。男孩在女孩的肘部下笑了笑。

这样很方便，我说。

我知道，女孩说。我实在站累了。

他们答应不会告诉任何人我破坏了那个招牌。我对他们表示感谢，然后看着他们也朝着我们的那个来自拿撒勒的男人走去。

我想念利兹。当你和一个朋友无所事事地待在一起的时候漫无目的并不是真的那么漫无目的。我穿过安详居旁边的一个小公园,注意到一棵树下的一个双人帐篷。我走上前去说你好,一个女人从帐篷的小口里探出头来。噢,对不起,我说。我只是对帐篷有点好奇。我们在等着有一个家,她说。哦,好,我说。对不起。昨天我们找到了一张二十一美元的账单,我们就拿它去买了食品和肥皂。完全同意,我说。我知道我们会得到救济的,她说。我笑着点了点头。你们是从哪来的?巴拉圭,那个女人说。格兰查科。哇,我说。你们认识道夫特吗?我问。我知道我们会得到救济的,那个女人又说了一遍。我点了点头。好吧,玩得开心一些,我说。她对我表示感谢,然后又关上了帐篷的小开口。

我接着往医院走,我从莱默大道经过孩童角,我为了不睡着觉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然后我又经过停尸间的地下通道。我乘电梯来到一楼,走进利兹的房间。她的父母在那里,亨特医生和一名护士也在那里。

利兹躺在她的床上,看起来似乎既害怕又无助的样子,她的脸在发着微弱的光,几乎是在摇曳。

哦,纳奥米,利兹的妈妈说。我们正在这里讨论。你能不能下次再来?

当然,可以,我说。

我和利兹很快地交换了一下目光,没有笑容。我走进大厅问护士也就是站在挂号台后面的那个好护士发生了什

么事。她摇摇头说她不知道。好像在开一个会,或许。可能和下午利兹被一个人撒下有关。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被一个人撒下?我问。护士告诉我利兹突然决定起床去散步,但只走到巴克曼和伦巴角落就晕倒在人行道上。有人从厨房窗口看见了她,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到那里去帮助她,但她不让他碰她,因为太疼了。然后她父母来了,亨特医生也来了,但她不让任何人碰她。她就躺在人行道上呻吟着。

那么她是怎样回到这里来的?我问护士。她父母最后把她抱了起来放到了车的后座上,她说。

她现在感觉好些了吗?我问护士。嗯,是的,有点,护士说。我们给她打了镇定剂,还让她吃了烤面包。

利兹被折腾到了车后座上。她父母想把她带回家,但利兹坚持要回到医院,护士说。

那是因为在家里他们会用祈祷和番茄汁来给她治疗,我告诉她。

嗯,护士说,和这里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非常坦诚地告诉你。

我知道那种感觉,我说。

那个护士给了我一块奇巧巧克力,告诉我她会告诉利兹我很快就会回来。

我出了镇子,经过风衣厂,向污水湖走去。我从来都没有到过那里。我必须爬过一个铁链栅栏才能进去。那里有四个奥运会游泳池大小的池子,装着镇子里未经加工的废

水。看起来还不坏。闻起来也不坏。要是你能够容忍这个想法,它甚至是很美丽的。太阳停在一个位置上,能使一切变成柔和的橙色,就像香瓜瓢一样。这就是一切开始的地方,我想。要不是为了这些奇怪而又美丽的未经过滤的废物污水池我才不会到这里来呢。我只在那里坐了一小会儿。我突然想当塔什告诉我爸爸就是在这个地方请求妈妈嫁给他时她肯定在骗我。没有其他人到这里来。我试图从心里不让海鸥落在污水池上。最后我站起来又爬回到铁链栅栏的这边。

我站在银行的大厅里,面对着冰冷的花岗岩,把空调的冷气全部吸到我身上。有人打开了门,我听见远处的一个熟悉的声音。冷眼看生命,还有死亡。骑手,从这里经过吧。只有我爸爸才会引用叶芝的墓志铭讲给一个穿着碎花服的信仰原教旨主义的银行出纳。我不知道上下文。我看见她点着头微笑着,我爸爸一脸肃穆地站在柜台的另一边,好像他在等待着给身体的指令。不错,我听他说。我喜欢某种碳。我无法听到出纳员在说什么。她一定是他以前的一个学生。是的,他闷闷不乐地说,我想起……在这种碳结构里原子是在一个空的结构中连在一起的……噢,对。他抬起头来,我挥了挥手。

我们一起往家走。他告诉我那天下午当他站在停车场上时有一小会儿他闻到了马粪,他还想到了我。是吗?我问他。是的,他说,不过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前骑马。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修理已经坍塌的车库房顶的

一角。

噢,我爸爸问,还可以修吗?那个人用我们这个孤立民族的语言叽里呱啦说了一些什么,我爸爸也和他说了一些什么,用和他同样的语言。他转回到了英语,开始对那个人说一些鼓励的话。他说要给他倒一杯水。我走到里面看着我爸爸看着那个人。我想告诉他不要这样,因为这样很让人难为情。我是说,你为什么要看着一个人修你的房顶呢。

第二十二章

塔什十三岁的时候找到了一份暑期工作，就是照看特鲁蒂的母亲，以免外婆吃香子豆吃坏了把公寓烧掉，被人踢出来，然后不得不和我们住在一起。

塔什告诉我嘴巴的母亲喝酒是嘴巴的过错。后悔，她说。因为事情本应如此。我有一种感觉，她在引用某个人，或者有一天她会变成一名摇滚女诗人，这个词是我最近在一张城市报纸上看到的，那张报纸是被风吹到我们镇子来的。事情本应如此。我们会坐在外婆家外面的酸苹果树上面，看着她的门，不让她溜出来摇摇摆摆地长途跋涉到经济食品店里的烤制商品廊里去。

这钱对塔什来说太容易赚了。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会给我一角硬币，让我时不时地到蹦床屋去玩。有一次我们坐在树上，她告诉我她打喷嚏的故事。她说只要她躺在床上想到男孩们她就会马上打两个喷嚏。过了一会儿她变得非常不安起来，因为她坚信我父母会知道她的喷嚏是什么意思。太复杂了，我说。我只要一站在太阳下就会打喷嚏。她告诉我那是因为我十岁。再过三年我的喷嚏就会表现出不同种类的温馨和幸福感。

在那棵树上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她给我看怎样很快地换气。她给我看怎样把一个人的鼻梁骨打到脑子里来杀死他。我们朝汽车扔酸苹果。她有了第一次月经。我们穿着新的游泳服。哇，幸运儿，我曾经这样说，因为她看上去很难过，然后她说，对，也祝你圣诞快乐。

特拉维斯今天教我怎样走路。我应该更多一些摇摆和起伏，用我的全部身体。就像吸毒后走路的样子。特拉维斯更愿意称它为漫不经心的步伐。我们一起散步来到 RK 牧场，主街尽头经过一块土田往前走就是。我们注视着那些有着毛茸茸的脚踝，长着和油桃一样大小眼睛的高大的马。就是这些马拉着游客们坐的四轮马车在这个假冒的村子里四处观光。

天开始下起雨来，我们走进畜棚里的一间小马具室，坐在盖在木板上的马鞍上。特拉维斯打开地板上的电热器说我可以把我的湿衬衫放在上面烤干，我照他说的这样做了。五分钟之后我们闻到了一种奇怪的气味，我们转过头来看

我的衬衫,发现它早已完全融化了。

他把他的 T 恤衫给了我穿。我把它的底部揉成一团从脖子洞里套了出来。

当雨停了的时候,我们走到外面试着在栅栏上走而不掉下来。我喜欢这些中心思想是不掉下来的活动。我喜欢和你在一起,我对特拉维斯说,他说我闻起来不错,就像他的垒球手套。他从未再用过。我想起了当克立彭斯泰恩太太和她丈夫都还身强力壮的时候,在他没有变成诅咒人之前她对他说过的话。你简直就是个完美的人,她对他说。

你简直就是个完美的人,我对特拉维斯说。

我屁股上有疙瘩,他说。我们回到他家,做了冰茶和冻香肠等等,然后躺在他的地下室卧室兼用的冰凉的混凝土地板上在黑暗中听着卢·瑞德的歌,在歌曲之间还有一些在玩耍的小门诺徒们遥远的喊叫声。

当他父母回到家的时候一切都被破坏了。我们睡着了,蜡烛已经烧完,唱片在不停地转着,他妈妈站在楼梯顶上把灯关掉又打开,好像在给我们一个信号,示意我们的世界已经结束,我不得不要滚出他儿子的房间离开这里了。

我们走上楼梯来到明亮的客厅,揉着眼睛说噢,好家伙,几点了,等等之类的话,而他妈妈则看着特拉维斯对他说他爸爸需要他把地毯铺在哪个地方,还说他应该挤一下他的疙瘩。我不知道她到底想让他做哪一件事。

我能开车把她送回家吗?他问道。

他妈妈说我想她知道怎样走路,我说是的,我知道。我

今天刚学。我穿过他们的前门，咣的一声撞上门，那声音就不停地响着。半路走在大街上我仍然能够听到它的声音。

当我来到我们家车道上的时候，我们邻居走了出来，把她尖叫着的儿子拎在腰部，一脸火气。她孩子的嘴里正在吐着泡泡。我们邻居说他刚吃了两滴她的蜜斯佛陀沐浴油珠，这是她为纪念结婚周年夜省吃俭用买的。

真糟糕，我说。

我的邻居对我说你就等着看你自己有了孩子吧。

那又怎样呢？我问。

嗯，那时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悲惨，她说。噢，那时怎样？

我爸爸站在厨房的桌子旁看着他的手。你今天没有到学校吗？他问。

取决于你说的学校是什么意思，我说。（啊，啊，真聪明。上帝，我真是个傻子。）

他们说你不能升十二年级了，他说。

不，他们说反了，我说。（我正在令自己变得无比恶心。）我回到我的房间，砰的一声摔上门，点着一根甜帽。我拿出一支标志笔，在克里斯蒂娜嘴边画了一个泡泡一样的对话框。操你妈！她对远处的那个又丑又旧的房子说。我放上了《蹩脚英语》，把它的声音调到还不至于把音箱震破的地步，然后，我盘着腿坐在床上吸着致癌物，在梳妆台的镜子里凝视着我自己。我往窗外看了看，朝几辆房车挥了挥手。

一批批的游客正来到这里,想看看屎镇的生活究竟有多么简朴。特拉维斯在博物馆有一份工作,他负责看羊,清扫风车,擦掉那些游客的孩子们在假冒的一间房的校舍里的黑板上写下的一切难听的东西。他告诉我他开玩笑地在整个黑板上大大地写了遵守这个词,结果嘴巴看见了,说他喜欢它。嘴巴是博物馆的总头头。镇子里的一切,学校、教堂、博物馆、杀鸡场,都和其他是有联系的,就像巴黎的下水道一样。政教是不分离的,分离的只有现实和理解,而嘴巴就在构成这一切的那个大轮子后面。

有的时候特拉维斯必须坐到真正的仿造马厩里假装是一个假开荒女郎的丈夫,她穿着长裙,戴着无檐圆帽,晃着摇篮里的椰菜娃娃。他坐在那里借着一根蜡烛读圣经。按规定他们应该时不时地朝彼此笑一笑。

那个女孩的名字叫阿德林·拉兹拉芙。有一次她买了指节铜套,带到学校里把另外一个女孩猛揍了一顿,因为她抄袭了她的打扮。我现在能记得的就是一身紧身大苏格兰牛仔服、格莱格·考迪亚克斯鞋、筒状围胸、福赛特发型,厚厚的化妆粉。和其他人一模一样。门诺女孩来了。特拉维斯告诉我他想给那些美国游客建一个回避台。就像亲吻台一样,他说,只是——对,对,我对他说,我想我明白了。

当我的唱片停下来时我听到车库的门开了,然后车倒着开上车道上了高速公路,很可能是到美国喝咖啡去了。我在床上伸了伸腰,看着克里斯蒂娜。今天有许多事情留着不做。我走进厨房看看冰箱里有什么。我坐在餐桌

旁在一张纸上画起来。我爸爸已经在上面写了些什么：

一个领导/长辈的资格。

个人——v. 2, 3

家庭——v. 4, 5

教堂——v. 5, 6

世界——v. 7

我想知道要是我爸爸成为一名世界领导我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我把纸翻过来仔细研究了一下上面的一个表，其标题为“被遗弃到下面的撒旦”。上面有不同的类别，都用箭头和诗句连了起来。狂喜，被拯救的死，没被拯救的死，千年，无底洞，火湖，野兽和假预言者，新天堂，新地球。我试着去理解这个箭头和时间轴构成的复杂系统。我放弃了。我把纸翻过来放回到桌子上我爸爸放它的地方。我回到我的卧室。

我躺在我的床上试着通过有条理地让我身体里的每一块肌肉放松来和我的夜间面痛作斗争。这样不管用。我感觉好像弗兰肯斯坦，似乎前额里有许多螺钉，还有一个我几乎动不了的巨大的下巴。我决定起床，沿着十二号散步到博物馆，去看看特拉维斯能否休息一下和我待一会儿。我穿上脚踝环带的耶稣凉鞋、毛边短裤和一个粉红色兜胸。然后我抹了很多眼妆，把头发拉下，扎了一个很紧的马尾巴

辫子,因此我看起来就像一个老态龙钟的匈牙利体操运动员一样。

我给我爸爸留了一个条:你不觉得我们应该修一下窗户了吗?我明天要上学。山姆·强普林是谁来着?拥抱并亲吻,诺米。我喜欢问我爸爸关于加拿大历史的问题,因为这样能让他很高兴地谈论一些问题。

特拉维斯和他的假妻子正在草皮屋的后面吸大麻烟卷,他们在悠然自得地笑着。

你在做什么?我问。

我们在休息,那个女孩说。

我没在和你说话,我说。

诺米,别紧张,特拉维斯说。吸一口?他屏住呼吸把烟蒂递给我。他开始咳嗽,问我的眼妆怎么回事。

我们能走一会儿吗?我问。他说当然可以,于是站起来对那个女儿说过会儿见。我们离开了草皮屋向风车走去,他拉着我的手说别生气了。

你和她没有做什么坏事吗?我问。

上帝,没有,他说。我们在休息。你还想怎么样?

我一下愣住了。“还想怎么样?”你真的要去蒙特利尔吗?我问他。操,我不知道,他说。我想去但我也想和你在一起,到那里我需要钱,我父母会跟我急的。我不知道。太麻烦了。

对,我说。我们走进关着羊的小畜棚里,他把我介绍给它们。我们坐在一堆干草上把羊食团扔进桶里。

你想回去吗？我问。

是的，他说，很快。

请不要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很高兴，我说。

他说好的，他不会的。

他对我说我看起来像艾利斯·库柏。我们站起来，他用手搂着我的腰抱着我，仿佛我们是年深日久的一对，我把头靠在他的锁骨上，他把下巴放在我的头上。

我到杂货店从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女人那里买了一根长长的橘子棒糖。她说她最近在教堂没有见到我。我知道，我说。对不起。我真的感觉对不起她。

当她看我的时候她看到的是一个被熊熊大火围起来高声尖叫着的孩子。这对她来说一定很不容易。

我不想马上就离开。我喜欢商店，我喜欢人们来来去去看商品的样子。我问她今天怎么样，她说快要过去了。她很累。我点点头又笑了笑。里面真热呀，我说。噢，我在柜台后面有一个扇子。她指了指它。

这不是真的吧，是不是？我问。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是说我没有觉得这是个罪恶或者什么，我说。

噢，天，我希望不是，她说。我们都笑了笑。

诺米，她说。我能提个建议吗？我说当然可以。我能建议你与马修开始谈恋爱吗？她问。

这倒有可能是个好主意，我说。谢谢你。她似乎很高兴。能到处瞎逛和她聊天我感觉很好。我想要她有的东西。我想知道你觉得自己正在挽救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是什么。

么样的感觉。

你爸爸怎样？她问。在学校怎么样？

他们正在学碳，我说。还有热动力学。他非常喜爱的第二定律。她摇了摇头。

他对活性炭非常着迷，我说。

哦，她说。

还有熵。

是吗？她问。

是，我说。

哇，真有意思，她说。

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说。我们都心领神会地一起点了点头。

我能为你祈祷吗？她问。

当然，我说。我谢过了她和她说再见。

我沿着可可莫路走到水塘蹚进了水。我穿着衣服在水里漂浮着，闭着眼睛吮着棒糖。我听到几辆车停了下来，几个家伙走出车来摔打着什么东西，和他们一起来的女孩说着不，不要，不，不要。于是我离开了这里。我不想回家，就来到阿比山，坐在平底雪橇棚屋上在我的腿上画画，海军蓝颜色的水从我的毛边短裤上滴下来。我就坐在这里等待城里的灯光亮起来。

我五岁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书没有字，只有颜色。第一页是黑色的——我的心没有装耶稣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第二页是红色的。那是耶稣的血在给我洗面，以某种方式

拯救我。第三页是白色的，代表的是我的崭新而洁净的心。
第四页是金色的，这是天堂里的街道的颜色，我将会永远永
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
在这里生活。在主日学校里，我们的老师就会举起这本书，
从她那塞满用过的舒洁卫生纸的袖子里伸出长长的食指一
页一页地指给我们看，我们就会用一种挽歌似的单调的声
音背诵所有这些颜色的含义。接下来就是毡状纸板时间
了。除了毡制耶稣我们不能把其他人放到那个又旧又破
的十字架上，我们不能给人物配音，因为结尾总是耶稣从十
字架上跳下来，抛踢那些坏孩子。

一天,在家里,我抓挠了蚊子叮咬的地方,流了血,我拿着它和耶稣之血那一页比较了一下,他的是橘黄色的,这让我惊恐万分。我拿来一根针,越发不顾一切地戳破所有指尖,想找到一丝和耶稣的血相吻合的地方。没门,我的血有问题。塔什在浴室垃圾里发现了这本书,上面印满了手印,她大惊小怪了一番,因为我不想告诉她我做了什么。

第二十三章

他们把我母亲赶了出来。和她断绝了关系。就是“开除”这个词。她被开除出教会了,我爸爸说。

啊,我说。我点点头。我以前曾经听到过这样的故事。

大概就是这样,他说。镇子上的人准备在教堂周围集会用他们自己特殊的方式把她隔离起来。有不同的方法。沉默是最普遍的方法。

嘴巴和其他长辈以及助祭还有非神职人员已经开了一次足足有七八分钟的会,并通过决议特鲁蒂已经成为历史。

我不知道她对此有什么感想。我从来没有机会问她。我脑子里有我母亲的一幅模糊的图像,她坐在我的床边看

着我。我觉得她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穿着一件黑色的高圆套领汗衫，她只是看着我。我觉得她在笑，一种真正的笑，和塔什离开前的笑一模一样。这是一种吓人的笑。这种笑容意味着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失去了。根据詹妮斯·乔普林所说，你自由了。我正对着她看了几秒钟，但由于是在黑暗中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她用手慢慢地上下摩挲着我的胳膊，然后我听见她开始轻轻地啜泣。我把我的脸深深地埋在枕头里，因为我不想听见她哭。然后我感到她的手在我的头上抚摸了一下，接下来我知道的事情就是她轻轻关上了我的门离开了。

那时我不知道她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早上的时候我爸爸站在客厅的中央，从大型窗向外望去，看着高速公路，他整天都没有动。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他只是站在那里，穿着他的黑色套服，系着领带还有其他等等，他的手插在裤兜里拨弄着身上的零钱。整天就只有这一种声音，硬币相互碰撞的声音。

我知道在我妈妈离开后我外婆的酒喝得越发厉害了。她自己编造了很多离奇的故事。我爸爸告诉我，有一次她曾经告诉他，他曾在混凝土下被埋过几天但又活了过来。她告诉他当嘴巴出生的时候她是如此的高兴。他是最漂亮的孩子，她说，可是他对一切仅仅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我从来都没能让他产生什么离奇的想法。

嗯，我爸爸说。他还能说什么呢？坦诚地说，我不认为他会恨嘴巴。奎林先生说世界上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归罪于意识形态，而不是个人。除了把他妹妹驱逐出去嘴巴还

能做什么呢？这简直是一团糟，天大的笑话。

后来有一天，也许是特鲁蒂离开一两个月后，我在往镇子中心走，我看见克立彭斯泰恩太太坐着轮椅在安详居门前，腿上盖着一条毯子，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羊毛无檐帽。我问她是不是到这里来看谁的，她说不是，她现在住在这儿，她的孩子们最终赢得了辩论。

我记得特鲁蒂在屋子里四处奔忙着，准备去克立彭斯泰恩太太家。几乎每隔一天，吃完晚饭后，她就会把她的纱布、绷带和油膏扔到工具箱里拍拍手说好啦，我走了！过会儿见！要是克立彭斯泰恩太太住在安详居，而不是一个人住在她的房子里，需要人照料，那么她会到哪里去呢？

你住在这儿多长时间了？我问克立彭斯泰恩太太。她摇摇头。然后她紧抓着她轮椅的金属条转移目光向远处凝望。

带上我吧主啊，让我变成新人，她说。我又问了一遍，她的反应一模一样。带上我吧主啊，让我变成新人。带上我吧主啊，让我变成新人。最后我走开了。

特鲁蒂不在了。只剩下我和我爸爸。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活下去——你知道的，我们吃饭，我们睡觉，他工作，我上学。我开始洗所有的衣服。把它们按照颜色分类，一批一批的，洗衣、脱水、叠衣，最后放起来。我决定用我妈妈的抽屉放他的一些东西，比如他的袜子、内衣和手帕。所以我首先把抽屉里她的东西腾空，包括她这张带照片的护照，也就是她说她的眼睛像淡褐色的那张，还有奎林先生写

给她的信。

在我从博物馆回家的路上，我凝视着周围的房子。我跑着经过喷水头。狗叫了起来。我坐在维尼广场外面的路边上只要波尔特经过就向他挥手，好像他是第一次经过似的。他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已经两年没见到他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见我爸爸躺在他的草地躺椅上睡着了，怀里还放着一本相集。我走进车库，把车发动了一秒钟看看公里数。在我放学回家摔上门后他已经开了几乎三百英里了。我回到了草地躺椅旁把相集从他的怀里拿出来，拿到他的房间，放到他的床头桌上面的抽屉里。我拿出一条毛毯，裹在他的腿上，摘掉他的眼镜，拿回家里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桌子上有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你知道山姆·强普林是谁的。还有一个问题。我又给他写了一句。她为什么不把我带上和她一起走呢？我把他的眼镜举起来对着厨房的灯光，然后在上面呵了几口气用我的围胸的下面擦了擦放回到桌子上。我倒了一些洗洁净在洗碗机里，打开它，然后上了床。

晚上的暴雨很大，使得主街上的检修孔井盖都砰砰地跳了起来，就像香槟酒瓶塞一样，我爸爸说。你刚才说了“香槟酒瓶塞”，我说。我以为香槟酒是我爸爸的不能说的东西列表上的东西，因为它暗示着庆祝的意味。其中一个检修井盖砸碎了达尔奈尔面包房的窗子，飞了进去，果冻和面粉到处都是，像一条粉红色的小河。路边附近有一个被

雨淋了的婚礼蛋糕倒栽在那里。风车被闪电击中了,其中的一个巨大的叶轮开始着火,飞到了夜空中。博物馆里的动物也都疯了似的。我爸爸看见了一切。他大约三点在他的草地躺椅上醒了过来,全身湿透了,他站起来,开着车在镇子里四处走,整个晚上看着东西摔裂,着火。我是说,这样好玩还是怎的?我问他。他看着我,就像他知道我从哪里来似的,可是哪里呢?

我在这一切中睡着了,梦见自己长了一身胸毛。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爸爸勉强地欠着一只屁股坐在我的床头。他双手合抱,盘着腿,注视着地板。

噢,你醒了,他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问。

我只想说说些什么,他说。

说吧,我说。他告诉我暴雨的事。我听着,点着头,然后他说,当你起床的时候不要因为一切稍有不同而觉得吃惊。然后他就离开了。我等了一分钟,然后起了床,走进客厅,发现沙发、双人座椅和咖啡桌都不见了。我走到大厅,看见了我爸爸星期四放在那里的鞋子,上面有几张小卡片,写着一些提醒他第二天应该做什么的话。我拿起一张来,看到上面写着:研究新的生活战略。显然,星期五对他来说是重大的日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是他。他说我真的应该试着上学看看。他说他知道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也不怪我什么,可是十二年级是我将来可能想要的

东西。

多可笑的一个词,我想,“将来”。

我说好吧。我会的。我问他为什么把家具处理掉了,他说他喜欢空地方,因为你可以想象将来有一天可以把什么放在这些地方。

我们沉默了很长很长时间。然后我对他说我哪里也不去。我永远不会离开他。他说嗯……然后就什么也没有说。

香槟酒瓶塞,对吧?我说。他说那雨太猛烈了。他对我说放学后图书馆要开会,我说我给他准备了一顿超好吃的饭,等他回家后我们可以晚上一起看电视,再晚些时候还可以吃冰淇淋。我们说了再见。

我俯视着桌子看见他的便条。他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她没有把你带上因为她走的时候你在睡觉。

终于。嗯。我猜他的意思是说我已经不再相信地狱了,也不会再做噩梦了。或许是吧。很难说。我想我知道这个回答的另一部分,那就是,她知道他比她更需要我。我敢保证她是为了他才离开这个镇子的。让他在她和教堂之间选择就等于杀了他。他在没有她的帮助下所做的惟一的决定就是他生命中每一天都穿套服系领带。他怎么能够站起来当着众人的面宣布和他爱得胜过世界上其他一切的女人断绝关系呢。他怎么能够背叛有一天可能会原谅他的妻子、并保证让他们今后能够在天堂永远厮守的教会呢。他被夹在一个没有圆满结局的故事的中间了。他患的病和我

的一样。

我吸着一根甜帽,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顺流而下”准备上学。我想起了我爸爸喜欢吃的所有东西。我听见我母亲说诺米,原谅的可能总是有的。记住这个。我听见塔什说啊我的上帝。在她离开后我在孩童角找了一份工作,镇子里的日托。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和三到四岁大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但是在日托所长格鲁宁太太抓到我们面颊和额头上贴着硕大的粉红色的心、伴着披头士的歌跳舞后我就转去照看婴儿了。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我坐在黑暗的托儿所,而四五个婴儿躺在婴床上睡着午后的觉。我不能看书,因为太黑了。从临床学上讲不可能不睡着觉,尤其是在我患了这么长时间的失眠症以后。我想尽各种办法不让自己睡着。想东西。哼唱。安非他命。什么也不管用。最终我还是在躺在摇椅上酣睡的时候被抓到并被解雇。那些大一点的孩子送给我一张离职卡。上面写着谢谢你教我们怎样玩马桶捉人。对于我努力教他们怎样晃动他们的门诺短筒套靴这件事只字未提。我想念孩子们。他们对一切的反应就是好像它们是活着的東西一样。

上午,十二年级的两个班进行了一场棒球比赛。我没有戴手套,所以他们把我放在距离球场活动地带四百英里远的中锋位置上,在花了大约二十分钟绕场转了整整一圈之后,我决定双手扶腰两条腿远远地分开静静地站在那里,整场比赛一动不动。我能够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呼喊声和

加油声,看见小小的身影不时地绕着垒位跑动。当轮到我們击球的时候奎林先生喊着诺米!进来!我就会尽快地飞跑回球员席。我决定全天都这样做。要么我就速跑要么我就根本不动。

当轮到我击球的时候我就跑向本垒板然后呆呆地站在那里,把球棒放在肩上,投球手向我投四次球让我上垒。奎林先生不停地对击球手喊放过一个球,不要接它。当裁判说“跑垒!”的时候扔下球棒就向一垒猛冲过去。当我跑到那里的时候我又摆好姿势僵在那里显示我已经准备好向第二垒进发了。我想知道我能否就用两挡度过我的一生:中挡和四挡。我讨厌慢吞吞地走。马丁·舒尔茨打第一垒,他问我是不是弱智。

下午,我们到圣马罗游泳,途经已经关闭的免下车露天影院和垃圾场。那里有一个大坝,上面盖满了黏质物,正好让我们头朝下滑进水里。和我们在同一点到室的一群女孩坐在沙子上哭着,拥抱着,当我跑过去问她们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她们说已经完了。对不起,我说。我非常安静地坐在那里,只点了一支甜帽。蒂娜问我是不是想在秋天申请“人之杰”奖金。然后我们一起吃了热狗、冰棍和薯条。那些自信的男孩朝漂亮女孩们甩毛巾,而其他的孩子们则注视着他们或者玩飞碟。莱恩用他的沃尔斯霍尔车把我带回了家。他问我想不想坐在车后面的行李箱里看看是什么感觉,我说是的我想。他打开行李箱盖,但里面是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他也懒得将它们腾开,所以我就特别安静地坐在

前排座位上,当他让我下车后我就迅速地冲出他的车跑向我的家。当我回到里面的时候电话铃在响。是谢丽从年鉴委员会打来的。她想知道如果他们在我的照片下面写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可不可以。我问这是不是《阴阳魔界》里的主题曲,她说是。我问读者们怎么会知道,她说,他们会知道的。

我走进空荡荡的客厅,远离被砸碎的窗户坐在地板上。我闭上眼睛,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我听见了她的声音,很严肃但同时也不严肃。

塔什:你知道什么是勃起吗?

我:当然。

塔什:你所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

我:滚开。

塔什:诺米,世界。世界,诺米。

第二十四章

到了给雷准备生日晚餐的时候了。这本没有什么意义,但就是在这毫无意义中却有一丝优雅。纸一样薄的小煎饼浸润着细腻糖浆,还有甜瓜。我弄暗灯光,拉上窗帘,点了几只带香味的蜡烛,放上塔什收藏的凯斯·杰瑞在瑞典某个地方表演的现场音乐会的唱片。

我送给爸爸一只用来放在门外喷水头上的绿色陶蛙、几双让他到高尔夫俱乐部时穿的模样很傻的短袜、一袋子让他在垃圾场用的快乐垃圾袋,以及从史利茨清服装店买来的一件新衬衫,它的前口袋还有个特别的部分用来插钢笔。然后我取出一块我做好的蛋糕,我把它称为一二三四

蛋糕，上面插有几支蜡烛，中间还有一支小烟火。对不起，我说，我买不起四十三支。不过我唱了歌。这个过程他脸上荡漾着甜蜜的笑容，不停地把他的衬衫袖子卷得高高的。当我唱完歌的时候他吹灭了蜡烛。我说没有女朋友，他说没有，然后我把蛋糕拿回到台子上给我们两个都切了很大一块。

当我四岁时，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失望。那时，妈妈给我烤的就是这样一块面包。

我外公也就是我妈妈的爸爸已经死了，我非常想念他，所以有一天我决定给身在天堂的他写封信，信是这样子的：亲爱的外公。我玩得很开心。也希望你能玩得开心。你收到这封信后请给我回信。于是在一个风很大的日子里我把它拿到外面去，站在后门台阶上把它扔到了风中好让风把它带到我在天上的外公那里。我望着它四处刮了很久，毫无疑问，风一定把它径直带给了上帝。我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坐在那愚蠢的台阶上，等着外公的来信。后来，有一天我来到外面，看见它就躺在院子的中央，我真的又激动又高兴，一把抓起它跑回家里把它拿给我妈妈看，她还读给我听了。外公很好，感觉不错，也很想我。他说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地方，等我到了那里就可以让我住，不过在很长时间内还不能住，所以我应该把他忘掉和其他孩子在一起到处跑，开开心心地玩耍，不要着急。或者他说了差不多如此的话。

大约一周后我和我妈妈正从车里下来，我看见一个揉得皱巴巴的纸团卡在我们家车道旁的栅栏里，我跑过去把它拣起来弄平，发现是我写给外公的信。它怎么会在这里

呢？我问我妈妈。它应该在天堂里的。这就意味着他没有收到它，对吗？我开始哭起来，我妈妈拉着我的手一起回到家里在厨房的桌子旁坐下。她告诉我是她写的那封据说来自外公的信，因为她不忍心看到我那么既伤心又满怀希望。她告诉我给天堂写信是不可能的，因为风刮不到那里去。天堂总是平静的，没有一丝风。她说了些其他的東西，不过我没有真的听懂。我听懂了天堂没有风。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在这个镇子里四处刮着的风的部分原因。它令我感觉我还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她和我一起烤了一块一二三四面包。在烤面包的过程中我没有再哭，也没有感觉伤心，甚至还开心地玩了一会儿，尤其是当塔什和爸爸放学回家后我们拿着蛋糕让他们惊喜的时候。

我爸爸说谢谢你，太太谢谢你了，诺米，这是个惊喜。我说你太太客气了。生日快乐，爸爸。然后他脱掉他的旧衬衫，换上新的。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笔给他，让他别在那个特别的口袋里，他说你看看。

我们吃着蛋糕，彼此微笑着，而凯斯·杰瑞在演奏着，呻吟着。当我问他想不想再吃一块的时候他说不，谢谢，否则我可就吃过火了。后来我们把电视抬到外面插到车库旁的插座上，坐在草地躺椅上看着底特律的一场棒球比赛，而太阳在不知不觉中落下。我们像往常那样谈论了这个现象。

嗨，爸爸，天黑了。你注意到太阳落下了吗？没有，你呢？没有。怪。非常。他对我说这个生日太棒了，真的很棒。他说我宠坏了他。

比赛结束后我爸爸上了床,我给特拉维斯打了电话,他开着工具车过来接我。我帮助他把羊棚涂成了红色。

我们衣服上沾了很多漆所以我们决定把衣服脱掉。我让他用一把粗大的屋外刷在我身上画满了奇形怪状的东西,而我则在他屁股上画了一个靶子。然后我们在他爸爸的工具车前座上垫上塑料纸开车到金梳子的地方用紫汽油把身上的漆冲掉。特拉维斯拿着一个打火机追着我跑了一会儿,他把打火机打亮企图把我点着。我们开车来到水塘在水里把紫汽油冲干净,这使得水面非常漂亮。我们在充满气体的彩虹中漂了几个小时,聊着天,用特拉维斯的打火机点亮汽油,因此我们看上去好像在地狱中一样。水塘中大火形成的彩虹池塘,庄稼茬烧焦的气味,热风,死去的小鸡,夜,我的童年。

你怎么能记得一个本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镇子?

回到家。下了楼。伤心起来。厨房的桌子上有一张纸条。诺米:毕业后有什么计划吗?我们就是这样交流复杂、模糊的想法的。在一张不到一秒钟就可以烧掉的纸上交流。我盯着这几个词看了许久许久。

然后我写下了我的回答。亲爱的爸爸:我想成为一个勇气和尊严的模范。

我进了洗手间,吐了一阵,昏倒在我的床上,短暂地死

去,直到太阳再次升起,让我想起重新燃起的希望和美好前途以及其他永恒的事物。我需要找个又大又黑的东西堵在我的窗子上否则我会慢慢地疲乏而死。

在第二大街和克罗克街相交的拐角处,我在我的法国圆号上坐了下来,点燃一支甜帽,奇怪自己为什么不多练习吹号。法国圆号要是吹得好的话乃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根据塔什的说法。这就是我为什么挑了它的缘故。她选了长笛,因为她翻来拣去,仿佛盒子里还装着一支枪管锯短的手枪。她曾经拉下百叶窗,在茶杯里点上薰香球,在自己的房间里吹《哦,仙纳多》。而我就躺在床上,听着她吹笛时滑稽的换气声。

天太热了,我能看得见那腾腾的热气。我能感觉到我的内脏在升温。我想知道我会不会被自己的血煮熟。我听到第二次响铃却动不了。我被卡在了法国圆号盒子里,就像他内衣上贴着的肯娃娃一样。我俯下身子从盒子上摔下来,希望我与混凝土的猛烈撞击会刺激出某种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感觉,可是这样给我带来的只是疼痛。

一个女人从一所铝房子里走出来,用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问我还好吗。我想了一会儿这个问题然后说 yo, yo, fane, schmach^①,我还说了其他几个词,都是在我外婆头脑清醒、我们还没有坐在酸苹果树上守护她的时候通过一些

① 译者注:意思就是“是,是,还好,不好意思。”

难得的场合我跟她交谈时学来的。Zeia gute, danke^①, 我朝她挥挥手说。

那个女人皱起眉头。Yo? 她问。

Oba yo! 我说。她回了屋,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用双手和膝盖把自己撑起来, 祈祷能有一片云, 就一片云。我会在非洲某个地方建个教堂, 为的就是能有他妈的一片云。你为什么恨我? 我喊了出来, 是的, 喊了出来, 对着太阳。我听见从那座铝房子的门附近传来一声上锁似的咔嚓声。

我和校长秘书关于法国圆号的五十元押金的对话:

——他们说我还乐器的时候可以拿回那五十块钱。

——毕业时我们开具支票, 还要考虑图书馆过期的图书, 如此等等。

——要是我不毕业怎么办?

——那么我想你就不会拿回押金了。

——可这跟那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我们的规定就是如此。

——可这不合情理。给你法国圆号, 请还我五十块钱。

——对不起。

——给我。求你了!

——我不能。对不起。

——求你? 我搞不懂。我到这里, 我步行……不应该……哦上帝啊, 求你?

^① 译者注: 很好, 谢谢。

——我不能。我们的规定是……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需要那笔钱。我到这里……你根本不知道……就是……真的求你了！

——不行，对不起，我建议你去上你的第一节课吧。你已经迟到二十分钟了。

——哦抱歉，我知道，好吧……抱歉。

——你可以把那个法国圆号留下，诺米。

——不，我要拿着它。

——可是学校规定是……

——不，不行，没关系，我拿着它。

——恐怕你必须把它留在办公室里。

——别怕。

——诺米！

——嘘……

——诺米！

后来的事我就不记得多少了，我能记得的就是我在十二号公路旁的水沟里摘了些紫花，想用它们来换毒品。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我的沙发上。只是我的沙发在金梳子的房车里。我手里还拿着那些花。

我们要不要把这些花放在水里？梳子问。我把花递给他，他走到厨房。他穿着那件虎爪派功夫T恤。这房车还真像一间带隔间的屋子。

你介意我问你一些问题吗？我说。你从哪里弄的这个沙发？梳子告诉我他是几天前大半夜里从我爸爸那里买来

的。他当时在前院里坐在沙发上,好像是凌晨三四点钟,穿着套服,打着领带,好像在等我似的,梳子说。

我说是,然后点了点头。这时艾尔顿说大麦三明治?老伙计?我说酷,谢谢,艾尔顿。他说遵命,然后就朝着冰箱走去。

梳子坐在拉兹男孩躺椅上叠着洗完的衣服,若有所思地随着《月之背影》点着头。我说:我想要回那玩意儿的押金,有大约五十块钱,废品,可是他们说不,所以。

噢,真的,梳子说。所以就没有钱了?

大概是吧,不是,我说。我是想拿……那些花到这里来换……我把花摘下来……希望。这可不是一个顺利的交易,我心想。梳子闭上眼睛陶醉在音乐中一会儿。我望着沙发垫上被磨得发亮的那块地方。我爸爸睡觉的时候就把头放在那上面。他就枕在这上面在睡梦中度过黑暗。艾尔顿拿着给我的啤酒回来了,假装用他的眼睛把它打开。

真滑——……真……哇,我说道,我笑着抬起头看着他,仿佛他就是圣诞老人。他在一只不同的拉兹男孩躺椅上坐了下来。我喝了一口我的啤酒,努力使苍蝇不要落在瓶口上。我眼睛紧盯着我爸爸用头磨进去的沙发上的那一块。

好了!梳子终于说话了。我们做什么呢,诺米?我笑了笑,耸耸肩,这时艾尔顿提议玩脱衣拼字游戏但我说不不不,谢谢。

普通拼字游戏?他问。

我拼不好……呃,词,我说。梳子说艾尔顿给自己计

分,每天晚上都学习生词。

怪,我说。艾尔顿说为什么怪,为什么怪?

梳子说得了,西尔弗,她的意思是说有趣。

艾尔顿看了看我的法国圆号说我们可以用它交换,值多少钱?

不值钱,我说。它真的没什么用。我有时在它上面休息。我们都盯着它看了一会儿,这时梳子问我有多绝望。

嗯,很严重,我想,我说。

那么我们留下那件宝贝,他说,你可以高高兴兴地走了。高高兴兴?艾尔顿用喷灯往上打出一束蓝色的光,梳子在摸着一个旧喉用锭剂瓶盖。

怎么样?艾尔顿问。

我脑子里正在研究那个词呢,我说。

哪个词?他问。

“高高兴兴,”我说。

你在开我的玩笑?他问。梳子抬起手瞪着艾尔顿说放弃吧,伙计。

你知道当你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说一个词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他们看着我。我把手放在沙发垫上,我感到了它的温暖和那种被磨损后的感觉。我现在就拿着我的法国圆号走,我说。没别的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老兄是最好的,谢谢你的啤酒,谢谢你让我坐在这里,真的很……圆……很凉快。哎呀。我笑了笑,一言不发地做了一个动作,好像要擦掉我额头上的汗一样。再见,伙计们,我说。沙发不错。然后我很轻很轻地关上了屏风门。

我坐在教堂的台阶上凝视着主街上的车辆。我站起来来到蹦床屋跳了几分钟,没人打扰。我在特拉维斯家后院的一个木头秋千上坐下来。我的法国圆号沉得无法忍受。我沿着高速公路走回家,距离拉着满车的被麻醉的牲畜疾驰而过的半拖车只有六英寸。我到家后发现我爸爸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看着几张衣物柔顺剂的半价优惠券。

我猜你对一整堆一整堆的同样内容的纸很感兴趣,是吧?我说。他抬起头来看着我笑了笑,然后像一个交警一样抬起了胳膊。

战斗进行得怎么样?他问。这是他最喜欢问的问题之一。我歪着头冷笑了一下。还没有到举白旗的时候,我希望,他说。

地狱呀,当然不到,上校,我说。他不喜欢“地狱”这个词,但是他有点喜欢“上校”这个词,尽管他很可能把它和“叛变”这个词联系起来。

他们打电话了,他说。你明天六点钟在教练场进行驾驶员考试。

那我就需要车了,我说。不要把它卖了。

晚饭吃什么?他问。以J还是以K开始的东西?

我走进车库想从冰柜里取些东西,但是这时我想起来冰柜已经不在那里。曾经放冰柜的地方现在是一块长三英尺宽六英尺的长方形地板。我走回去面对着我爸爸坐下来: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一个冰柜。他隔着镜片眨

了眨眼。他的眼睛是那么的绿,那么的漂亮。

爸爸,我说,你真的知道衣物柔顺剂是什么吗?他看着那堆优惠券叹了口气。我们需要……他没有把话说完。我们静静地坐在一起盯着优惠券呆看,仿佛它们能显露出一点长时间昏迷后复苏的迹象。

最后我说我们今晚应该做一点好玩的事情,他说撞车游戏怎么样。

和他在露天游戏场一起靠着栅栏看撞车感觉真好。我们看着车相互猛撞,然后倒回来接着再撞,烟雾笼罩在车盖周围,车门不知道丢到了哪里。当然,我爸爸是露天游戏场里惟一穿套服打领带的人。在休息时间我们走到了高速公路旁的水渠边看一些男孩骑着他们的小自行车做跳跃动作。我们一起数美国牌照的车——二十七辆。在他们去看游戏的路上,嘴巴在假教堂里借着烛光读了《启示录》,而现实中镇子里的人们则坐在土地里欢呼着撞车。

后来他让我练习开车。我在城际路和盖尔森路上绕着城郊一圈又一圈地转,又倒回到十二号开到科莫多路上,就好像我是一只很细心、警觉却又健忘的狗在标记我的地盘。我爸爸问我自杀山后面灌木林中的那些火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孩子们。那些在外面鬼混的孩子们。避风,喝啤酒,找伴配对,并希望在火之湖里开始没完没了的游泳之前再乐一把。我爸爸叫我不要 schput——这个古老的词的意思就是不要把永世的诅咒当儿戏,也包含其他一些宗教

主题。

我不想回家。我不想把方向盘打回来朝着家的方向开。所以我就这样一圈圈地在同一条路上开着车,我爸爸一直凝视着窗外,好像他从未见过一样。

第二十五章

我和特拉维斯在月光下坐在阿什公园的攀登架上荡着腿喝着鸭宝宝暖酒。我们试着倒挂着喝酒可是没怎么成功。我大笑不已把瓶子掉在地上摔碎了,特拉维斯用一小片玻璃在他的胳膊上刺了半个字母 N,代表诺米,直到他疼痛不已问我可不可以停下。

然后我们就慢悠悠地到处闲逛、聊天,直到我们发现一辆购物车。他把我举起来放到里面一路推着我来到 RK 牧场。我们走进畜棚,并用在马具室里发现的一把马毛剃刀相互剪了发,然后睡眼惺忪地在马具室的干草堆里做爱直到我们听见牧场上的一个家伙开着车朝我们过来(他在打

着口哨吹“冠军之歌”)。我们大笑着从后门跑出来因为外面天已经开始发亮,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头发是多么的糟糕。

我们一路跑到主街上,爬到饲料加工厂的紧急出口上面。这里是全镇的制高点。我们在这里热吻,希望某个早出在地里干活的农场主能够看到我们的影子衬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激动地发现自己知道即使在这个没有酒吧、没有火车的镇子里也存在着幸福的可能。

大雾从拉特河上散去,镇子四边的田地呈现出蓝色和黄色,所有院子里的小树都变成了粉红色和紫色,热气已经开始蒸腾,一切都是那么静谧美丽,就像世外桃源一样。当你醒来发现你妈妈正在给你做早饭,你爸爸信心百倍地坐在桌子旁而不准备把它卖掉,而你姐姐说诺米,我从来没注意到你的牙真好这样的话时,你在户外看到的就是这番景象。

我用塔什的舒适女士剃掉了我头上的毛,使它完全暴露在这个他妈的世界上,我又发现了那个旧鱼钩留下的疤痕。我戴上所有的耳环,涂上浓浓的睫毛油,打上眼线膏,穿上毛边短裤和比基尼胸罩和巨大的警靴,骑上车来到了学校。

奎林先生告诉我他还在等着我的写作业。我……对了……我会的,我说。

你好像忘掉了学校对打扮和首饰的规定,他对我说。

不……我说。我只是……我没有忘记。

那么你是在蓄意藐视规章制度？他问。

不……我说……什么？我的意思是……什么？

你不应该去见见就业辅导员吗，诺米？他问。

你不应该？我说。我想到了九岁的时候。我坐在存衣处前面的地板上。我把脸颊贴到上面去感觉冰冷的绿色金属。

奎林先生抓住我的下巴说看着我，你是不是精神崩溃了？我告诉他别碰我，他告诉我出去。

我要毕业了，我告诉他。他说这不是他的问题，这令我感到他说的是实话。

九岁的时候，我有一天很早就起了床，来到镇子上散步。我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棉T恤衫、一条海军蓝聚酯裤（目的是想使之看起来像真的斜纹粗棉布）、光脚板上套着一对北星牌雪橇滑板。我走了一圈又一圈，感觉很好。我感觉我生命中还从来没有如此幸福、惬意，而且绝对的无忧无虑。

当我来到学校的时候我告诉我的老师我无比高兴。我告诉她我真是太高兴了，觉得自己都能飞起来；我告诉她我感觉太好了，以至想要像弗雷德·阿斯泰尔一样跳舞。

她说收获不是一场梦。她说跳舞是罪恶。现在别再胡扯了，坐回到你的座位上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我还活着。而且我意识到，如果我活着，我就会死去，我的意思是说永远。永远死去。不是天堂，不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永生……只有

黑暗、幕布、场景。永远地。这就是我的新宗教的关键,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生活是他妈的这么美妙。

我想让那天回来。我想再回到九岁让人告诉我,诺米:有一天你会消失,你会成为尘土,然后会变得甚至连尘土都不是。虚无。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已经足够美妙,因为它必须如此。别放弃,去爱它吧。(门诺错了。)

为了缅怀昔日时光,他们滚着一大卷紫色电线沿着威廉大道来回绕了一圈。我来到我爸爸的学校,在他教室的窗户上敲了敲。他起初没有听见我,但我能够隔着屏障听见他的声音。他正在让他们班做一个什么表演,或许是合唱,或是诗歌,或是什么类似的活动。他坐在桌子上,上面挤满了孩子们给他采的一瓶瓶的郁金香。

我有一件事需要告诉你们,我听见他对全班说。即便它可能会伤害到你们,我也要说,他接着说。

我以为他会告诉他的孩子们,说他们是一帮无可救药的五音不全的人,说他们调子都找不到或者类似的话。我看见他做了个鬼脸,把胳膊抱在胸前,憎恨自己是坏消息的传递者。

应该时不时地对观众笑一笑,他说。他的鬼脸还没有消去,丝毫没有,他似乎在看着地板,一脸愧色。

我本应该同情他的遭遇的,但是我开始笑起来,这时他听到了我,抬起头来看我。他走了出来,和我站在一堵灰泥墙的阴影下。他的袖子高高地卷起,领带塞在扣子中间。

你在干啥？我问他。

在干我干的，他说。

老一套，是吧？他说是。

你呢？他说。我耸耸肩。

我知道今天让你去上学让你很……不痛快？

是的，我对他的问题表示同意。确实有点。他点点头，把目光转开，看着停车场。他告诉我他最好回去否则里面就会变成动物园。我能够看见他的一些孩子正透过窗户盯着我们。我招招手，他们很窘迫地躲开了。

他们真可爱，我对我爸爸说。他们是好孩子，他说。然后我们说了再见，他回到了教室。

我回到家，试着去读《地狱来鸿》。我试着做了另外一个列表，列出自我进步的方法。我列出的竟有：假装你已经死去，一切将无大碍。我躺在床上试着放松自己达到让自己漂浮起来的程度。我睡着了。

我醒来后走进客厅，发现一个老女人躺在立体声电唱机附近的地板上，雷正站在厨房水槽旁注视着窗外，手里端着一杯水。噢，他说，嘘。他打开后门，轻轻地把我拖出到院子里。我在学校发现她在大厅里乱逛，他说，她完全迷失了方向。他告诉我她是城里来的一个裁判员，她到这里来是给所有的合唱组和诗歌组评分的。我想是因为太热的缘故，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他把她带回家，他说她需要休息。一张沙发对她来说就足够了，我说。他点点头。他忘记沙发已

经不在这里了。

我去给她沏点茶,他说。她醒过来的时候可以喝。

我问他班上表演过了没有。

明天,他说。

我悄悄地回到房子想偷偷看一眼那个女人,可是她不在客厅里。我听到抽水马桶的声音,洗澡间的门开了,那个女人沿着门厅走到客厅里。

你好,我说。

她笑了笑,摇摇头说啊老天,真……她穿着一件青绿色的羊毛衬衫和夹克套装。我觉得她有七十上下。雷走进来问她感觉怎样,她说好多了,然后他就把她介绍给我,她的名字叫埃德温娜·麦克基利弗雷。然后我们三个人就站在那里彼此微笑着,直到我提议给她泡茶。雷建议他们到外面去,坐在前面的台阶上呼吸点新鲜空气,现在凉快多了,然后他会开车把她送回学校。

我端着茶来到外面挨着雷和埃德温娜坐在草地上。雷把他的黄色草地躺椅让给了她,而他则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台阶上,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她甚至可以伸出手来在他的头上拍一拍。

这么说,她说,就你们两个人?我和雷对视了一下。我点点头,他说嗯,对,我想目前还是。

麦克基利弗雷太太礼貌地点了点头呷了一口茶。雷一巴掌拍死一只在她的茶杯和茶托旁盘旋的黄蜂。

那么,她说,你说你姓什么来着? 尼克尔,雷说。雷·尼克尔。

尼克尔,尼克尔,麦克基利弗雷太太说。怎么这么耳熟呢?

雷笑了笑,我耸了耸肩。麦克基利弗雷太太在草地躺椅上挪了一下位置俯视着雷。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特鲁蒂·尼克尔的人?她问。

雷清了清嗓子说是,是他认识。事实上,她是他的妻子。她的母亲,他说,并朝我的方向摇了摇手。我点了点头表示确认这个事实,然后看着雷。他正带着一种仿佛是敬畏却有可能是惊恐的神情抬头凝望着天空。

你怎么知道特鲁蒂?我问她。

嗯,我并不真的认识她,麦克基利弗雷太太说。她唱歌,是吧?

她唱歌……我想,我说。我是说……

是的,雷说。是的,她唱歌。对。

她唱歌,雷说。

她唱歌?我说。

是的,麦克基利弗雷太太说,哦她唱歌吗!我看见过她表演,噢,当时叫什么来着……我的天,那是很久以前了……在潘太及斯剧院上演的一个音乐剧……

什么?我问。

雷说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对,嗯,那是……她那时还很年轻。我能再给你倒些茶吗?

是《西区故事》吗?麦克基利弗雷太太问。

雷站了起来。可能是,对,很有可能。

茶?好吧,麦克基利弗雷太太说。

这么说你看见她在音乐剧里表演了？我说。

是的，她很可爱，麦克基利弗雷太太说。一个非常活泼的人。

雷走进了屋子。

嗯，不过……我说。

噢，她很有才华，麦克基利弗雷太太说。她的声音……她叹了口气笑了。我笑了笑，心想我还会不会再度过一个像今天一样有趣的下午。麦克基利弗雷太太悄悄问：你介意我问她在哪里吗？

我们……我说。她……你知道，他们……

麦克基利弗雷太太点点头说她懂了。

雷拿着更多的茶叶返了回来并开始谈帝王蝶的迁徙，因为有一只刚刚落在了麦克基利弗雷太太的青绿色裙子上。他高声地说着，几乎没有停顿。根本没有，事实上。麦克基利弗雷太太觉得她应该返回到学校看晚上的演出了。

你现在感觉好了吗？雷问她。

噢，当然，她说，我现在好多了，谢谢你。好多了。

你把这些清理一下介意吗？他问我。然后他挽着麦克基利弗雷太太的胳膊急匆匆地扶着她来到人行道上钻进了车子。

我把自行车从车库里推了出来，骑着它来到博物馆，告诉特拉维斯一切都很酷。我在房子的门厅里悄悄地告诉他，不让他的妻子听见。他太温柔了。他抚摸着我的光头说我的伤疤给我增添了个性。他说他晚上会把那个 N

写完。

我们一起走到门外的土炉旁，他们在这里烤老式面包。特拉维斯把我举起来。我坐在了上面，用腿圈着他的腰，他用脸蹭着我的胸。他让他的吊带从肩膀上滑落下去，他的黑色毡帽掉在了地上。

在此之后我们玩了一场愚蠢的赛跑，他倒着跑我往前跑结果他还是赢了。他的妻子手里拿着椰菜娃娃从屋子里走了出来让特拉维斯滚回去。

不要，我说。别管她。他笑了笑。喂，我说，你会唱《西区故事》里的任何歌吗？

他说不会，然后告诉我他必须回去了，他会在大约八点来接我。我四处徘徊了一阵，来到风车那里看那些荷兰人安装新叶轮。他们挥了挥手，我朝他们飞了几个吻，在土地里侧卧着，嘴里含着一片草，笑着装扮得很性感，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想起了我在迪克道奇洗车的工作。奎林先生曾经告诉过我我应该开始制定计划并严格执行，因此我当场决定我再也不回去工作了，绝不。这样感觉真好。

我站起来，朝那些修风车的家伙们挥手告了别，来到铁匠铺那里，坐在前面的拴马桩上荡着腿抽起了甜帽。我已经六个或者七个星期没有去洗车了，也没有人来告诉我。我猜我的工作已经正式结束了。

一个十几岁的美国男孩走过来说你好。我笑了笑。

你说英语吗？他问。

是的，我说。

你是一个门诺女孩吗？他问我。

我说是。他点点头笑了笑问我有没有多余的烟。我们一起坐在拴马桩上抽烟。我问他是不是和他父母一起到这里来的。 he 说是。

这里有什么好的？他问。我问他有没有去看打谷表演。他说没有。

他问我哪里可以搞到毒品，我告诉了他到银子弹怎样走。我问他作为一个美国人感觉怎样，他耸了耸肩说他从来没有想过。我问他在美国做什么，他说什么也不做。我喜欢他。这时他的父母朝我们走过来说他们很高兴找到了他。

你好，他们对我说。我说嗨。他父亲问我是当地女孩还是导游。

当地女孩，我说。

他点点头，他妻子笑了笑，然后他们的儿子跳下拴马桩对我说很高兴见到我。

我也是，我说。他们走开了，那个男孩跟在他父母后面几步远，他转过身来无助地耸了耸肩。我点了点头，笑了笑，然后朝他挥手道别。我抽完烟后站了起来，闲逛到大畜棚那里。我看着几个老一点的男人穿着工作服正在宰杀一头他们吊在某种真木制物上的硕大的猪。他们正在把猪的内脏挖出来并把他们找到的东西扔进大白桶里。

我听到一个游客对她的孩子说：往后站，抓住我的手，我说抓住我的手。

那几个男人的脚在砾石路上留下了一道道的鲜红的印

记,不过,我想,一点血迹有的时候会对镇子有用的。

那个游客把她的孩子从正向他们的鞋子移动的烂泥旁拖开。那孩子尖叫着放开我放开我。我给我自己布置了一个作业:骑上我的车,手不扶把,从镇子这头骑到镇子那头,不能停,要是有车,就野一些。

根本不起作用。很多树上都挂着绿色的虫子,我不得不用我的手有效地避开它们。我回到家接着为晚上担忧。时间过去了。我躺在床上。我换了衣服。我放上音乐。我描绘我生命的壮观弧线并练习微笑。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要是我头不秃、不酗酒、情绪不低落、也不嫉妒的话,或许会更好些。当特拉维斯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和我一起动吧的时候要是我没有说:到蒙特利尔去?而他的意思却是指不,现在,这里,我的身体,要是我当时没有这样说或许会更好一些。要是他后来没有给我一片旧的小高尔夫记分卡让我把腿上的血擦掉,我也没有在回家的路上在工具车里哭着,没有莫名其妙地突然把它挂成倒挡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奔驰的话,我或许会更好一些。

第二十六章

凌晨四点钟左右,我的钟表收音机还在响着,我听到我爸爸把车开到了车道上。我起了床来到外面问他为什么大晚上开车到处乱逛。他说:我白天工作。

我给他煮了一个鸡蛋。我们坐在桌子旁,他穿着他的新套服,我把我的膝盖抱起来用T恤衫盖住。他说:你不想在这里度过你的余生吧?是不是?

我说:你是说在这里?还是这里——我把胳膊半圈起来表示一个更大的空间,有点像天体。

嗯,我爸爸说。

我把我的光头靠在膝盖上,闭上眼睛,却什么也没有看

见。我说爸爸,我真他妈累死了。尽管他不喜欢“真他妈”这个词但是他还是伸出手来用他的手指非常温柔地摸着 my 头上鱼钩留下来的疤痕。他说他还记得那一天。

我们四个人一起到鹰湖上划船。是我妈妈出的主意,说我们在那里租一只九马力的小船,带上吃的,到湖另一边的一个小岛上野炊。我妈妈穿着全身上下都是沛斯里螺纹的配套短裤和衬衫,里面穿着她的游泳服,脚上穿着她的白色凯兹。我爸爸穿着他的游泳裤和扣着扣子的礼服衬衫,但是没有系领带,也没有穿棕色袜子和鞋。

我和塔什太激动了,我爸爸让我们两个轮流驾驶小船,但是每一次我们驾驶都打转转,我们几乎倾斜了一百次。我们觉得这太好玩了,尤其是我妈妈。

我们到达小岛后她把所有的食物都放到了一张毯子上而我爸爸、塔什和我则到我们计划吃饭的地方附近的一块突出的巨石上钓鱼。我爸爸教塔什怎样甩动鱼竿让钓鱼线前后运动进入水中。他对我说噢诺米,去从塑料冰柜里拿点鱼饵来。当我走开去给塔什和我爸爸拿鱼饵的时候她甩动鱼竿钓鱼线向后飞去,线头上的鱼钩落在了我的头上。

当时一片尖叫声,流了很多血,塔什感觉糟糕极了。我妈妈和我爸爸让我们都冷静了下来,把钩子拿掉,用湖水冲洗了我头上巨大的伤口,用一块茶巾裹在我的头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埃及女神。

然后我们吃了所有的东西。吃饭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天空中正浮动着暴风雨前的乌云,湖面也开始汹涌起来,我爸爸决定检查一下船,五分钟之后他走回来说船已经不在

那里了。我妈妈开始笑起来,塔什说我们现在也成为瑞士家庭鲁宾逊了。

我很高兴头上围着一块毛巾和我们一家被困在小岛上,我惟一担心的就是船是租来的,我们必须赔偿它,因为我们把它弄丢了。我一直在担心这样的事情,还有来自地狱的威胁。

我们有照明灯吗,我爸爸问,这让我妈妈笑得几乎要死。

哎呀,她说,我忘了把照明灯放进包里了。

天很暖和,我们带了吃的、驱虫剂,甚至还有几张毯子,我们待在一起。我爸爸不停地故意说着一些愚蠢的事情,逗得我妈妈大笑不已。我和塔什沿着小岛的边上乱逛,一边拣着石块和其他东西一边讨论我们怎样在这个岛上存活下来,度过我们的余生,然后拍一部关于我们的电影。

这时天开始下起雨来,我们奔跑着,尖叫着,躲到树下用毯子包住头。当雨暂停的时候,我爸爸走出去想给我们生一堆火,让我们烤蜀葵吃,可是他没有成功,因此我们决定去游泳,因为我们全身已经都淋湿了。我们在小岛旁温暖的湖水中玩捉人游戏。我和塔什看着我妈妈把她的腿圈在我爸爸的腰上吻着他。他没有戴眼镜,看起来既害羞又高兴。

后来我爸爸终于用我们带来的用来点火的一片片的报纸生起了一堆火。我们烤了蜀葵,看着太阳落下。这时我们的小船出人意料地上下漂浮着进入我们的视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在离湖边大约一百码的地方,我们都很安静、

很失望。终于我妈妈说亲爱的,我想你应该游过去把它弄回来。他这样做了。我妈妈、我姐姐和我一起坐在沙滩上火堆旁边看着他游到湖里去救我们的船。

嗨,雷,我说。你想再要一个鸡蛋吗?

他说不了谢谢,然后笑了笑。

你没有告诉我妈妈曾经表演过一部音乐剧,我说。

是的,雷说。我应该告诉你的。还有可能她当时和你现在一样大。

你见到她了吗?我问。他说是的。她与众不同。

汉斯带她去听音乐剧,他说。一转眼她就得到了一个角色。

汉斯?我问。嘴巴!

那时候还不一样,雷说。多……少……他把手抬起来又放了下去。

嗨,你们班的节目过得怎么样?

那些孩子们太好了,他说。无可挑剔。他站起来说他要睡觉了。

那么麦克基利弗雷太太给你们打了多少分?我问。

四十九分,他说。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我伸出手来拉着他的套服夹克的背后。她为什么这样做?你给她沏了茶!你给她把黄蜂赶走了!

雷把手放在墙上的电话上面,只是让它搭在黑色的听筒上。我不知道,他说。我真的不……我不明白这是怎么

回事。孩子们表演得很出色,使出了百分之一百一十的力气,就像我说的那样……无可挑剔,绝对无可挑剔。

雷把手从电话上拿开离开了厨房。我站起来跟着他下到大厅来到门厅。那些孩子们,我说。他们一定……

被摧残了,他说。他关上了卧室的门。

早上我把我爸爸扔掉的一张给自己写的纸条从厨房水槽的垃圾袋里抽了出来。咨询项目:肺活量。

电话铃响了。我说你好,我爸爸站在屋子的那一头。别担心,他说,不会有人来炸我们的。

没什么,爸爸,我说。我知道什么是雷声。

啊……他说。你知道吗?我是说它的科学道理?

我知道它不会把我打死的,我说。

不是直接的,他说。

我看了报纸的前面第三页,上面说世界上很多一度处于原始状态的山脉上的山峰现在都布满了垃圾,我告诉他。

是的,他说。

你把它剪了下来放在烤面包机旁的台子上了,我说。

对不起,他说。那不像我做的。

我能不能问一下厨房里的桌子和四个很丑的配套灯跑到哪里去了?我问。

他说不能。然后他说可以,他的意思是当然我可以问。我想知道他醒着的时候到底能多少秒不呼吸。

我真的不在乎,我说。我听到他出了口气。请不要说谢谢你,我想。

那边有闪电,他说。

是的,我知道,我说。

我们挂断了电话,然后他又打了回来。

噢,嗨,诺米? 他问,好像我真的完全有可能在两秒钟内就离开屋子被一个不住在我们家但却听起来像我的完全陌生的人所取代。

爸爸,是你吗? 我问。

呃,是我,他说。他是不是一时不敢肯定?

你忘记你的驾驶测验了,他说。我嘟哝了一声,他等着我说话。

他们打电话过来了,我告诉他们你不舒服。

我们现在用“病了”这个词,爸爸,我说。

我重新给你安排了约会,是今天下午四点半,他说。我会开车在那里接你。这样会让你有足够的时间从学校到教练场。

可是,爸爸,我说,我一般在学校待得很晚,做一些课外研究,学习定理,做活体解剖。

对,他说,我知道。我已经听说了。实际上,我是说这样会让我有足够的时间从学校到教练场。

我十岁的时候塔什带我到水塘里去游泳。我们有一艘小橡皮筏,周围系着绳子,我们就从它上面跳下去潜水。有一次在我潜水的时候我的脚被绳子绊住了,怎么也拿不出来,我以为我要被淹死了。直到我最后只剩一口气的那一

秒塔什才注意到我。我感觉到她的手放在我的脚上,绳子被拖动,我冲出水面,眼泪夺眶而出。后来,那天我意识到我很有可能被淹死,我决定我应该创造某种遗物,因此我问我爸爸人们最容易记得住的是什么,是我说过的还是我没有说过的。他的反应是:见谅,不过你说的是什么人?

考得不错。我爸爸站在教练场外面等着我,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考过了,他大声地说很好,说了两次。然后他又说啊哈!好像他刚发现了什么似的。当我加快速度超过一辆车的时候他还说,你看,你在用丙烷烧锅。当我们来到一个停车标志前的时候我转过身看着他说等一等,你在笑吗?怎么回事?他把双颊吸回来,像塔什以前那样,或许她现在还这样做。他向窗外望去,看着主街两旁那些其丑无比的小建筑物,就像满嘴溃烂的牙齿一样。

我们晚饭吃的是浓汁肉菜汤和薄片牛排。

我忘了今天晚上吃的是字母 M,他说。我们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我爸爸用一块大纸板贴在了子弹孔上面,上面写着请勿摇晃。他让我描述一下我的困难,我告诉他我需要起因、高潮和结局。

毕业,他说。

他们就这么说的,我说。

嗯,我爸爸说。他搅了一下汤注视着它。我站起来,走进厨房,看了看钟表。

你要错过《颂诗》了,我对他说。

是吗？他问。你介意吗？他指了指他的汤。

接着喝吧，我说。他端着碗下了楼。我吃完后，收拾干净，来到外面，吸着甜帽，看着我们邻居的高压喷水管，并努力不去想特拉维斯还没有给我打电话这个明显的事实。自从上次我又一次搞砸了一个就连动物似乎也能够凭借本能就可以做好的普通人类行为以后，特拉维斯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应该练习走路，我想。我应该让我的头发长回去。

我走到屋里给他打电话，他妈妈说他在洛伊农场打工。洛伊农场，我说。离这里有多远？她想大约二十英里。洛伊农场在哪里？我问。嗯，在人家里，她说。一个顾客的家里。洛伊农场有很多房子吗？我问。或许有二三十间，她说。在边界附近。边界附近！我说。洛伊农场在边界附近？是的，她说，在莫里斯和圣让之间。好！我说，要是在边界附近我应该去看看。可是他在工作，她说。我可以帮忙，我说，免费。你不必给我钱。我会开车去的。我有了驾驶执照了。今天刚拿到的。

我有点问题，这个我知道。我特别想和特拉维斯说话。我想听他说他爱我，想真的相信它。

她告诉我她认为他不需要我的帮助。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洛伊农场地址是什么，你知道吗？她说她知道，不过她觉得我到那里去不是一个好主意。不是一个好主意？我说。多好的一个主意。我要去。我不在乎你告不告诉我他在哪里。我会开车子到处走，直到找到他。她开始

说起其他的事情,但是我把电话挂断了。我能听见地下室里的唱诗声: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重新开始我荒废的人生,母亲的祈祷一直跟随着我,一直跟随着我,跟到海角天涯。

我把车开走了!我大喊了一声,声音盖过了音乐,在雷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离开了家。

我开着车在洛伊农场上乱转。农场没有什么可转的。我到处找,却没有看到他的工具车。我开着车来到圣让和莫里斯,在两个地方都检查了一遍。我转遍了每一条街。我开着车回到特拉维斯家,按响了门铃。他妈妈穿着裕袍开了门。

我很抱歉,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你在向我撒谎,我说。特拉维斯在家吗?

她说他不在家,这时他爸爸来到门前,手里拿着一张报纸,问她出了什么事。

诺米想知道特拉维斯在哪,她说。

他在给我干活,他爸爸说。

你看,诺米,我没在撒谎,他妈妈说。

不,他没在工作,我说。我开着车在他妈的洛伊农场满地找,哪儿都找不到他。

请不要这样,诺米,他妈妈说。

我们会告诉他你来过,他爸爸说。

不,不,不,不要,我说。他会觉得我很贱。

不,他不会的,他妈妈说。他很在乎你。啊上帝,这太过分了。他母亲在假装同情,特拉维斯在乎我。我不想让

特拉维斯在乎我。我想让他把我拎起来逼到已经关闭的公共汽车站的灰泥墙上告诉我要是他不能要我他就会自杀。

诺米，他妈妈说，太晚了，亲爱的。

噢，对，我说。我看着天。

我……你知道我想我可能把什么丢在他屋子里了。我听见塔什说：诺米，你真可悲，伙计。振作起来。走开。我是怎么教你的？我想：你曾经教我有些人可以离开有些人则不能，那些能够离开的人将永远比那些不能离开的人冷静得多，我就是那些不能离开的人之一，那是因为你是那些离开了的人中的一个。现在有一个老家伙穿着羊毛套服坐在一所空荡荡的房子里，他除了我之外已经别无他人。现在我要谢谢你，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

你忘记什么了？他爸爸问。

噢，我说，是……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想呃……好像，一只手镯。

你记不起你把什么忘在他的屋子里了？他妈妈问。她对着他爸爸耳语了一阵，然后他爸爸回了屋，她走了出来把胳膊放在我的肩膀上。

诺米，她说，你还年轻，你的前途无量。五年后你就会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他爸爸返了回来说他找不到手镯，然后他妈妈问我是不是想亲自去看一看，因此我走进屋子，下了楼来到他的房间，在那里站了几秒钟，看着所有的东西说再见灵魂，啮齿动物。我从他的篮子里拿了一个吉他拨片放在我的口袋里上了楼。怎么样，找到了吗？他爸爸问，我摇了摇头，悄悄地说什么也没有。

当我生气的时候我会大哭一场,然后就回去睡觉,有的时候还会睡很长时间,当我醒过来的时候通常感觉会好很多。这有点像从梦中惊醒,即使我记不得做了什么梦。我用烟拼写出特拉维斯的名字,在他家后院的草地上工工整整地写出来,就在灌木丛后面,木秋千的旁边。我久久地凝视着它,然后用烟烧掉了 T,留下其他字母,希望特拉维斯能够懂得。

第二十七章

我昨天晚上到了四个地方。凯罗汽车旅馆、医院、银子弹和垃圾场后面的蓝色田地。太阳正在升起，照得田地里的露珠闪闪发亮，垃圾场上的海鸥盘旋着，发出微微的鸣叫，好像在大海上，所以当我坐在车盖上的时候，就好像置身于一艘游艇的甲板上，能看见那连绵不绝的水域。我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像你跟一个朋友或者亲戚或者什么人相处了很久，你有些厌烦他们了，想一个人待着，可是到了他们该走的时候，你忽然说什么也不想让他们走，你又开始表现得非常友好，跑来跑去给他们做这做那，可是你知道时间到

了。等他们终于走了之后,你又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还有点难过,因为你这个朋友没有做得更好一些,你告诉自己下次你肯定会做一个更好的朋友。你有些想给他们打电话,为自己的不通人情向他们道歉,可是你又不想再干什么蠢事,你希望这种感觉会消逝,希望没有人恨你。

我在车盖上坐下大约一个小时之前,我在医院里寻找利兹,可是她不在她的房间里,她的东西也不在了。我想知道是不是神提已经发生了。我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想找到一个护士或者其他人能告诉我我的朋友在哪里,这时我看到了我和利兹在学校认识的那个护理员,也就是把我扔到墙上的苹果汁清理掉的那个,我走上前去问他是否知道利兹在什么地方,他说她已经搬到伊甸园了。

什么?我说。什么?

伊甸园,他说。

伊甸园是他妈的什么地方?我悄悄地问。不知什么原因我已经开始悄悄说话了。就是那个地方,你知道的,在河的那边,离这里有几英里远……他是不是故意这么神秘兮兮的?

伊甸园,我说。她到了伊甸园?他点点头。

我不太肯定,他说,不过我觉得她父母允许亨特医生……他用他的十根指头摸了摸自己的头说滋滋滋。

我不明白你在干……我说。

休克疗法,他说。这样她能够更清楚地判断事物,对,更清楚地判断事物。我不知道,他补充说。我所知道的只是她到了伊甸园,从这里往西走的……那所精神病院。他

要去擦洗走廊上的一块污迹去了。

我转过身朝着医院的前门走去，柜台后的一个护士问我她能否帮我做些什么。我走到柜台前悄悄地说我觉得我马上就要死了，她问我我多大了，我说十六岁，她说这太傻了，我壮得和一头牛一样。

你什么也不能为我做吗？我问。我记得我当时想就在医院里卷一根烟抽，我试着想从那个纸板一样的东西里取出该死的卷烟纸来可是没有成功。我不停地撕着，一点一点地，嘴里说着妈的，妈的，妈的。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她问我。我说我的脸好像有问题。我脸疼。我真哎吆……我真想，你知道，把头砍掉，或者妈的，妈的，妈的，真想他妈的摧毁一切。我不知道，我是说，不是摧毁，而是……这些卷烟纸让我……哎呀。我是说我知道有没有一种止痛药，比如阿司匹林或者吗啡或者……手术。我不知道。X光透视。可是我觉得我要死了，你知道吗？你听到我了吗？我觉得真是这样。我觉得已经快了。

你才十六岁，她说，对一个女孩来说正是豆蔻年华。回家去给自己泡一杯茶放松放松。

是吗？我说。

是的，她说，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就行。

可是我老是这样，不……好吧，我会的，我说。要是我还有床的话。家具还是原样。我能……我指了指她脑袋后面的一些文件说。你有样品工具箱吗？或者你知道……样品……没有？好吧，你说茶叶，对吧？躺下，闭上眼睛。对

不起,你刚才说世界是我的牡蛎^①?她点点头。好吧,谢谢你。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身上有火柴吗,有吗?我的老是……我觉得……外面现在风太大,是吧?我是说,你知道伊甸园在哪里吗?

她摇摇头开始打起字来。

于是我来到蓝色田地里,坐在黑暗中看着汽车点火器蹦出来有约一百次,我把它紧紧握在手里取暖。我睡着了……睡的时间很长,就是我曾经说过的那种长觉……然后在游船上醒了过来。

不过在此之前,在我来到医院和田地里之前,不知道是几点钟,我把凯罗汽车旅馆停车场上被匆匆忙忙停在六号房间外的一辆工具车点着了火。他们一定给椰菜娃娃找了一个落脚地,就是从工具车后面露出来的那个被卷起来的地毯的一个小角,可是它噗的一声就变成了火球,真的很快。

我开车离开,中途在麦克商店买了一瓶山露和卷烟纸,格劳丽娅问我还在镇里做什么。我在……我不知道,我说。

我以为你要到市里去了,她说。

是的,我说。我的意思是我真的无法到市里去。

① 这句话经常作为“如果我的梦想得以实现的话”的意思使用。源自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原文是“这个世界如同我的牡蛎一样,我可以用刀子把它撬开。”

可是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你是来说再见的,对吧?

对,但是……我只是……我想要这个,我指着一罐饮料说。那……谢谢。我很抱歉地说了再见却没有离开。她说没什么。

你是不是因为夏天天热把头发剪了?她问。

是的,我说。我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不过我喜欢这样,她说。我说谢谢,然后就歪着头站在那里,几乎挨到了我的肩膀,好像我的肩膀是别人的肩膀或者本来应该是别人的肩膀。

是什么规则来着?我问她。

不准拥抱,不准摘花,她说。啊……对,我说。我想和她一起出去走走,一直到她换班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回到她的娱乐室喂鱼,听唱片,换衣服,看电视。可是另外一名顾客走了进来,我慢慢地转过身来瞪着眼看他,好像他走进这个商店没有他的屁事,于是格劳丽娅不得不去给他找蛋黄酱去,因此我最终昂着头走了出去。

我一直走到我外婆的旧房子那里,在门上敲了几下。我不知道对开门的那个人说些什么。我想到了:你好,很抱歉打扰你。可是要是我没有其他话可说的话就有可能让人陷入尴尬的沉默之中而又令人觉得我另有所图。没有人来开门,所以我就推开门,走了进去,上了楼梯,来到特鲁蒂小的时候曾经属于她的那间有斜梁的小卧室里。屋子里有一张乱糟糟的床、一个木箱子、一个黄色的梳妆台和一个书架,上面摆满了《哈代兄弟》丛书,似乎有一千多本。地板上

放着一小堆一小堆的衣服。还有几张冰球运动员的海报以及一张关于耶稣的海报。

我躺在地板上,闭上我的眼睛,努力想象特鲁蒂在做梦,梦到了在城里表演音乐剧。我看到她从半空中飞过,从我表兄的摩托车上弹了出去,我和塔什在草地上尖叫着。

我的手偶尔碰到了一条睡衣裤的小法兰绒裤腿。我出了什么问题,我悄悄地说。我站起来准备离开时注意到我表兄书架上的一张小班级照片。我奇怪他是哪一个,能不能在他的卧室里找到和他在照片里的穿着相配的衣服,然后我看见了雷,他非常自豪地微笑着站在后排,个子很高。尼克先生,六年级老师。在他旁边的那个孩子抬起头望着他,眼睛斜视着在笑着。毫无疑问,在快门按下的几秒前他一定开了一句俗气的玩笑。我盯着照片看了一分钟,考虑是否带上它。

我沿着公墓后面的玉米田里的小路到金梳子家,因为我觉得只有在这里我才可能迷失方向。我经过一个木头路牌,上面写着:慢速行驶,前方有马通过。有一秒钟我想对呀,特拉维斯一定会喜欢在他的房间前立一个这样的牌子的。然后我又想噢,对。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能给我的最好的经历似乎就是在特拉维斯的房间里,脸贴着冰凉的混凝土躺在地上,听他用吉他弹“火与雨”或者其他任何歌曲,或许我还会微微地抬着头,微笑着说哇,好棒呀。也或许我什么也不说,只是拉着他的手把它放在我的心上,这样他就可以知道关于我的一切他能够了解的东西。

梳子打开了屏风门。艾尔顿正在客厅里对着奇想演唱组弹着想象中的吉他，我笑着伸出了双手。

我身无分文了，我说。梳子慢慢地点了点头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不知道，我说。他给了我一支烟，我把我的山露递给他。他说不用，我可以留着。我在前门旁的地板上坐下来用罐子贴着我的脸。

累了吗？梳子问。

不，不……我说。

小心一点，他说。你的头发会……我把烟从我的头边拿开，点了点头。

谢谢你，我说。我最喜欢的歌已经开始放了起来但是艾尔顿把它拿下来放上了“海军准将”，并开始和他自己慢慢地跳起舞来。梳子在我旁边的地板上坐了下来。

嗨，我说。你也想坐着？他说是，然后很轻地在我的肩膀上吻了一下，我把头向后仰起，闭上眼睛。别哭了，他说。好了，别哭了。他又吻了我几下，在他吻我的时候他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我的口袋里，然后他站起来伸出他的手，我拉住它。他把我的烟放到一棵植物上，然后我们走进他的卧室关上了门。

我在一块非常美的蓝色田地中央的一辆车的车盖上醒了过来。梳子告诉我说我泄得很痛快，我说噢，我的上帝，车，我把它忘到麦克商店了。他开车送我去找车，说检查一下你的口袋。钥匙仍然在点火器上，我钻进车四处转了很

长时间,想在收音机上找一个好台听听,再去一个地方 high 一把,我想那就是我玩儿完的地方。我还拿着那罐山露可是它已经空了。我很清楚我已经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家。我可以住在车里,走着到镇子里去买补给品。我可以收听美国电台,它们有的时候在很晚的时间放一些真正的音乐。我会白天睡觉。找一份夜间工作,就做……这样的工作。我会请我爸爸过来吃晚饭,我们会看着太阳被淹没,坐在车盖上吃饭,然后把晚饭的剩饭扔下去喂海鸥。我正这样想着,这时耶稣基督穿着套服系着领带蹚着水走了过来,手里端着两纸杯买来的外带咖啡。

他把杯子放到车盖上,脱下夹克围在我的肩膀上。闪亮柔滑的衬里在我裸露的皮肤上感觉很细腻。然后他用手摸索着从他衣服里面总是用来放教堂公告的口袋里掏出两个松饼来,他总是把公告叠两折,好像他计划过后用它拍苍蝇一样。

我们开始吃字母 M 了,对吧? 他问。

不,我说,N。该下一天了。

我盯着松饼。

是坚果的? 我问。

是坚果松饼,他表示同意。

我没有在盼望明天,我说。

对,他又表示同意。我们朝着远方凝视了一会儿。

可是诺米,他说。这件事还有另一面的。

垃圾场看起来像个小岛,不是吗? 我说。一个很干净

的小岛。我的意思是，它简直超级干净。你是世界上最棒的垃圾清理者。

我们今天在清理拉特河的堤坝，他说。

谁在清理？我问。

我和我的学生们。

我看着他。是吗？我说。他噙起嘴唇慢慢地点了点头，好像我给他买的那只会点头的小鸟一样。

你知道吗，恐惧是一种能够真正闻到的东西？我问。阳光从他的头顶上闪过。他摘下眼镜，往上面呵了口气，然后由于他的坐姿，他花了五分钟时间费力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手帕用它擦了擦眼镜。他把眼镜举起来，斜着眼睛看了看，重新戴上后看着我。更清楚的我。

好些了吗？我问。几根手指头？我举起三根指头。

那是脑子不清醒的时候做的，他说。

我们静静地坐着，听着。

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他说。我知道这不是真的。我知道他是在说，真的，他觉得好像他再也不能为我做什么了。可是这也不是真的。

另一面是什么，爸爸？我问他。

什么的另一面？他问。

以前，我说，你曾说过，不盼望明天的到来也有另一面。

噢，他说。信仰。

信仰是另一面？我问。

我认为是，他说。明天会更好的。对你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幼稚，是不是？他问。

是的,我说。确实有点。

嗯,他说,你看看。我觉得我爸爸可以给我一个起因,可是我不敢肯定。

嘴巴和他的妻子来到我们家喝咖啡,他说话声音很大,带着回音。或者可能听起来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房子空荡荡的,连一声低语都不能吸收。他们站在前门入口处,旁边是我爸爸放着的鞋和纸条,我和我爸爸就坐在厨房的台子上,分别在水槽的一边听着他说话。

已经决定了,嘴巴说。

什么已经决定了?我爸爸问。

诺米被开除出教会,嘴巴说。

我看着他低声地说啊呀,狗屎。

根据什么标准?我爸爸问。

缺勤,嘴巴说。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我们不能有纵火的教会成员……还有……他迅速瞥了我一眼。我还没有换掉毛边短裤和比基尼围胸。我还穿着我的警靴,腿上到处是一道道的灰。我笑着点了点头。

我们理解,我爸爸说。

你知道,嘴巴说。他清了清嗓子。你们的一些邻居一直在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拿什么来说吧……你们家后院里有一个十字架,你们家的前窗……砸碎了,是不是?

是的,我爸爸说。我点了点头。还有……嘴巴环视了一周摇了摇头。你们没有家具吗?

我们正在……我爸爸说。他看着我。

我们正在大扫除,我说。我爸爸点点头。

我明白了,嘴巴说。他同情地笑了笑。

很彻底地清扫,他说。对不起,诺米。

噢,没什么,我说。我只是……这里有……不,不。我朝四处摆了摆手。我对着高娜德婶子笑了笑。她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好像她很不情愿地这样做。

再喝点咖啡吗?我问。嘴巴说不,他们要参加一个剪彩仪式,纪念村子博物馆里的风车上的新叶轮。

噢,我爸爸说,好快呀。

是的,嘴巴说,我们太高兴了。

我可以想象得到,我爸爸说。但愿闪电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打两次,他说。

说的没错,嘴巴说。风车给游客真正理解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增添了很关键的体验。

太对了,我爸爸说。我点了点头。

那是以前的事了,我说。我把水龙头打开。

要水吗?我问。

不,谢谢,嘴巴说。

我俯下身子就着水龙头喝了一口。我就这样保持不动,最后把我的头全部浸湿,直到我听见前门被打开又关上。

一切正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渐渐枯干的树叶。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那是我爸爸在说话。垂死般的吟诵。

那是圣经里的诗行吗？我问。或者你只是……我用双臂在空中挥舞了一下。

诺米，我能不能……他舞着胳膊模仿了我一下。是圣经里的诗行。我摇摇头，几滴水落在了他的眼睛上。

对不起，我说。

没什么，他说。我给了他又一次机会让他清理。

给你，我爸爸说。他递给我一张桌布让我擦干头发，把脸上的化妆品擦掉。

那么……你的肺活量是多少？我问。

噢，那个呀，他说。你的脸现在是灰色的，他说。是因为你搽的化妆品。我从我们惟一剩下的刀的大刀片上看着我的影子。我在桌布上发现了干净的一角，又搽了一点。

我们是否应该……我今天晚上去做些好吃的。我有了一个新系统。

他点点头。有系统很好，他说。我们需要某种系统。

还有要洗的衣服，我说。我们到哪了？我今天晚上就把它洗掉，不用担心。我想到了要洗的衣服。我下了楼，检查了一遍，确保我们还有洗衣机和烘干机。当我返回到楼上的时候我爸爸正在穿鞋子。

我可以吗？他问。他伸出手来。我从口袋里拿出车钥匙给了他。我觉得他可能还想说些什么，因为他在门边停下来转过来看着我。

忘了什么吗？我问。他的眼镜很干净。我们四目相触，似乎要短暂地融合在一起，然后他离开了。

我把桌布盖到我的脸上来到我的屋子但没有撞到什么,那是因为没有有什么可以撞的,除了我屋子中央的一个又大又硬的东西。我把桌布从我的头上拿开看见了我的法国圆号。我坐在我的床上把它从盒子里拿出来。我吹了几下。我转过身来面对着《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使劲地吹。操——你——妈!她说。我睁开眼睛,从梳妆台的镜子里看着我自己。他说得对。我的脸是灰色的。我的头现在乱蓬蓬的。我把法国圆号凑到我的嘴边。这样好多了,我想。我的脸完全被铜管遮住了。我打开盒子,发现了以前吹过的几张乐队乐谱。我把它们全部放了回去带着它来到了阿比山。

我坐在平底小屋里,把点火器放在乐谱旁边的凳子上,这样我就可以勉强看见乐谱,学习吹奏“彻夜”。

我喜欢看见火光照亮圆号闪亮的金属表面,像金子一般。我看着城里的灯光。我费力地学着吹奏,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最后我吹得虽然不好听,但在某个方面却也可以说几乎可以忍受。

我想象塔什开着窗户躺在床上在想嗨,那不是诺米在吹法国圆号吗,世界上最动听的乐器,如果吹得好的话。我想吸一根甜帽可是我的嘴唇太麻木了,无法衔住它,所以我就用指缝夹着看着它慢慢燃灭。

第二十八章

我有了一辆车，福特四门 500 改装车，伸腿的空间很大。他开着它到了洗车处然后就消失了，留下它在车道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他怎么走的？走路？搭车？没有火车，没有公共汽车，没有小车，你怎么离开一个小镇？

我还有一把法国圆号，正计划学习怎样演奏，还有雅佳立体声音响和我的唱片、塔什的东西和一个看上去很正式的条子，上面说房子归我了。

我爸爸给我留下的一切就是他的新套房、他那只会点头的鸟，和他小时候就一直有的那本圣经。他在厨房的桌

子上留下的一张条子上说明了所有的信息。怎样卖房子，怎样给车换油，要是我还有办法就不要找地下室公寓，只用我的第一个首字母列电话号码。N，他写道（以防我忘记？），盼望着你答应的那顿美餐。我会给你一两年或者五年时间来开发你的系统。同时，我们都有工作要做。记住耶稣的真言，诺米。看，我永远与你同在。

他给我留下了以赛亚书里的一首诗，救赎的预言者：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

我对此表示怀疑。不过我喜欢。我喜欢它读起来的声音，喜欢它给我的那种感觉。

那个字母 N 很好。那种神秘的完整感。我端详了它很长很长时间。我觉得他写下它的时候一定有意识他在写它。我觉得他在写它的时候肯定写得很慢，在看着它笑。这就是我所有的。这是个很可爱的字母 N。他本来不必要写的。我知道我的首字母。

他还写了一个附言，是圣经里的另外一行诗句。记住：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作见证。

对谁，我想。作什么见证？

我在他的黄色草地躺椅上坐了一会儿,凝视着高速公路,我等待着,等他万一改变主意。他要用他那很大的肺活量爬到山上,在那里待几年,把山顶的垃圾清理掉,而我则要用我的肺活量学习怎样正确地吹奏法国圆号。如果这些都不管用,我们就只呼吸而已。

还有其他的。我刚刚被开除出教会,被“躲避”,被驱逐,被流放,随便你怎么叫。如果雷想坚持他的信仰并留在镇子里……对,对他来说我就会是一个鬼,一个他爱的却不能承认的孩子。得知雷决定把爱留在他的想象中离开这里,这令人欣慰,虽有些令人心碎,却也算是一种缺失得到了弥补。当这里的人们坚强得不足以无需某种信仰而生活下去,或者坚强得不足以采取立场,改变整个制度或者推翻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只能这样做了。可是我们中间哪一个人有那么坚强呢?尼克尔一家可没有那么坚强,那是肯定的。

当我等待着我知道不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这件奇怪的事情就这样在我身上发生了。我盯着某个东西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开始往车里放我的东西,我努力不发出太大的声响,因为天还早,人们都还在睡梦中。这时邻居家的小孩穿着夏天的睡袍走出屋来问我装车的时候她能不能看一会儿,我说当然可以。她告诉我她是一只睡梦中的蛇。她问我她能否摸一下我的头。她把指头放在脸颊上说她有了一个好主意。

是吗?我说。你要打扫你的房间?她说不——是。

你要喝牛奶？我问。不——是，她说。她开始轻轻地哼唱着，穿着她的白色小睡衣在我的车子周围跳起来。

我有一个主意，我有一个好主意，她说，她的指头一直放在脸颊上。我把车拉出来很长时间，直到我把一切都装在了车上准备离去。

到这里来，你这个怪物，我说。我在前院里把她转了很长时间，每当她想尖叫或者笑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嘘——。在旋转了五到十五分钟之后我们都跌倒在潮湿的草地上，一切都在旋转：天空、太阳、云彩、头顶上的树枝。我感觉我要呕吐了，于是我闭上了眼，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开始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镇子里的一切，水塘、水面上的火、特拉维斯弹吉他的绿手、他对着我耳语说和我一起动吧、蹦床、老游戏场、写在牛仔大会播音员席位上的东西、废水池和公墓、平底雪橇小屋、RK 牧场、高大的马、我的没有窗户的学校和我的课桌、美国游客、嘴巴、主街夕阳餐馆里的野餐桌、谢立丹·克立彭斯泰恩，等等一切，镇子里的一切，整个东村，而且当我知道我可能永远不再看到它，除非每次我闭上眼睛的时候，这时，它对我来说已不再那么糟糕。这时，我看见我爸爸穿着套服站在史利茨清服装店里的镜子前，他绿色的眼睛在巨大的镜片后眨着，并开始露出一丝笑容。

我想到了门诺·西蒙斯，想到了他的童年该是什么样子，尤其当他想率领人们进入荒芜之地并在此等待神提，令他们与世隔绝，使他们笃信透视一个人——一个他们一生挚爱的人，仿佛他根本不存在——是正确的做法。我想到

了在伊甸园的利兹在接受脑部电击治疗,我想到了从别处顺水漂到我们镇子的那一小块上面写着“因为事情本应如此”的报纸。我就是这样给我的作业命题的。它上面还带了一个漂亮的戒指,尽管它有点让我想到芭芭拉·史翠珊的一首歌。我要把我的名字写在右上角,我会把它留在你的前门厅里。我会假设你给它的评语是“不完整”,评语还圈着红圈。我不需要把它要回来,奎林先生,不用担心。把它拿去喂鸡去吧。请对利兹好些。

我好像还在想用我的故事打动你,仿佛它很重要。我是一个病人膏肓的病人,还在梦想着有一天我能攀登到珠穆朗玛峰上。我身上还有一部分需要得到你的肯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因为我是一名老师的孩子。也或许是因为我只是想让你觉得我和我姐姐一样富有创造力。或许你还会让我把我的故事读给全班听。

有很多次我曾经想对你说,但是我能说些什么呢?因为从多种反常和复杂的角度我能够理解你对特鲁蒂的魅力以及她对你的魅力,可是从其他多种反常和复杂的角度我却不能。在我需要就业辅导员的时候她到哪里去了,嗯?

你给我们家安排了一个结局。你特别在意你自己的建议。你把你在课堂上的教诲付诸实施。每一个故事都必须有一个开始、中间和结局。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作业“我们这些人的逃遁”,并随信附上你写给你的伤心的、温柔的特鲁蒂的最后一封信中的一段。只是在这封信中你没有再把她称为你的伤心的、温柔的特鲁蒂。你也根本没有写上正式的敬语。考虑到你当初感到的如“无底深渊”般的激情,这

似乎有些残酷。可是一切都在变化。故事在发生着。叙述发生弧线般的变化,如此等等。你只要开始就行了。

我要告诉汉斯你拿着克立彭斯泰恩太太的空房子的钥匙,你自己晚上和其他几个本地人都进去过,在那里有过通奸行为。不管你说什么来反对我的说法都不会有人相信的,相信我。

你在这个镇子里的名声就是个疯子,我用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你精神错乱,你说的所有的话都没有价值。你会重新考虑吗?

你是否在把她称为疯子,威胁着要把她交给嘴巴之后还在期待着她把你接回来?你不觉得鲜花本来可以更有效的吗?

不过,我有一种理论:把我妈妈拉向你的是悲痛,而把她拉回来的则是爱。对雷的爱。对我和对塔什的爱。至少是对我们一起相守的那个完美的理想的爱。在这个镇子里有很多完美的理想。可是爱,如同腾云驾雾的快感与廉价大麻带来的昏昏然相比一样,比悲痛更持久。确实如此。爱是一切。爱的确是所有一切中最伟大的。我觉得我们都在倾尽全力,尽己所能地努力维持我们已经感受到的那份爱。因此,从某个角度讲,你我之间的惟一差别就是你伸出了双臂,利用了教会——它一如既往,这是怎样的一种传统啊——而我待在了家里,待在了床上,闭上了眼睛。

生活原本如此,所以我们并不梦想复仇。我们只是梦

想。我又能闻到那六月的热风了——它再一次悄然刮起，吹来甜美的承诺，准备再次击碎东村所有门诺徒的心。

那就是邻居家小孩在草地滚来滚去用胳膊搂着我摸着我的光头而我对她说谢谢你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对雷说声谢谢你，谢谢他在自己满嘴胡言和迷惑不已的时候还知道一件真正的事情。那就是我从来不会离开他，而且如果我必须从那个镇子滚出去的话，他是必须第一个离开的。那是两码事，我听到他说。邻居家的孩子说别客气，因为她是个懂礼貌的孩子，她以为我在和她说话。她是一个好孩子。我们都是好孩子。阿门。然后就是我离开、她回家的时候了。

我妈妈离开镇子是为了让我爸爸免去他在教堂和她之间抉择的痛苦煎熬，因为她这样等于杀了他。这种想法是我最喜欢的说法。我妈妈被“躲避”的故事的另外一个可能的结局就是它给她开启了一扇门，一条走出这个地方的道路，这增加了我母亲从来就没有爱过我父亲的可能性，或者很多年前她曾经爱过他但从此之后她就不再爱他了，或者她爱他但更爱自由这个想法。这只是一个信手拈来的借口。这可能是事实。我不知道。

她喜欢你是不是因为她生雷的气，因为他把她束缚在一个小镇里，而她知道这个小镇将不可避免地破坏她的家庭？她的每日都在一个难题中度过：她想把自己的孩子抚养成人，使她们自由、独立，但是她知道，像这样的一个镇子每

天都嚼烂后再吐掉的就是这样的孩子,就像酒吧的廉价日一般。嘴巴有一次曾经暗示我母亲有可能因为愧疚和悔恨自杀了。我觉得这是他最喜欢的结局。一种对他来说最典型而又冷酷的合理结局。

我们还是现实一点吧,他说,这甚至使我爸爸失声大笑起来。不过这句话确实令我深思。假如她曾经计划远离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她把她的护照留在了她和我爸爸的写字台最上面的抽屉里?她的尸体是不是沉在了拉特河的河底,她的淡褐色眼睛大睁着,注视着被她的哥哥嘴巴强行按到水里接受洗礼的十五岁大的孩子,看着他们挣扎着乱踢乱踹的腿,永远装出一副恐惧的样子?或者她是不是还活着,过得好好的,在东部沿海地带的某个旅游小镇里推销安利或者其他东西?或者也许她已经成功地到达了以色列,正在特拉维夫做一个送信的人。

我爸爸真的到山顶上去捡垃圾了,或者他也在拉特河的河底?——不,我喜欢第一种传说,也就是关于牺牲和痛苦的那个传说,因为它代表机会,团圆的机会,再次感到幸福的机会,它就在这个真实世界的某个地方,在我们的家,因为这个故事的主题是永恒的爱,我喜欢相信这样的故事。我给我自己讲的那些故事正在流血,血最终汇成一个梦,一个正在慢慢地变成现实的梦。从我在这个镇子的生活经验我知道故事就是那些重要的东西,并且我知道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它们,我是说真正相信它们,我们就会有救赎的机会。东村给了我一个信仰,使我相信某一天一个幸福家庭重聚的可能。假如一个美丽的谎言能够帮助你面对生活,

那么相信它会有什么错吗？

我把我的皮手镯放在克莱顿妈妈房子的门缝中又回到了车里。我知道她会找到其他方法让克莱顿在她的想象中继续活下去。我点燃一支甜帽，把座位朝方向盘拉了拉，在收音机上找到一首不错的歌曲，然后发动了车。

听起来不错，对吧？实际上我并没有把手镯放下，不过我会的。很快。我敢肯定。我有了车。我所需要做的就是把房子卖掉。很不错，结实而又坚固的平房，没有装修。非常适于家居。准备便宜卖掉。事实上，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我仍然坐在我的卧室的地板上，心里想着如果我离开这个镇子我会变成谁，我还回忆起我小的时候我是怎样喜欢闻着新割的草的气味，听着姐姐和妈妈在厨房里既说又笑的声音，而我爸爸在院子里东翻西拣，把我卧室窗外的东西收拾得美观大方，我就是这样躺在床上进入了梦乡。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复杂的善意

作者= (加拿大) 米里亚姆·托尤斯著 丁林棚译

页数= 2 8 2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 0 0 5 年 1 2 月第 1 版

S S 号= 1 1 4 9 9 8 4 8

D X 号= 0 0 0 0 0 5 9 6 5 2 5 4

u r l = h t t p : / / b o o k 2 . d u x i u . c o m / b o o k

D e t a i l . j s p ? d x N u m b e r = 0 0 0 0 0 5 9 6 5 2 5

4 & d = C 1 C A A A 6 0 C 7 3 0 3 8 B 0 B 5 F 1 8 2 7 D 8 E 4

9 E E 7 0 & f e n l e i = 0 9 0 8 & s w = % B 8 % B 4 % D 4 %

D 3 % B 5 % C 4 % C 9 % C 6 % D 2 % E 2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